



纯白

邦多利特别刊

纯白-第二期-邦多利特刊

白色封皮-纯白

2026 年 9 月 22 日

目录

I	长崎素世与清醒梦	7
1	一	9
2	二	11
3	三	13
4	四	15
5	五	17
6	六	19
7	七	21
8	八	23
9	九	25
10	十	27
11	十一	29
12	十二	31
13	十三	33
14	十四	35
15	十五	37
16	十六	39
17	十七	41
18	十八	43
19	十九	45
20	二十	47

21	二十一	49
22	二十二	51
23	二十三	53
24	二十四	55
25	二十五	57
26	二十六	61
27	二十七	63
28	二十八	67
29	二十九	69
30	三十	71
II	昨日恐惧症	75
1	一	77
2	二	79
3	三	81
4	四	83
5	五	85
6	六	87
7	七	89
8	八	91
9	九	93
10	十	95
11	十一	97
12	十二	99
13	十三	101
14	十四	103
15	十五	105
16	十六	107

17	十七	109
18	十八	111
19	十九	113
20	二十	115
21	二十一	117
22	二十二	119
23	二十三	121
24	二十四	123
III	丰川逃避行	125
1	序	127
2	破	129
3	急	131
4	终	135
5	再挑战	137
6	Ballade	141
IV	幽冥的心	145
1	续-逃避行	147
2	憩	149
3	沉溺	153
4	隐瞒	155
5	告白	157
6	真相大白	159
7	安定	163
V	草莓抹茶	165
1	与素世逛灯会	167
2	猫的消遣	169
3	迷路乐队	171

4	猫也上学	173
5	归宿是游戏厅	177
6	LIVE 大成功	179

长崎素世与清醒梦



凌晨五点。

已经这样多久了？

自己总是在这个时候惊醒。

是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有人在思念我？

意识像是一层薄薄的冰面，在寒冷中无声地裂开。长崎素世睁开眼时，视线里只有天花板。

房间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枯燥声响。怀里的触感温热而沉重，千早爱音枕在她的臂弯里，呼吸绵长且平稳。爱音那头标志性的粉色短发在微光中显得有些黯淡，几缕发丝不安分地贴在脸颊上。即便是在睡梦中，爱音也紧紧攥着素世的手，仿佛担心只要一松手，眼前这来之不易的平静就会像指间沙一样漏光。

素世屏住呼吸，动作极轻地、一点点将自己的手臂从那股依赖的力道中抽离。

手臂有些发麻，那种针刺般的酥痒感让她感到真实。她坐起身，看着爱音因为失去枕木而微微蹙起的眉头，心中泛起一丝苦涩的甜意。

我该做些什么？

是重新躺回去，沉溺于这份如此真实的温暖，还是……？

困意早已荡然无存。素世感到大脑异常清醒，清醒得近乎残酷。她走下床，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那股凉意顺着脚心直钻脊髓。

厨房里，烧水壶发出低沉的嘶鸣。她泡了一杯红茶，没有加糖。指尖隔着瓷杯感受着那股灼人的热度，她端着杯子，走向了阳台。

她的家在 45 层。

落地窗外，整个东京都在脚下沉睡。素世抬头，与天空对视。那是凌晨特有的蓝调，但今天的蓝色显得格外诡异，那是一种介于深黑与浓蓝之间的色调，厚重、压抑，蓝得让人心慌。远处的摩天大楼像是一座座沉默的墓碑，在大地的裂缝中突兀地耸立。

明明一切都回到了正轨。MyGO 的大家还在联系，乐团还在继续，她甚至和爱

音在这个繁华得近乎虚无的城市里拥有了一个家。

可是,为什么心跳会这么快?

素世靠在栏杆上,茶杯里升腾的雾气模糊了她的视线。那种没来由的惊悸感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了她的喉咙。

“嗡——”

放在台面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在死寂的房间里,这声音刺耳得像是一声尖叫。

素世颤抖了一下,指尖有些僵硬地拿起手机。这个点,会是谁? 是一向早起的灯,通宵编曲的立希? 又或者是……

屏幕并没有亮起壁纸。整块屏幕呈现出一种死寂的漆黑,唯有一行苍白的文字,以锁屏弹窗的形式,冰冷地横亘在黑色之中:

“长,崎,素,世。如果您正在读这句话,您已经昏迷二十年了。我们正在采用最新的治疗手段,我们不知道这段话会出现在您梦境的哪里,请您尽快醒来,我们在等你。”

素世猛地摇了摇头,瞳孔因为极度的惊恐而剧烈收缩。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二十年? 简直是荒谬。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纤细,皮肤紧致,那是属于十六岁少女的身体。

恶作剧。一定是某个无聊的神经病,或者是哪个恶劣的玩笑。

她试图划动屏幕解锁,想要关掉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界面。然而,无论她如何用力按压电源键,手机都没有任何反应。

那行字就像刻在瞳孔里的烙印,挥之不去。

下一秒,手机屏幕毫无征兆地熄灭了。无论素世如何尝试长按,那块漆黑的玻璃再也没有亮起,彻底变成了一块冰冷的废铁。

阳台外的深蓝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手机死掉了。

黑色的屏幕像是一面微型墓碑，将所有的联络与安全感一并埋葬。

素世站在阳台上，指尖死死扣着那冰冷的铝合金栏杆。凌晨五点的风并不算刺烈，却像细小的冰针，顺着毛孔一寸寸扎进骨缝里。她感到肩膀开始不由自主地抽动，那是生理性的战栗，无论她如何咬紧牙关，那股恶寒都无法从脊椎中驱散。

一种被世界遗弃的孤立感，在这 45 层的高空中迅速膨胀。

这一定是恶作剧。

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念头，声音干瘪得像是在咀嚼枯叶。哪怕是最拙劣的黑客行为，也比那条短信里的内容要真实得多。她才十六岁，她的人生才刚刚从废墟里重建，她能感觉到爱音的呼吸，能闻到家里熟悉的洗涤剂香气，这一切怎么可能是梦？

素世支撑着发软的膝盖，想要转身回到屋内。她现在极度渴望那种触感——她想叫醒爱音，哪怕这很任性。她想感受爱音颈窝里的体温，想确认那股属于活人的、略带慵懒的气息。只要抱住她，这股荒诞的恐惧就会像晨雾一样散去。

然而，就在她迈出脚步的一瞬间，耳边传来了一丝极细微的声音。

“……Soyorin……”

素世的身形僵住了。

那声音轻得像是一片羽毛掉落在冰面上，却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熟悉感。是爱音的声音，带着一点鼻音，一点撒娇般的黏稠。

“……快醒醒……”

素世猛地回头看向身后的客厅。推拉门紧闭着，卧室的方向一片漆黑，爱音明明应该还在沉睡。

紧接着，她的血液几乎在那一刻凝固。

那个声音……不是从屋子里传来的。

它带着微弱的回响，混杂在 45 层高空的风声里，是从阳台的护栏之外，从那片深蓝色、虚无的东京夜空中传来的。

没有任何生物能站在海拔一百多米的空气中说话。

素世感觉大脑像是被某种尖锐的东西刺穿了。她竭力维持着最后一丝理智，试图用逻辑去拆解这令人窒息的诡异。

风声的错位？长久失眠导致的幻听？或者是某种利用扩音设备进行的心理折磨？

一种被玩弄的愤怒从恐惧的缝隙中滋生出来。她不会跳下去，她不会傻到去追逐一个虚空中的幻听。如果这真的是诱导自杀的把戏，那未免也太瞧不起长崎素世了。

“我是生病了……”她自言自语，声音破碎得几乎听不见，“一定是病了。”

或许是神经衰弱，或者是这段时间过度紧绷的神经终于迎来了反噬。她需要去医院，需要医生开一些能够强制睡眠的药物，而不是在这里对着一片虚无发疯。

身旁那杯原本温热的红茶早已冷却，甚至带上了一丝苦涩的金属味。

素世端起杯子，像是要吞下某种断绝念想的仪式，将那冰凉的液体一饮而尽。寒意顺着喉咙滑入胃中。



不知是在哪一个瞬间，意识再次坠入了粘稠的泥沼。

当长崎素世重新恢复知觉时，她发现自己依然站在阳台上。杯子还在手边，指尖却感觉不到瓷器的质感，空气中那股凌晨的凉意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绝对的虚无。

她尝试推开那扇通往客厅的推拉门。

纹丝不动。

那是比锁死更加绝望的状态。金属框架与玻璃仿佛在原子层面与墙壁熔为了一体，没有缝隙，没有震动，甚至没有反作用力的回馈。它不再是一扇门，而是一块刻意塑造出“门”形状的沉重岩石，将她彻底放逐在这几平米的狭窄空间里。

我在做梦。

素世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她的思维依旧敏捷，逻辑依然在运转。在以往偶尔经历的清醒梦里，只要她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世界的规则就会随之崩塌或重组——门会炸裂，或者她能直接穿墙而过。但这一次，梦境的法则硬得像铁。

无论她如何在大脑中呐喊“打开”，那扇门依旧以一种冷漠的姿态嘲笑着她的无力。

恐惧像潮水般漫过脚踝。

周围静得可怕，所有的声音都被按下了静音键。素世试图呼喊爱音的名字，但喉咙里发不出任何震动，仿佛连空气都不再传播声波。她开始在心里默数，试图夺回对时间的掌控。

一分钟，十分钟。

三十分钟过去了。

素世蜷缩在角落里，指甲用力抠着地面，却感觉不到疼痛。这种感官的剥离感比单纯的噩梦更让人发疯。

为什么？为什么出不去？

她抬起头，望向阳台外的东京。

太阳没有升起。那抹诡异的深蓝色依然凝固在天际，没有云层的流动，没有光线的明暗交替。那种蓝色死气沉沉，带着一种廉价塑料的质感，像极了电脑系统崩

溃后那块溢满故障感的蓝色屏幕。

整个世界似乎在这一刻死机了。

它在嘲笑我。

这个荒诞的念头占据了她的脑海。这张巨大的、东京的背景布，正躲在蓝色的像素点背后，带着恶意观察着她在鱼缸里的挣扎。

紧接着，一种强烈的溺水感攫住了她。

沉重的、粘稠的挤压感，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氧气被抽离，重力开始失控，她的身体像是从45层的高度骤然失重，失控地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

Soyorin。

Soyorin？

Soyorin！

“Soyorin！素世！长崎素世！快醒醒，不要吓我！”

那是爱音的声音。

像是划破黑暗的一道闪电，那声音猛地拽住了素世下坠的灵魂。她拼命向上游，试图冲破那层窒息的梦境薄膜。

猛地睁开眼。

刺目的、带有温度的阳光瞬间填满了视网膜，灼烧感让她的眼球一阵酸疼。

素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视线逐渐对焦，她看到了爱音那张写满了惊恐与焦灼的脸，那双熟悉的灰色眼睛里正闪烁着泪光，而爱音的双手正死死抓着她的肩膀，用力摇晃着。

现在，大概是早上八点。

四

意识终于从那片窒息的深蓝中挣脱，现实的触感像是一根沉重的锚，将长崎素世摇晃的灵魂死死定在原地。

得救了。

喉咙里涌上一股酸涩的冲动，素世几乎想要不顾一切地大哭一场。但她还是生生地压住了那股颤抖。在现实面前，在她的爱人面前，仅仅因为一场噩梦就崩溃痛哭，实在显得太狼狈，也不值得。

她伸出手，指尖因用力而泛白，死死地环住千早爱音纤细的腰肢。她把整张脸都埋进爱音的胸口，贪婪地呼吸着。那是她最熟悉的味道，淡淡的洗发水清香，混杂着独属于爱音的、暖烘烘的体温。

真实。太真实了。

这份真实感让素世颤栗的心脏逐渐平复。只要千早爱音还在这里，只要这一切不是那场死机般的梦境，就足够了。

“Soyorin?”爱音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近乎窒息的拥抱弄得愣住了。但她很快放松下来，发出一声轻柔的感叹，右手环绕住素世的背，左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着素世略显凌乱的长发。

“Soyorin 是做噩梦了吗？嘿嘿，以前总是我在这种时候抱住你的，今天居然反过来了呢……”爱音的声音轻快而跳跃，带着她标志性的、那种能驱散阴霾的活力。

素世闷在她的怀里，断断续续地讲述了那个荒诞的梦。她略过了那些极端的惊恐，只说是梦到了奇怪的短信和打不开的阳台。爱音耐心地听着，不时用鼻尖轻蹭素世的额头，用那些琐碎的、温柔的安慰将噩梦的余温一点点擦去。

直到素世的余光瞥见了台子上的手机。

她挣脱了怀抱，伸手将那块黑色的玻璃拿了过来。

尝试开机，屏幕毫无动静。

尝试侧键，依然只有一片死寂。

心脏漏跳了一拍。那条短信，或许真的不仅仅是梦。

可那又如何？素世在心里冷笑一声。这世上总有无聊的黑客和恶劣的恶作剧，也许只是一次针对新型病毒的攻击，正好撞上了她脆弱的神经。

“小爱音，陪我去医院吧。”素世放下手机，眼神中透出一丝疲惫，“我最近总失眠，这种幻觉和噩梦太折磨人了。我想去开些药，也许睡个好觉一切就好了。”

“好哦，既然 Soyorin 这么说，那我们出发吧。”爱音拉起素世的手。

她们走出了家门。

大部分由未知和黑暗编织而成的恐惧，似乎都会在黎明彻底到来时风化消散。

街道上，早高峰的喧嚣已经开始。素世跟在爱音身后，看着她走在前面蹦蹦跳跳的背影。金色的阳光慷慨地洒落在两人的发梢和肩头，空气中飘荡着清新的味道。

路边的路牌、往来的行人、爱音回头时那双充满笑意的眼睛……这一切都在无声地向素世证明着世界的稳固。

这一切都不是梦。这一切如此真实。

素世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试图以此压过潜意识里那丝依旧不安的骚动。

五

白天的医院总是被一种粘稠而忙碌的气息填满。

消毒水的味道刺鼻且冰冷，混杂在嘈杂的人声和叫号机的电子合成音里，构成了一种怪异的、属于活人的生机。长崎素世对此并不感到恐惧，相反，这种充满烟火气的混乱让她感到一丝莫名的安稳。至少在这里，世界是实体化的，而不是阳台上那种虚无的蓝。

在千早爱音的陪伴下，素世挂了精神科的号。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场漫长而枯燥的拉锯战。她像个木偶一样被带进不同的房间：脑部 CT 的机器发出沉闷的轰鸣，血液被抽进冰冷的试管，脑电图的电极紧紧贴在头皮上，传来阵阵湿冷的触感。

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指向同一个词：正常。

脑部 CT，正常。

血液指标，正常。

脑电图波形，正常。

这些正常在素世眼中却显得极度不正常。如果一切都好，那么清晨那场噩梦，以及手机里那行苍白的字迹，又算什么？

问诊室内，光线略显昏暗。医生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隔着厚厚的镜片打量着素世。当素世提到那个指引她走向阳台边缘、近乎诱导自杀的幻听时，医生的笔尖在病历本上微微顿了一下。

“除了幻听，有没有具体的自杀计划？”医生问。

“没有。”素世诚实地回答。

“饮酒史？药物滥用？或者最近在服用什么处方药？”

“都没有。”

医生推了推眼镜。在日本的医疗体系中，涉及到命令性幻听以及潜在的自杀风险，程序会变得极其严苛且繁琐。医生放下了笔，眼神中透出一股职业性的谨慎。

“长崎小姐，鉴于你提到的症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更长周期的监测来排除急性精神障碍的可能。”

住院吗？

素世握紧了衣角。这两个字像是一道沉重的枷锁，试图将她从刚刚重建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去。她抬头看了看身边的爱音，爱音正一脸担忧地望着她。

“我不需要住院。”素世的声音很轻，但很固执。

她自认为拥有清晰的现实判断力，她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场梦已经醒了，她只是需要一点外力来帮助她稳固神经，而不是被关进这充满消毒水味的白色牢笼里。她对医院从未有过好感，那种被作为病例审视的感觉让她感到窒息。她只想回家，回到那个有爱音的家。

在长达十几分钟的对峙与沟通后，由于素世表现出的逻辑极度清晰且坚决拒绝，医生最终妥协了。

“好吧，但如果症状加剧，请务必立刻联系我们。”

医生签下了处方单。

那是几盒改善睡眠的安眠药物，以及少量的、带有镇静作用的抗精神病药物。

素世接过那几袋沉甸甸的药盒，塑料袋发出的沙沙声在静谧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刺耳。她走出诊室，阳光依旧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洒进来，但不知为何，那光线在素世眼中似乎比清晨时暗淡了一些。

六

今天是休息日。按计划,下午要去练习室。

“Soyorin,要不今天还是请假吧?大家一定会理解的。”千早爱音拉住正在整理贝斯包的素世,眼神里满是掩饰不住的担忧。

“不,不用了。”素世避开了爱音的视线,手指机械地拨动着琴包的拉链,“已经给添了够多麻烦了,我不想再因为这种噩梦拖大家的后腿。”

她的语气平稳端庄,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濒临崩溃的自尊心在作祟。她急需证明自己——证明长崎素世依然是那个可靠的贝斯手,而不是一个需要被特殊照顾的疯子。她必须沉浸在真实的震动和音符中,才能确认自己还活着。

当她们抵达练习室时,时针已经指向了中午十二点。

推开厚重的隔音门,熟悉的景象映入眼帘。高松灯正低着头翻阅笔记本,椎名立希在调试鼓组,要乐奈则蜷缩在沙发的一角,怀里抱着那把标志性的吉他。

“抱歉,我们来晚了。”素世勉强扯出一个得体的微笑。

立希抬头看了她一眼,微微皱眉,却没说什么。灯小声地打了个招呼,乐奈则只是眨了眨眼。这一切都如此真实,汗水的味道、木质地板的触感、空气中细微的尘埃。

合练开始了。

素世指尖扣住冰冷的琴弦。然而,就在第一小节的重音落下后,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困倦感毫无征兆地袭来。

我有午睡的习惯吗?

素世恍惚地想。脑海里闪过一些碎片化的记忆,一会儿是自己经常在午后小憩,一会儿又是自己从未在排练时走神。记忆像是在不断自我修正的程序,扭曲、重组,最后乱成一团。

好困……好想睡觉。

她拼命睁大眼睛,视线却开始重影。乐器的轰鸣声变得遥远而模糊,像是隔着厚重的水层。她感觉到肺部的氧气正在被抽干,她只能像溺水者一样大口喘着气,胸腔剧烈起伏。

音乐声突兀地停了。

是我出错了么？是我拖了后腿吗？

素世羞愧地低下头，张开嘴想要道歉：“对不起，我刚才……”

声音消失了。

喉咙里像是被灌满了冰冷的水泥，她发不出任何频率的震动。素世猛地抬起头，却发现刚才还站在面前的灯、立希、乐奈，甚至连一直陪在身边的爱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本嘈杂的练习室，此刻安静得落针可闻。

清醒梦。

这个念头瞬间击中了她。素世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她又进来了，在这个该死的、无法逃脱的梦境里。她必须醒过来，不计任何代价。

她疯狂地冲向练习室的大门，用力一推。

门竟然轻易地开了。

素世跌跌撞撞地冲出 Live House，冲向街道。她原本以为会迎接正午炽热的阳光和熙攘的人群，可当她站定在那片名为“现实”的空地上时，她愣住了。

本该是阳光正盛的中午，天空却呈现出一种令人绝望的、死机的蓝。

没有太阳，没有云彩。整片天幕像是一块巨大的、发光的蓝色 LED 屏幕，冰冷地覆盖在东京上空。街道两旁的建筑依然矗立，但所有的窗户都黑漆漆的，像是一只只空洞的眼眶。

没有汽车声，没有风声，没有呼吸声。

原本繁华的城市，现在只剩下长崎素世一个人，孤独地站在这一片虚无的凌晨蓝调之中。

七

世界被按下了绝对的静音键。

长崎素世走在空旷的街道中央。她失去了听觉和触觉，连脚尖触碰柏油路面的反震感都消失了。她像是一个被剥夺了感官、只剩下视觉的游魂，漂浮在这片名为东京的废墟里。

阳光早已成了遥远的传说。取而代之的是那抹永恒的、死机般的深蓝色，这种色调在大楼的轮廓边缘晕染开来，透着一种怪异的、类似于核类的美学。极致的洁净与极致的死寂。路旁的导视牌上，本该清晰的站名和箭头变得模糊重叠，像是被打上了一层劣质的马赛克。

不需要呼吸。

这个念头跳出来的瞬间，素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荒谬。她停下脚步，尝试深呼吸，但胸腔却像是一块实心的铅块，没有任何起伏。没有空气流进肺部的清爽感，也没有窒息的痛苦，她只是这样机械地维持着存在。

如何才能逃离这片蓝色的囚笼？

自杀。

这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随即被心底涌起的寒意冻结。凌晨在阳台听到的那声醒醒，以及那条声称她已经昏迷二十年的短信，像是一道铁律横亘在她的思维里。

如果这不仅仅是一场清醒梦呢？如果在这里的死亡，意味着现实中大脑的彻底坏死？

她不敢赌。她那引以为傲的理性，此时成了最沉重的枷锁，锁住了她求死的本能。

素世漫无目的地行走着，寻找着任何可能被称为出口的裂缝。但世界只是在不断地重复那单调的蓝调与灰影。就在她即将被这种无边无际的空虚彻底折磨疯的时候，那股熟悉的、令人作呕的溺水感再次袭来。

粘稠的虚无开始挤压她的眼球，世界在视线中扭曲、破碎。

可以呼吸了。

这种直觉告诉她，现实的边界正在松动。素世紧紧闭上双眼，调动起全身每一

寸虚幻的肌肉,拼命向着意识的上方游去。浮上去,浮上去,穿过那片深蓝色的海。

她伸出手,试图在虚无中抓住什么。

终于,指尖触碰到了某种温热的、粗糙的质感。有人正紧紧握着她的手,那力道真实得让人想哭。

“……Soyorin……”

爱音的声音。带着颤抖、带着哭腔,真实地撞击着她的耳膜。

快了,就差一点。

素世拼尽全力睁开眼。

刺鼻的消毒水味像是利箭一般刺入鼻腔。白色的天花板,滴答作响的仪器,以及那如潮水般涌入感官的、沉重的疲惫感。

这里是医院。

“soyorin! 你醒了!”

千早爱音就坐在床边,双眼通红,双手死死攥着素世的手,仿佛一松开她就会再次消失。在爱音身后,灯、立希、乐奈也都在。她们的脸上写满了如释重负的疲惫,灯甚至在抹眼泪。

终于醒了。

在这充满活人气息和药水味的房间里,素世感受着手心的温度。

终于醒了。

吗。

八

现实最终以一种最乏味也最冰冷的方式落了锁。

长崎素世终究还是穿上了那件条纹病号服。那面料粗糙、僵硬，带着一股廉价洗涤剂留下的化学气味，紧紧贴在她的皮肤上。这不再是十六岁少女应有的装束，而是一张代表着故障与失能的标签。

初步诊断结果是——“睡眠瘫痪”。

这个听起来带有某种科学理性的名词，其实就是鬼压床。对于素世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排练中途毫无征兆地晕倒，在众目睽睽之下陷入那种生理性的崩坏，这一切都坐实了她正处于精神疾病的边缘。她引以为傲的体面、她苦心经营的正常，在那个午后彻底粉碎在了练习室的地板上。

她没有理由再拒绝住院，也没有力气去反驳。

“Soyorin，没事的……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答应你，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千早爱音坐在病床边，双手紧紧交叠在膝盖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她的声音依旧努力维持着往日的轻快，但那种刻意的上扬在死寂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单薄。

素世躺在被汗水浸得微凉的枕头上，喉咙深处溢出了一声沉重的、如同呻吟般的叹息。

她痛恨这样的自己。痛恨这个躺在病床上等待被怜悯的自己，痛恨这个让爱音陷入恐慌的、残破的躯壳。

暮色渐渐浓重。

MyGO 的成员们在留下了大段干瘪的安慰话语后，终于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一盏昏黄的床头灯，和坐在灯影里的爱音。

夜晚的时间变得粘稠且漫长。素世机械地吞下医生开出的药片，指尖在手机屏幕上无意识地滑动，却看不进去任何信息。她和爱音聊着一些琐碎的话题——明天的午饭、落下的排练进度、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

但在这股虚假的平静下，素世能清晰地感觉到爱音身上散发出的焦躁。

那是某种快要溢出来的、对未知疾病的恐惧。每当素世陷入沉默，爱音的眼神

里就会闪过一丝惶恐，仿佛担心只要自己一转头，素世就会再次坠入那个梦的深渊。她对未来的迷茫，对现状的无措，都在她试图调整枕头位置、或是递过水杯的细微颤抖中泄露了出来。

可即使这样，千早爱音依然在笑。

她展露出那种标志性的、灿烂到近乎透明的笑容，努力在那张有些憔悴的脸上撑起一片虚幻的晴空。

“明天早上心理医生就会来了，到时候一定能查清楚原因的。”爱音轻声说着，与其是说给素世听，更像是说给自己听。

素世闭上眼，感受着药效带来的、如同铅块般沉重的睡意。在那意识模糊的边缘，她平静的闭上了双眼。

九

意识被强行拽回了躯壳，失重感骤然消失。

长崎素世猛地睁开眼，鼻腔里那种挥之不去的、带着铁锈味的消毒水气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香薰蜡烛残余的微甜，以及身边传来的、令人安心的匀称呼吸。

她正躺在自家的床上，千早爱音依然蜷缩在她怀里，像一只寻求庇护的小兽，睡得正沉。

回来了？

素世迟疑地坐起身。记忆还停留在医院病房那盏昏黄的灯光下，停留在爱音那张写满焦虑的笑脸上。可现在，一切都像是倒带般回到了清晨。她赤脚走向落地窗，拉开帘子的一角。

窗外，东京依旧浸泡在那种令人不安的深蓝色中。没有风，没有光，整座城市像是一件被密封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

素世发出一声自嘲般的轻叹。她已经了然了——这依然是那场清醒梦。

只是这一次，梦境的精度高得惊人。她能闻到空气中极细微的尘埃味，能听到楼下排水管偶尔传来的滴水声，甚至能感觉到脚底踩在木地板上的纹理感。五感全开，清醒得如同一把手术刀。

既然逃不掉，那就尝试掌控它。

素世回到床边，看着熟睡中的爱音。她伸出手，指尖触碰到了那温热的肩膀，轻轻摇晃。

“醒一醒，小爱音……”

“嗯？……Soyorin……”爱音发出软糯的鼻音，眼睫毛颤动着，费力地睁开一条缝，神情里满是被打扰后的迷糊，“唔，什么事啊……这么早……”

看着眼前的爱音，素世的心中掠过无数个念头。她想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想问那个二十年的短信，想确认此时此刻的爱音究竟是她记忆的投影，还是某种更深层的存在。

然而，当她张开嘴时，一种诡异的违背感侵袭了她的喉咙。

她的意志想要呼喊爱音的名字，但她的声带却像是被无形的丝线操控着，机械

地、冰冷地吐出了第一个问题。

“现在几点了？”

那声音听起来不带一丝感情，完全违背了她此刻焦灼的心境。

“嗯？”爱音被这突兀的语气弄得清醒了几分，她伸手摸索到枕边的手机看了一眼，“5 点 12 分……”

“今天是几月几日？”素世的嘴再次自作主张地发出了提问。

“我没记呢……等下，我看看……”爱音眯起眼睛盯着屏幕，“是……”

滋——!!

一阵极其尖锐、如同金属片在玻璃上疯狂刮擦的电流声，毫无征兆地在素世脑海中炸裂开来。那声音几乎要冲破她的耳膜，直刺神经中枢。

素世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紧紧捂住耳朵，冷汗瞬间浸透了脊背。

“诶，Soyorin？你怎么了？”爱音被吓得坐了起来，眼神中透出真实得可怕的担忧。

“今年是几几年？”

素世无法停止，她的嘴唇颤动着，再次发出了那个不受控制的、带着毁灭感的提问。

“今年是……”爱音愣愣地看着她，似乎在确认素世是不是还没睡醒，“2022 年啊。”

素世彻底僵住了。

心底最深处的逻辑链条在这一刻崩断。她清楚地记得，在那个一切都还正常的“现实”里，她加入 MyGO、与大家相遇、度过那场漫长夏季的那一年，是 2020 年。那时候，她十六岁。

如果不间断地在这里同居，到现在也才应该是 2020 年的年末。

2022 年。平白无故多出来的两年，像是一道狰狞的裂缝在她的认知中央。

素世没有理会爱音那一脸懵懂的呼唤。她踉踉跄跄地走进卫生间，猛地按下灯控开关。惨白的灯光瞬间刺痛了双眼，她在镜子前站定，死死盯着镜子里的那个身影。

脸颊的轮廓比记忆中更清晰了一些，原本还带着一丝青涩的少女感，此刻正被一种更为成熟、也更为忧郁的气质所取代。眼神深处藏着某种长久凝固的疲惫，那是十六岁的长崎素世绝不会拥有的眼神。

两年的变化并不算天翻地覆，但对于一个朝夕自省的人来说，这微小的差别已经足够致命。

镜子里的她，今年十八岁。

在这一场清醒梦的深处，她已经不知不觉地活到了十八岁。

十

恐惧吗？

长崎素世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指尖死死扣住大理石台面。不，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一种近乎荒谬的排斥感。她开始在内心深处疯狂地自我暗示，像是在给一段逻辑错乱的程序强行打上补丁。

这一切都是病。所有的真实感，无论是皮肤的触感还是那个 2022 年的回答，都只是大脑受损后的病理性产物。这只是大脑在自发地编造逻辑，试图合理化这场漫长的噩梦。虚假的。全是虚假的。

她深吸一口气，强撑着发软的双腿走向卧室。

床上的千早爱音依然维持着那个姿势，凌晨的微光掠过她的侧脸，那双原本写满活力的眼睛里此刻盛满了让人窒息的担忧。她看着素世躺回原位，张了张嘴，似乎想询问什么，但最终在素世决绝的沉默中咽下了所有话语。

素世背对着爱音。

她不敢在梦境里入睡。那种对更深层梦境的恐惧像是一条冰冷的蛇，盘踞在她的脊椎上。如果在这个 18 岁的梦里睡去，醒来时会不会发现自己已经白发苍苍？或者被流放到一个连物理法则都彻底崩坏的、更深邃的深渊？

她在黑暗中睁着眼，死死盯着墙角那抹一动不动的阴影，强迫意识维持着高度的紧绷。

时间在梦境里失去了刻度，直到窗外的深蓝色逐渐转淡，变成一种毫无生气的、灰蒙蒙的白。

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这个念头刚一浮现，那种熟悉的、如同溺水般的窒息感便精准地在肺部蔓延开来。素世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根基开始动摇了，周围的墙壁似乎在微微颤动，空气中隐约传来了类似于数据撕裂的嗡鸣声。

这个梦要结束了。

素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转过头，看向身旁的爱音。

原本闭着眼的爱音似乎察觉到了素世的视线，在那一瞬间，她也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清亮得不像是一个刚睡醒的人。

爱音也跟着坐了起来。两人在这一片死寂的清晨中四目相对。

爱音一反常态地保持着沉默。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叽叽喳喳地抱怨早起，也没有露出那种讨好的、元气满满的笑容。她只是那样静静地注视着素世，眼神深邃得像是一口看不见底的古井，带着一种超越了十六岁、甚至超越了十八岁的沉稳与悲哀。

在素世的窒息感到达顶峰，眼前的景物开始如碎玻璃般崩塌时，爱音突然对着她，缓缓露出了一个极其温柔的微笑。

那个微笑不带一丝杂质，却让素世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凉。那是告别吗？还是某种计谋得逞后的安抚？又或者，是在嘲讽她那徒劳的挣扎？

素世没能读懂。

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意识被粗暴地拽离了那个温馨却诡异的家。

再次睁眼时，映入眼帘的是医院病房那单调的冷白色天花板。

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地板上割裂出几道惨白的光斑。消毒水的味道重新夺回了感官的控制权，现实的沉重感压得素世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微微转过头，看到爱音坐在旁边的折叠椅上。她的半截身体趴在病床边缘，那头粉色的长发有些凌乱，随着均匀的呼吸轻微起伏。

素世虚弱地闭上眼，感受着胸腔里真实的心跳。

她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爱音身边。

……大概。

十一

白昼以一种机械的节奏重新开启。

长崎素世坐在诊室那张冰冷的皮质转椅上，对面是穿着白大褂、神情如精密仪器般冷静的医生。空气里漂浮着浓重的消毒水味，阳光斜斜地打在医生的名牌上，折射出刺眼的、毫无温度的光。

针对她的治疗方案被确定为认知行为疗法，也就是 CBT。

第一阶段的访谈评估进行得异常顺利。在医生那双阅人无数的镜片后，长崎素世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自控力。她的逻辑严丝合缝，叙述条理清晰，每一个词汇的选用都精准得像是在朗诵教科书。

“没有自杀念头，对吗？”医生翻动着病历。

“没有。我非常珍惜现在的社交关系和乐团活动，我没有理由终止生命。”素世微笑着回答，那是她练习过无数次的、属于优等生的得体笑容。

在医生眼里，她简直是一个完美得过头的病人。她不仅清晰地界定了自己的目标——治疗睡眠性瘫痪与功能性幻听，甚至还主动分析了压力的来源。这种游刃有余的姿态让医生感到轻松，毕竟，在这个充满绝望低吼的科室里，没有人不喜欢省心的患者。

由于评估结果极佳，医生跳过了繁琐的住院观察，直接进入了干预阶段。

素世发现自己被准许暂时回家。

“你需要和你那位……朋友，千早小姐，共同建立一个监测模式。”医生递过一张表格，笔尖在纸面上划出刺耳的沙沙声，“记录下每一次幻听出现的时刻，伴随而来的想法是什么，诱发了怎样的情绪，最后导致了什么行为。千早小姐会作为你的观察者，你需要向她毫无保留地表达你的感受。”

素世接过那张薄薄的纸，指尖感到一阵微弱的凉意。

这种治疗……真的有用吗？她漫不经心地想。问题就在于她表现得太像一个正常人了，以至于连最先进的医学手段似乎都只能触及她精心修饰过的表象。她是一台出了故障却依然能准确模拟正常运行的精密仪器，而医生只是在给外壳涂抹润滑油。

下午两点，长崎素世和千早爱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影回到了位于 45 层的家。

推开门，熟悉的玄关，熟悉的摆设。但素世总觉得家里的光影似乎发生了一些错位，每一件家具都显得比记忆中要陈旧一些，又或者是过于崭新？

“Soyorin……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爱音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沙哑。她手里紧紧攥着那张 CBT 监测表。

素世陷进柔软的沙发里，身体却无法放松。

现在才下午。距离那个恐怖的、充满蓝调的凌晨还有十几个小时。

她看着阳光在客厅的地板上缓缓挪动，内心却像是一个等待行刑的囚犯。她不能现在睡觉，她甚至不敢闭眼。

十二

在潜意识的某个阴冷角落,长崎素世已经判处了这场治疗死刑。

这种心态无疑是危险的,像是一道细微的裂痕在承重墙上无声蔓延,但她无力阻止。她坐在自家的沙发里,周围是熟悉的陈设,心底却是一片荒芜的理智。引发睡眠瘫痪的病因在医学上寥寥无几,无非是发作性睡病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有 PTSD 吗? 素世在脑海中审视着那些过往。

那些撕裂、争吵、哭喊,以及那首曾经让她几乎窒息的《春日影》。

曾经也只是曾经。

她一遍遍回溯那些碎片,试图捕捉到一丝能被称为创伤的恐惧。然而,没有。在回忆的显微镜下,她感到的只有粘稠的疲惫和对掌控感丧失的厌恶。那些过往还不足以成为击碎她精神的重锤,她在回忆时,心跳甚至没有一丝加速。

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苍白的脸上,她机械地翻看着接下来的治疗流程:在认知行为疗法结束后,她还需要进行一次夜间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医生试图用无数电极和传感器来捕捉她梦境里的风暴,以此根治那该死的瘫痪症状。

在日本的医疗逻辑里,自杀倾向的优先级永远高过所谓的清醒梦。只要她还表现出活下去的意志,那些关于蓝调东京和二十年后的胡言乱语,在专家眼中不过是神经递质紊乱产生的幻象。

夜色渐渐像浓墨一样渗进客厅。

在爱音小心翼翼的陪伴下,时间被切割成一段段零碎的沉默。她们并肩坐着,电视里播放着无意义的新闻,嘈杂的声音反而让室内显得更加死寂。

才晚上七八点钟,素世却感到了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困意。

生理性的强制关机。素世在大脑的一角冷静地计算着:如果现在入睡,按八小时的标准睡眠时段来看,她极有可能在凌晨四五点钟——那个诡异的、蓝调的时刻再次醒来。

那个时间点像是一个张开大口的陷阱,正静静地守在黎明的边界。

可是,困意太沉了。它不再是温柔的抚摸,而是一块巨大的铅板,正一寸寸压断她的神经。素世意识到自己无法在沙发上坐下去了,她的眼皮重得像是有千钧之重。

“Soyorin……去床上睡吧？”爱音察觉到了她的摇晃，伸出手，温热的掌心贴在她的手臂上。

素世没有力气回答，只能顺着爱音的搀扶，摇摇欲坠地走向卧室。那段原本只有几步路的路程，在她的感知中却漫长得像是跨越了一个世纪。

身体倒在床上的瞬间，意识便被那股黑暗的力量粗暴地切断了。

没有挣扎，没有过渡。

长崎素世彻底沉入了黑暗。

十三

意识从一片虚无中缓慢浮起。

凌晨五点。这一次没有诡异的短信，没有打不开的阳台，也没有死机般的深蓝天幕。长崎素世睁开眼，视线在昏暗的卧室内缓缓游走，最终定格在惨白的天花板上。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解脱。

她感到一种近乎病态的疲惫。身体沉重得像是被灌满了铅块，每一寸肌肉都在发出抗议，仿佛她昨晚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粘稠的流质中进行了一场马拉松。最糟糕的是大脑——头皮之下隐隐作响，那种钝重的痛感随着脉搏有节奏地跳动，像是有人在用一柄生锈的钝刀反复刮擦她的神经。

这一觉，睡得太长，也太累了。

素世微微转过头，呼吸瞬间凝滞。

千早爱音就坐在她身旁。她没有躺下，而是背靠着坚硬的床头，双腿蜷缩在薄被里。那双平日里总是闪烁着光彩的灰色眸子，此刻因为长久的紧绷与熬夜而显得晦暗空洞。她的脸色在晨曦的微光中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眼底青紫深得触目惊心。

爱音就这样平静地注视着她。

在那一秒，素世心底涌起一阵酸涩的绝望。她意识到，爱音为了守着这个随时可能失控的自己，竟然整整一晚都没有合眼。

这种毫无保留的、沉重的关心，像是一道无形的绞索，勒得素世几乎无法呼吸。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这份透支生命的温柔，只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与卑微。

“Soyorin……”爱音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被砂纸磨过，“醒了吗？感觉怎么样？有……听到什么吗？”

她的语气里带着警觉，那是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下的本能反应。

素世摇了摇头，声音同样干涩。她告诉爱音，这是一场罕见的、没有任何梦境的深度睡眠。没有蓝色的东京，没有虚空的耳语。但代价是，醒来后的世界依然灰暗，头痛欲裂。

这大概就是真实的写照，即使噩梦暂停，现实的磨损依然会继续。

爱音听得很认真，她颤抖着手，在那张 CBT 监测表上机械地记录着。每一个字迹都显得歪歪扭扭，昭示着她已经到达了体力的极限。

“小爱音，别记了……快睡吧。”素世伸出手，指尖触碰到爱音冰凉的手背，心疼得像被针扎一样。

听到这句话，爱音像是接收到了某种关机指令。她那一直紧绷着的肩膀骤然松垮下来，沉重的眼皮终于再也支撑不住。她甚至来不及调整姿势，只是顺着床头滑了下去，侧着脸陷进枕头里，几乎在闭上眼的瞬间就陷入了沉睡。

她不需要对抗清醒梦。在睡眠的深处，她的嘴角微微勾起一个细小的弧度，那是只有在极度疲惫后获得安全感时才会露出的神情。

素世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忍着炸裂般的头痛，赤脚踩在地板上。

房间里重新归于寂静。她看着爱音沉睡的侧脸，心中并没有多少慰藉。她知道，爱音也许要睡到中午才能醒来，在这之前，要做些什么呢？

十四

长崎素世把自己陷进沙发深处，试图让那颗几乎要撞破胸腔的心脏平复下来。

室内静得可怕。在这种极端的死寂中，她甚至能听见血液冲击鼓膜的钝响，沉重而杂乱。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冰冷的砂砾，那种没来由的、生理性的恐慌感在血管里横冲直撞。她死死按住扶手，指甲在皮革上掐出深深的印痕，直到这种指尖的刺痛感稍微稀释了内心的震颤。

时间在近乎虚脱的静坐中流逝。上午八九点钟的阳光斜斜地扫过地板，带起一阵略显刺眼的燥热。

素世想起了那个已经变成砖头的手机。

她回头看向卧室的方向，门缝里依旧一片漆黑，爱音还在那场透支体力的沉睡中。

去换个手机吧。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带上了一种病态的紧迫感。她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不能再像个废人一样等待着被怜悯、被看护。她急需通过某种平凡的、具备社会属性的行为来证明自己——长崎素世只是睡眠不好，她依然可以独立处理生活中的琐碎，她不需要把沉重的包袱甩给任何人。

她使劲摇了摇头，试图甩掉残余的头痛。那种尖锐的刺痛已经淡化成了隐隐的酸胀，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穿衣，拿上钱包，出门。电梯下行时的失重感让她眩晕了一瞬，但她撑住了。

手机店里，营业员礼貌而公式化的微笑让素世感到一丝久违的踏实。选购、付款、补办 SIM 卡，一切都顺利得不可思议。拿着装有新手机的纸袋走出店门时，她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生活正在以某种强硬的姿态回归正轨。

然而，这种虚假的掌控感在回到公寓电梯的一瞬间，崩塌了。

电梯门缓缓合拢，金属镜面映出她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素世伸出手，按下了“45”的数字键。

就在那一刻，一股难以言喻的、足以摧毁意志的困意像海啸般席卷而来。

“……不，还不行……”

素世撑着冰冷的金属壁，指尖剧烈地颤抖。这是在电梯里，她绝不能在这里倒

下。视线开始涣散，眼前的数字灯变得模糊不清，重力似乎在一瞬间翻了几倍，试图将她的脊椎压断。

“Soyorin……”

爱音的声音。

素世混沌的大脑猛地颤动了一下。是幻听，她很清楚，爱音还在45楼的家里睡觉。

可那个声音太真实了，它不像是在耳边低语，而是像从电梯的四壁、从那冰冷的金属缝隙中渗出来的。它带着一种令人绝望的、虚无的回音。

“Soyorin……已经睡了好久啦……”

“……我知道……我……”爱音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是信号极差的无线电，“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是沮丧的、带着哭腔的感叹，透着一种穿越了漫长岁月的疲惫。

素世咬破了舌尖，血腥味在口腔里扩散，让她在窒息般的困意中抓住了最后一丝理智。她死死盯着那跳动的电梯层数，每一秒的等待都像是在受刑。

“叮——”

45楼到了。

电梯门滑开，走廊的光线显得幽深而漫长。素世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松软的棉花上，那是意识正在脱离身体的征兆。

“钥匙……”

她几乎是整个人瘫在门板上，颤抖着从包里摸出钥匙。由于动作失去了准星，钥匙柄狠狠地按在了腹部，压强带来的钝痛让她发出一声细微的抽泣，却也给了她最后拧动锁芯的力量。

咔哒。

房门推开的一瞬间，积蓄已久的黑暗彻底吞没了一切。

素世甚至没来得及脱掉鞋子，就那样像一具断了线的木偶，面朝下重重地瘫倒在玄关的地板上。

意识断裂。

她再一次，毫无防备地坠入了那片深不见底的梦境。

十五

意识再次聚拢时，后背传来的不是玄关地板那坚硬冰凉的触感，而是一种带着细微颗粒感的、粗糙的纤维质地。

那是医院廉价床单特有的触感。

是爱音把我搬回医院了吗？素世在大脑的废墟中勉强搜寻着逻辑。

不对。记忆的断层太突兀了，从推开家门到躺在这里，中间没有任何过渡。这种违背物理常识的跃迁只能证明一件事。她又一次落入了清醒梦的网中。

她尝试支起身体，却发现自己像是一具被浇筑在水泥里的石膏像。除了眼球还能在眼睑下微弱地转动，身体的每一寸神经都切断了与大脑的联系。睡眠瘫痪的囚笼在梦境里变得愈发牢靠。

她拼尽全身的力气，试图在那道虚假的黑暗中撕开一道缝隙。

眼睑沉重得如同铅封，她缓慢地、一点一滴地撑开了一条极细的缝。

刺目的光。

尽管病房内的光线并不明亮，甚至显得有些昏暗阴沉，但对于素世而言，那微弱的光源却像是一场剧烈的爆炸，灼烧着她的视线。那种生理性的排斥感，仿佛她已经在这片黑暗中沉睡了几个世纪，早已遗忘了光明的模样。

隔着睫毛的遮挡，她开始打量这间病房。

这是标准的普通病房，白色的墙皮有些发黄剥落，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陈旧的、混合了药水与腐朽木头的气味。这里绝对不是她昨天住过的那间现代化诊室。梦境剥离了那些温馨的伪装，向她展示出一幅荒凉而真实的、属于长期病患者的图景。

心力交瘁。

她的梦中从来没有恐怖的东西，没有鬼魅，没有尖叫，只有这种令人窒息的陌生感和疏离感。素世在心底感到一阵彻骨的悲哀。

梦境到底想告诉她什么？是想提前展示她作为一个植物人瘫痪在床的未来吗？

她艰难地转动眼球，试图在有限的视野里寻找出口。

在房间角落的阴影里，坐着一个人影。

那人穿着一件灰色的长款风衣，质地显得有些厚重且不合时宜。她正微微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把精巧的小刀，缓慢而机械地削着一个苹果。

素世看见了。那抹在昏暗中依然辨识度极高的、标志性的粉色发丝。

千早爱音。

素世想要呼喊，想要问问眼前的场景究竟是哪一年的幻象。但她的喉咙里像是塞满了冰冷的沙子，发不出半点声响。

这个爱音给她的感觉太不一样了。即便看不清正脸，素世也能感觉到从那件灰色风衣上散发出来的、如同深秋落叶般的沉重与静默。

削皮的声音在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咔嚓、咔嚓。

爱音削完了。她放下刀，走到病床前坐下。她像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声的守候，叹了口气，随手咬了一口苹果，眼神空洞地盯着墙壁上的某个虚点。

就在这时，虚掩的房门外传来了低沉的交谈声。

“千早女士……请过来一下。”

“好。”

那是医生的声音，带着一种对待长病号家属特有的、礼貌而麻木的客气。

“新的疗程……目前看来并不理想……患者依旧没有……”

“不行……我会继续等下去。请务必……”

对话模糊而零碎，像是隔着厚重的水幕。素世拼命捕捉着那些关键词：“千早女士”、“不理想”、“继续等”。

那股熟悉的、令人作呕的窒息感再次从肺部升腾而起。

素世知道，梦境的阈值到了，她要“沉”下去了。

她最后看了一眼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粉色背影。就在意识即将剥离的刹那，她似乎看见那个穿着灰色风衣的爱音，正缓缓转过身来，动作带着某种惊人的迟缓。

为了对抗那股溺死般的压抑感，素世在意识的最深处发出了一声无声的怒吼。她拼尽所有的意志力，试图夺回对这具躯壳的一丝掌控权。

手指。

在窒息感炸裂的前一秒，她的食指在粗糙的床单上猛地跳动了一下。

紧接着，一声惊呼穿透了虚幻与现实的边界，由远及近，重重地砸在她的耳膜上。

“Soyorin!”

“医生！你看！她的手指动了！就是刚才……她动了！”

那是爱音的声音，带着极度的狂喜与颤抖。

而后，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以及更深、更彻底的寂静。

素世像是一个溺水者终于冲破了冰面，猛地吸入了一大口带有凉意的空气。感官如同潮水般回笼，她感觉到四肢的冰冷正在消退，肌肉的酸痛重新清晰。

她重新掌控了身体。

十六

尖锐的鸣笛声像是大型猛兽的哀鸣，在密闭的空间里反复冲撞。

长崎素世感到一阵剧烈的颠簸。她缓缓睁开眼，视线的焦距在摇晃中费力地对准。映入眼帘的是救护车顶部冰冷的金属支架，以及那盏忽明忽暗、散发着刺眼白光的无影灯。

她坐起身，脊椎传来的酸痛提醒着她刚才在那场现实的博弈中输得有多惨。

身旁，千早爱音蜷缩在狭窄的担架边。那张原本总是带着张扬笑意的脸，此刻被泪水和惊恐搅得支离破碎。她的眼眶红肿得厉害，那双灰色的眼眸里满是劫后余生的余悸，在蓝红交替的警示灯光下显得格外支离破碎。

啊，又添麻烦了。

素世在心底发出一声无声的叹息。那种粘稠的愧疚感像毒液一样蔓延开来，但她强迫自己切断了这种情绪。她很清楚，在现在的精神状态下，过度的内耗与自责无异于一场慢性的自杀。

“呜呜……Soyorin……”察觉到素世醒来，爱音猛地扑进她的怀里。她的身体颤抖得像是在寒风中的枯叶，滚烫的眼泪瞬间浸透了素世单薄的衣襟，“我听到门口‘咚’的一声……跑出来就看到你倒在那里……怎么叫你都没有反应……”

“没关系的小爱音。”素世伸出冰凉的手，机械地抚摸着爱音的后脑勺，声音冷静得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医生也说了，发作性睡病就是这样的。只是突然睡着了而已，我死不掉的。”

为了完成那该死的认知行为疗法流程，素世不得不在这颠簸的救护车上，用一种近乎解剖的语气向爱音描述刚才的幻听。

“……那个声音……是你的，小爱音。但是，真的不是因为你。”素世看着爱音逐渐变得苍白且自责的神情，语速加快了一些，“幻听往往会借用最亲近的人的频率，这只是大脑的一种错误投射。真的，不要自责。”

爱音颤抖着手，在那张揉皱的监测表上写下了这些冰冷的描述。

抵达医院后，所有的温情都在那一沓厚厚的检查单面前迅速蒸发。

医生翻看着那张记录了“突发性晕厥”与“指向性幻听”的表单，眉头紧锁。这种发作性睡病与神秘幻听的结合，在临床上属于极罕见的案例。原本，医院的重点

在于防止素世产生自杀冲动,但现在的症状显然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心理范畴。

“这种状况不适合普通的精神科住院。”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变得公式化且直白,“如果她在梦境觉醒时频繁遭遇这种干扰,可能会陷入病理性的恶性循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她大脑在睡眠时的物理指标。”

治疗的流程在这一刻变得异常冰冷。在确认了长崎素世暂时没有强烈的自残倾向后,医生对她的关注迅速从“一个人”降格为“一个样本”。

“今晚安排夜间多导睡眠监测。”医生一边签字一边低声吩咐助手,“只需要在医院住一晚,采集完数据,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素世站在寂静的走廊里,看着护士推来那台挂满了电极线的仪器。她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坏掉的零件。因为不符合典型的自杀干预模版,又缺乏足够的科研价值,她被当作一个烫手的山芋,在经历了一番兵荒马乱的转手后,最终被随意地塞进了一个充满金属仪器的冷库里。

这一晚,她将被无数丝线缠绕,在精密仪器的注视下,去迎接那个不知何时会降临的蓝色的深渊。

十七

夜晚如期而至，病房被一种粘稠的寂静包裹。

长崎素世平躺在坚硬的床板上。她的额头、两颊、胸口和腿部被密密麻麻地粘贴了传感器。无数细长的导线汇聚成一捆，像是一只巨大的、半透明的机械蜘蛛正趴在她的身上，贪婪地吸食着她的神经信号。这种异物感并不疼痛，却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别扭，提醒着她正作为一个生理样本被全天候监视。

千早爱音正襟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双手交叠，眼神在仪器屏幕和素世的脸庞间机械地来回扫视。

“睡吧，Soyorin。我就在这里。”

素世闭上眼。在药物与疲惫的双重拉扯下，意识像是一块沉入深海的铅，迅速坠入了那片无声的虚无。

猛然睁眼。

没有预想中的天花板。

感官在刹那间全面复苏。触觉、视觉、听觉像是一股汹涌的洪流瞬间填满了她的意识。然而，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阵剧烈的天旋地转——她意识到自己正笔直地站立着，这种从“平躺”到“直立”的瞬间切换让大脑的平衡觉彻底崩溃。

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仰去。

“诶诶？诶？Soyorin，小心！”

在倒地的前一瞬，一只温暖且有力的手精准地抓住了她的手腕。

是爱音。

素世惊魂未定地站稳，平复着心跳，开始打量四周。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校园。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漫天的粉白花瓣在微风中盘旋，像是一场轻盈的雪。阳光穿透花瓣的缝隙，在地板上洒下细碎而灿烂的金斑。空气中甚至能闻到泥土与花粉的芬芳。

美得像是一张经过过度滤镜处理的明信片。

但素世确信，自己从未在现实中来过这里。

“真是的，Soyorin，你昨天没睡好吗？今天可是我们入学的第一天诶，振作一点啦！”爱音拉着她的手，有些奇怪地盯着她，语气里带着几分调皮的责备。

“什么？”素世的大脑飞速运转。

“大学啊。”爱音有些好笑地凑近，那双灰色的眸子里映着素世有些呆滞的倒影，“怎么一直心不在焉的……难不成是激动的？”

大学。

素世心中一动。原来这个梦境在跳过了那段压抑的诊疗后，试图向她展示一种本不该存在的、平稳的大学生活吗？如果这依然是清醒梦，那这种暂时的平静倒是比凌晨的蓝调更让人容易接受。

她暗自调整呼吸。不，准确地说，她的胸膛并没有起伏。她能感受到微风拂过皮肤的凉爽，能听到周围新生们嘈杂的欢笑，但她的肺部依然是一块静止的顽石。

这是梦境唯一的破绽，而大大咧咧的爱音显然发现不了这种异常。

这里是东京国立大学。

在前往教学楼的林荫路上，素世状似无意地挽起爱音的胳膊，用一种近乎撒娇的、哄小孩般的语气开口道：“小爱音……给我讲讲，从我们确定关系到现在的故事吧？我想听你亲口说一遍。”

负罪感在心底一闪而过。她明知道眼前的爱音只是清醒梦中的一段程序，但她必须以此为饵，套取这个世界观下的信息。她想掌控这个梦，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这种事还要我说吗？”爱音嘴上抱怨着，脸上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在爱音的叙述中，MyGO 在最后一次 Live 后，因为学业和升学的压力，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各奔东西。灯、立希、乐奈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而素世和爱音因为相恋的关系，报考并录取了同一所大学。

故事很简短，但在素世听来却充满了某种宿命般的悲凉。

她看着爱音蹦蹦跳跳的背影，低头看了看自己比记忆中修长了一些的手指。

十八岁。

在这个樱花盛开、阳光灿烂的梦里，她十八岁。

十八

报道结束后的校园午后，阳光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质感。

长崎素世与这个梦境中的千早爱音并肩走在樱花树下。她们聊了很多，从未来的选课计划到晚饭的去处。素世一边机械地回应着，一边在内心深处感到一阵细极思恐的战栗——这个爱音太真实了。

不仅仅是外貌或声音，而是那种言谈间不经意流露出的、属于十八岁少女的逻辑与知识广度。她会抱怨教授的履历，会分析某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些信息点甚至超出了素世本人的知识储备。这种感觉不像是在审视潜意识的投影，而更像是闯入了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平行时空里的未来。

“小爱音，”素世停下脚步，状似无意地拨弄了一下肩头的落花，“你还记得……两年前三生病的那件事吗？”

她屏住呼吸，死死盯着爱音的反应。

“记得啊。”爱音的脚步慢了下来，原本欢快的表情瞬间染上了一层阴霾。她垂下眼睑，灰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真实的后怕，“那段时间真的很吓人呢……明明聊着天，Soyorin 就会突然晕倒，怎么叫都醒不过来。我那时候每天都在想，如果你再也醒不过来了该怎么办。”

她沉默了片刻，随即又用力地摇了摇头，重新挤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拉起素世的手。

“好在，最后 Soyorin 完全恢复了呢。现在的你，看起来比以前更有精神了。”

“……这样啊。”

素世低声应道。如果这个梦境是某种预言，向她昭示着度过这段黑暗后的慰藉，那确实是一种救赎。可这种救赎给予得太轻易，反而让她感到一种空洞的寒冷。

叮——叮——叮——

一阵极其尖锐、带有机质感响的响铃声突兀地撕裂了空气。那声音似乎是从极遥远的天际线传来，带着一种强制性的频率，像是要生生撬开她的头盖骨。

然而，身旁的爱音却毫无察觉。她依然在兴致勃勃地指着远处的图书馆，嘴唇开合着，仿佛那足以令常人耳膜渗血的铃声根本不存在。

那是现实中医生的手段。他们在外界提醒着这位沉睡者：该醒了。

奇怪的是，以往那种如影随形的窒息感迟迟没有到来。这个梦境稳固得可怕，像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蚕茧，严丝合缝地拒绝着现实的入侵。素世看着爱音那张鲜活的脸，心中涌起一丝复杂的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清醒的残忍。

如果不主动打破这里的逻辑，她可能会被永远放逐在这场完美的幻觉里。

“小爱音，再见。”她轻声呢喃，声音近乎耳语。

“诶？Soyorin，你刚刚说什么？”爱音疑惑地偏过头。

“没什么。”素世温柔地看着她，眼神里透出淡淡的忧伤，“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哈？什么秘密搞得这么神秘秘的……”

“你有没有发现，”素世缓缓靠近她的耳边，语气冰冷而平静，“从刚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呼吸过一次。”

话音落下的刹那，洪流轰然倒灌。

消失已久的窒息感像是一柄重锤，精准地砸入素世的肺部。世界开始在视野中剧烈颤抖，樱花、建筑、阳光，都在那一刻出现了像素级的崩裂。

“什么……Soyorin，你在说什么啊？”爱音不可置信地看向素世的胸膛。

在那里，那件漂亮的大学制服下，是一片死寂。没有起伏，没有生命的泵发。素世站在她面前，就像是一个被精雕细琢、却唯独忘了注入灵魂的瓷质人偶，在灿烂的阳光下散发出一种令人胆寒的死气。

爱音显然被这惊悚的违和感吓坏了。她原本红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脚步踉跄着后退。

“Soyorin……我、我去叫医生吧！你等我……”

“已经……不需要了。”

窒息感在这一刻到达了顶峰，素世感觉到肺部由于极度压抑而产生的灼烧痛感。她最后一次注视着这个被惊恐占据的、虚假的爱音，在梦境的根基彻底坍塌前，闭上了双眼。

意识开始飞速上浮。

她穿透了深蓝色的海水，穿透了粉色的樱花雨，穿透了那层幸福的隔膜，最终重重地摔回了那具冰冷、沉重、且贴满电极的躯壳之中。

十九

白色的报告单在医生指尖发出轻微的脆响。

在现代医学的逻辑里，长崎素世是一个悖论。她的多导睡眠监测结果显示出一种近乎诡异的正常——脑电波平稳，呼吸节律规整，血氧饱和度甚至比许多健康人都要完美。然而，现实中的她正在经历着排山倒海般的意识断裂。这种极端严重的症状与极端完美的检查单之间的鸿沟，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不正常。

“不是，这说不通啊…”医生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波形图，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由于排除了常规的自杀倾向与生理机能障碍，医生为素世安排了最后一道关卡。

日间多次睡眠潜伏期试验。

素世顺从地留在了病床上。她像是一件被贴上条形码的待检商品，在这一天内被赋予了四到五次“小睡”的机会。每隔两个小时，她就要在绝对安静、全黑的房间里躺下，被要求在十五到二十分钟内尝试入睡。

这是一种对潜意识的钓鱼执法。如果平均睡眠潜伏期在八分钟以内，她将被宣判为异常嗜睡；反之，她则会被归类为更难被定义的“精神癔症”。

前四次测试，素世表现得平庸到了极点。

每一次关灯后的静卧，她都清醒地听着走廊里遥远的脚步声，听着墙壁里水管流动的低鸣。尽管思维混沌、昏昏欲睡，那种粘稠的疲惫感如影随形，但她始终没有真正坠入梦境。在仪器的监测中，她只是一个因为长期焦虑而显得有些萎靡的普通女孩。

“最后一次了，长崎小姐。”护士推开门，语气中带着一丝完成任务般的解脱。

此时已经是下午，窗外的光线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橘黄色，阴影被拉得极长，在大楼的缝隙间投下阴森的剪影。素世感到一种从骨髓深处透出来的、冰冷的虚脱感。

她重新躺下，熟练地闭上双眼。

就在黑暗降临的一瞬间，那股原本被死死压制在意识底部的潮汐，毫无预兆地爆发了。

挣扎，过渡，这些都没有，甚至没有什么东西来作为前奏。一种几乎具有物理质

量的、黑色的困意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像是一只巨大的手掌，粗暴地按住了她的后颈，将她的灵魂直接按进了一个早已挖好的深坑里。

在最后一丝光亮消失前，素世甚至产生了一个荒诞的念头：

那个梦已经等她很久了。

二十

碎片。

长崎素世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这些梦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幻影，而是一叠被打碎的、带有暗示的加密信件。她只能在这粘稠的、迟缓的意识流动中，一点点、极慢地读出其中的只言片语。

当她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处梦中时，她已经和千早爱音在午后的校园里漫步了许久。

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信号。梦境变得太温柔了，像是一张被阳光晒得蓬松的羽绒毯，没有任何尖锐的足以刺痛她知觉的节点。因为没有痛苦，所以觉醒变得异常迟钝。

素世尝试着吸气。

氧气顺从地、湿润地流进她的肺部，带起胸腔一阵真实的起伏。她缓缓呼气，看着那一丝不存在的热气在深秋的微凉中消散。

这个世界的物理逻辑正在飞速完善。

它不再有蓝色的死机天幕，不再有无法呼吸的窒息感。梦境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向现实靠拢，那种严丝合缝的真实感，几乎要将她最后一丝分辨真伪的理智磨平。

爱音走在她的左侧，嘴里滔滔不绝地输出着各种琐碎的内容——关于下周的专业课发表，关于最近新开的甜品店，关于那些素世从未听闻过的、属于她们“共同记忆”的大学日常。

素世只是微笑着，做一个完美的倾听者。事实上，她也只能倾听。

关于日常的琐事，她没有在这个时空生活过的经历；关于专业的术语，她听不懂那些属于大二学生的词汇。在那些交织的话语碎片里，素世拼凑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她们十九岁了。大二。

素世并不厌烦这个叽叽喳喳的爱音。相反，这种鲜活的生命力让她感到一种近乎沉溺的安宁。但在这股温情的暗流之下，那个逃离的念头始终如影随形。

该如何撬动这个毫无破绽的世界？

如果醒不来的话,就这样一直待下去,似乎也不错。

这个念头在脑海中闪过的刹那,素世惊出了一身冷汗。她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她不能。现实中还有一个在病床前守了她一整夜、眼神空洞、满心惶恐的爱音在等着她。

沉溺于一个为她量身定制的虚幻天堂,而忘掉那个在泥潭里拉着她的手、陪她一同下坠的爱人,这种事,长崎素世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

可是,这里的阳光真的太暖和了。

叮——叮——叮——

那种极其刺耳、属于医疗仪器的响铃声再次从云端坠落,野蛮地撕开了这幅静谧的画卷。

没有办法了。现实正在强行召回她的意识。

素世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眼前那个依然在微笑、眼神清亮如水的爱音。她张开嘴,正准备用某种残忍的方式打破这场幻觉。

然而,爱音却先一步停下了话头。

她不再谈论那些琐碎的未来。她脸上的笑容在那阵响铃声中逐渐凝固,变成了一种混合着哀求与绝望的、近乎扭曲的神情。

“Soyorin……”

爱音伸出手,指尖颤抖着拉住素世的衣角,声音像是被狂风吹散的灰烬。

“不要……不要离开……求你了……”

这一刻,所有的樱花与阳光都褪去了颜色。

二十一

长崎素世的瞳孔在剧烈地震颤。

那种真实的支柱，在这一刻发出了令人牙酸的断裂声。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十九岁的千早爱音——这个刚才还在撒娇、在畅谈未来的女孩，此刻正用一种近乎透明的、带有神性的悲悯注视着她。

她知道。

这个念头让素世感到脊背生凉。如果梦境里的投影产生了自我意识，如果它识破了造梦者的觉醒，那么这个存在究竟是她大脑分泌的幻象，还是寄生在意识深处的、更为可怕的东西？

“Soyorin，真的，真的不要再尝试醒来了。”

爱音伸出手，紧紧抓住素世颤抖的双肩。她的声音不再轻快，而是带上了一种近乎祈祷的哀求，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凄凉，“我知道这里是虚假的。我也知道那个现实是多么地破碎。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里和现实没有任何差别。痛苦、喜悦、触感，甚至连我的爱，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受苦呢？”

“你……只是一个梦中的投影。”

素世一把甩开她的手，胸腔里那股被欺骗的愤怒如岩浆般喷涌而出，“你只是我潜意识里拼凑出来的残次品，你有什么资格来指挥我？你有什么资格……冒充她？”

“不是你想的那样……”爱音被推得踉跄了一下，眼眶瞬间变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爱着你，Soyorin。无论在哪一个层级，我都在一直爱着你。所以……求你了，不要再醒来了。如果继续这样强制觉醒的话……”

“什么？”素世看着她的眼神已经带上了毫不掩饰的敌意与防备。

“会死。”

爱音的神情在那一瞬彻底冷了下来。

原本和煦的微风戛然而止，漫天的樱花像是被定格在了半空。那些嘈杂的学生背景音迅速消退，整个校园陷入了一种真空般的死寂。

“在大脑彻底崩坏之前，你的意识会先一步枯竭。”爱音走近一步，阴影遮住了她的双眼，“不要再尝试打破这里的边界了。如果你让这个梦境崩溃，我会把你带到

另一个梦境里。商场、海边、家里……我会把你关进下一个循环。以此往复,直到你彻底忘记那个冰冷的病房为止。”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素世惨笑一声,她无力地垂下头,看着脚下那片真实得讽刺的地板。

“你不是小爱音。你只是我的潜意识为了自保而产生的极端防御机制。你试图用安逸杀掉我的求生欲……说到底,你就是我。这只是长崎素世在对自己撒谎。”

“不,我并不是你。”

粉发的少女站在光影交界处,语气平静得像是一条亘古流淌的河。她看着素世。

“我是爱音。千早爱音。是那个在无数个梦中、无数个时间线上,都注定会爱上长崎素世的千早爱音。”

素世沉默了。

她看着眼前这个自称为爱音的存在,听着那阵从现实世界传来的、愈发急促的响铃声,世界在她的视野里开始呈现出诡异的重影。

逻辑在崩塌。

二十二

长崎素世拒绝了那份永恒的妥协。

哪怕这个十九岁的梦境再如何温暖，哪怕这里的阳光能融化她灵魂里所有的冰霜，她也无法放弃那个还在冰冷的现实中、在那个充满消毒水味的病床前，为了守护她而透支生命的千早爱音。

那才是她的锚点，是她在这场盛大的虚无中唯一的归途。

可是当真如此吗。

在愈发刺耳、近乎要把空间震碎的响铃声中，一个极其微弱的声音，像是一根穿透了层层迷雾的钢针，突兀地刺入了她的耳膜。

“醒一醒……”

那是爱音的声音。不是眼前这个知性、沉稳的十九岁女孩，而是那个带着哭腔、带着疲惫、带着某种近乎哀求的嘶哑。它贯穿了所有的梦境层级，跨越了时间与逻辑的断层，最终传到素世耳边时，已经微弱得几乎不可察觉。

“醒……—……醒……长……崎……素……世。”

这是哪个千早爱音的声音？

素世不知道。

每一个字都像是重锤，狠狠砸在梦境那层完美的薄膜上。

“不，我不需要任何虚伪的梦，无论那之后我变为残废也好，失去生命也罢。”长崎素世坚定了信念，“我需要醒来。”

面前那个十九岁的千早爱音停下了一切动作。她发出一声充满无奈的长叹，神情里原本的冷冽与偏执在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释然的悲哀。

爱音是骗她的，她没有能力强行留下素世。

“Soyorin，你真傻。”

她苦笑着，两行清冷的泪水划过那张年轻而鲜活的脸庞，“已经没有机会了，Soyorin。真的很抱歉……我终究没能阻止那个结局的到来。”

世界在这一刻开始了剧烈的剥落。蓝天像是褪色的油漆成片掉落，樱花树化作灰白的粉末。

“当你看见真正的现实时，你会是什么感觉？”她凝视着素世，语气里带着某种

令人绝望的深意，“即使我真的只是来自你的潜意识，但我对你的爱，并不比那个真实的千早爱音少一分一毫。”

“Soyorin……不，长崎素世。”她叫出了全名，郑重得像是在宣读遗言，“你爱她胜过爱自己，而她也一样。所以，你们注定要在这场回旋中沉沦。”

“等你醒来时，我只能告诉你最后一件事——你睁开眼后第一个看见的千早爱音，依然只是梦境的泡影。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快醒来吧，她在等你。”

素世猛地张开口，想要抓住这个影子的衣角，想要问清楚那句“依然是梦”到底意味着什么。但那种熟悉的、如同溺水般的窒息感再次疯狂地涌入肺部。

她发不出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场景崩坏、碎裂、最终化为虚无。那个十九岁的爱音像是一张被点燃的纸片，在意识的风暴中迅速被吹散，连残灰都没有留下。

“不要再回来了。”

重力重新抓住了她的脊椎。

意识像是一颗坠落的流星，拖着长长的火尾，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那个未知的、现实的深渊。

她要醒了。

二十三

长崎素世猛然惊醒，意识像是一块被强行从深海拽回地面的沉木。

视线焦距尚未完全重合，她就看见了那张近在咫尺的脸。千早爱音就坐在病床边，双手紧紧抓着床沿，那双灰色的眼睛里蓄满了晶莹的泪水，在灯光下闪烁着破碎的微光。

“Soyorin……你终于醒了……”

爱音的声音带着剧烈的颤抖，那种失而复得的狂喜中夹杂着几乎要将人溺毙的哀恸。

素世没有说话，她只是任由自己的呼吸在冰冷的空气中起伏。她的脑海里不断回响着那个十九岁的、幻影般的爱音留下的最后告别：“当你醒来时，第一个看见的千早爱音仍然是梦。”

如果……眼前的这个爱音也是梦呢？

这个念头如同一根冰冷的钢针，精准地刺入素世的心脏。如果这个为了她不惜透支生命、为了她在这方寸病房里守了无数个日夜的爱音，依然只是她大脑分泌出的虚假慰藉，她不知道自己还剩下什么。在这个逻辑崩塌的循环里，她该去哪里寻找哪怕一丝一毫的真实？

随后的医疗评估如期而至，冰冷且高效。

在多导睡眠监测的报告单上，那次突发性的猝倒被定义为“病理性的快速眼动期调控紊乱”。医生们的语气里竟然带上了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这种现象恰恰是多次睡眠潜伏期试验最希望捕捉到的关键证据。它证明了素世的大脑正在失控地、违背逻辑地跳过浅睡阶段，直接坠入深层的梦境。

但对于素世而言，这意味着她的现实与梦境之间的那堵墙，已经彻底坍塌成了一地瓦砾。

她开始反复咀嚼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

既然十九岁的大学生活是梦，既然眼前的病房可能是梦，那么到底哪里才是终点？她想起那个只出现过一次的场景：那个破旧不堪、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病房。在那里，她看见了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沉稳而哀伤的爱音；在那里，她看见了自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像是一具被时间遗忘的枯木。

如果,那个才是现实呢?

如果真实的长崎素世,早就在某场未知的变故中成为了一个毫无知觉的植物人,已经在那间破旧的病房里昏迷了不知道多少年。而现在她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家里的生活,还是这间充满现代仪器的诊室,甚至包括这个年轻、鲜活、会哭会笑的千早爱音,都只是那个瘫痪在床的,真实的素世在枯竭的脑海中编织出来的、最美妙的幻觉。

逻辑在这一刻竟然严丝合缝地闭合了。

因为是幻觉,所以时间会无缘无故地跳跃;因为是幻觉,所以才会有那些违背常理的清醒梦;因为是幻觉,那个“潜意识”才会拼死阻止她醒来。

因为一旦醒来,等待她的可能不是温暖的拥抱,而是那个已经荒芜了数年、孤寂得令人窒息的残破肉身。

素世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从脚底升起。她抬头看向爱音,那个正在为她擦拭冷汗、眼神中溢满爱意的少女。

如果这是梦,她是否应该选择沉沦?

如果这是现实,她又该如何证明自己并没有疯掉?

二十四

临床催眠治疗室里，空气静谧得近乎凝固。

治疗师是一个声音极尽温柔的女性，她的语调平缓，像是一股试图抚平褶皱的暖流。然而，对于此刻的长崎素世而言，这种刻意的温柔反而像是一种冒犯。她的内心早已被逻辑的废墟填满，无法再与任何活生生的人建立哪怕一丝一毫的信任。她像是一个把自己反锁在铁盒里的囚徒，冷漠地注视着窗外的劝降者。

“想象一个充满白噪音的房间，长崎小姐。那里只有纯净的频率，没有任何干扰……”

素世闭上眼，顺从地沉入黑暗。但预想中的白噪音房间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僵硬感。

她又一次陷入了睡眠瘫痪。

全身的神经末梢像是被利刃齐根切断，大脑下达的每一道指令都泥牛入海。她动弹不得，只能任由意识在黑暗中自主滋生。那种想象开始不受控制地扭曲、重组，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连绵不断的阴雨。

画面在脑海中自动播放，带着记忆特有的斑驳感。

那是雨天。

素世撑着一把透明的雨伞，走在湿漉漉的马路上。她能清晰地感受到雨滴撞击伞面的沉闷声响，水汽钻进衣领，在皮肤上留下一阵沁凉的湿润感。一切都真实得令人发指。

过斑马线时，一阵尖锐、刺耳的鸣笛声毫无征兆地撕裂了雨幕。

一辆失控的轿车横冲直撞而来。

在意识的想象中，素世感觉自己轻盈地飞了起来。由于这是在脑海里的模拟，她下意识地屏蔽了本该撕心裂肺的剧痛。当头部重重坠向地面的瞬间，她只感受到了一阵沉闷的、像隔着厚棉被的钝击感。

紧接着，世界归于永恒的黑暗。

素世睡着了，或者说，她在梦境的深处再次下坠。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感到自己的手指似乎恢复了极其微弱的知觉。也仅仅是手指而已，那是一点点能撬动沉重躯壳的微芒。

她费力地睁开眼，视线依旧只能从睫毛的缝隙中艰难透出。

这一次，床边的人离她很近。

她终于看清了。

在那道狭窄的视野里，坐着的是千早爱音。岁月似乎格外偏袒这张脸，并没有留下太多深刻的褶皱，但素世能感觉得到——那种沉稳、那种被时间反复打磨后的疲态，以及周身散发出的那种枯守多年的寂寥感。

眼前的爱音，起码已经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岁了。

这是一种直觉，一种穿透了皮相、直达灵魂的认知。

难道这里才是现实吗？

素世费力地、一点点地拨动着食指。那动作轻微得如同垂死之人的挣扎，但在死寂的病房里，却足以引起惊雷般的震动。

“Soyorin？”

一声带着哭腔的惊呼在耳边炸响。紧接着，一只干燥、温热且宽大的手掌猛地握住了素世的手指。那种触感真实而沉重，素世颤抖着指尖，拼尽全力回应着对方的力量，试图证明自己依然存在。

“Soyo……rin……呜呜，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素世又一次勉强活动了两下手指。

“已经……二十年了啊……Soyorin。”爱音伏在床边，滚烫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滴落在素世的手背上，灼热得令人心惊，“没关系的，我会一直等下去。二十年我都等了，我一定会等到你彻底醒来的那一天！”

二十年。

这个数字像是一柄重锤，彻底粉碎了素世对时间的所有认知。

就在她试图进一步挣扎时，一阵排山倒海般的困意再次从大脑深处席卷而来。

素世感觉到意识在迅速模糊。如果在这里感觉到困，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她将坠入更深层的、无法回头的梦中梦；要么，她将被这具早已腐朽的肉身踢出，重新回到那个虚假的、残酷的十六岁的梦里。

黑暗再次降临。

二十五

长崎素世坠入了哪个梦中？

意识再次在这一端重聚时，那股跨越了二十年光阴的沉重感并未因梦境的更迭而消散，反而化作了一枚锈蚀的钉子，死死地楔进了长崎素世的灵魂深处。

她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十六岁那年熟悉的、带着淡淡消毒水气味的病房天花板。那是 2020 年的白色，苍白中透出一股廉价的虚假感。

长崎素世缓缓坐起身，动作滞涩如同一具生锈的机械。她看向身旁的千早爱音——十六岁的、朝气蓬勃的、甚至连眼神都未曾被生活磨损过的爱音。她正带着那种小心翼翼的、混合着狂喜的表情看着自己。

“Soyorin……你醒了？”

素世没有回应那声呼唤。她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白皙、修长、充满了少年人特有的弹性。这双手没有老茧，没有为了搬动病人的沉重身体而留下的粗糙关节，更没有那种被岁月洗刷出的沧桑。

这不公平。

一个冷酷而清晰的念头在素世脑海中冉冉升起，仿佛冰冷的太阳。

无论在现实中，她已经变成了一具怎样腐朽、干枯、甚至散发着衰败气味的活尸，无论那个名为真实的世界是多么地令人作呕与恐惧，她都必须回去。她一遍又一遍地在内心深处疯狂地强调：如果她选择沉沦于这个为她量身定制、充满了温情与樱花的虚幻影子，而无情地抛弃那个在暗无天日的现实中、在那间破旧病房里枯守了她二十年的爱人，那么她就不再是长崎素世。

那种背叛感，比死亡本身更让素世感到窒息。如果爱是一种契约，那么那个守在床边、耗尽了青春与希望的四十岁的爱音，才是她唯一的债主。

然而，梦境似乎对她的决绝露出了一丝嘲弄的微笑。

在那次被称为奇迹的觉醒后，长崎素世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痊愈了。那些令医生束手无策的发作性睡病、那些纠缠不清的猝倒、那些能够将她拉入更深层意识的睡眠瘫痪，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检查结果显示，她的各项脑电波指标趋于一种近乎病态的完美。她不再坠入梦中梦，那些层层叠叠的嵌套架构似乎随着那个十九岁的爱音消散而彻底坍塌。现在

的她，一旦闭上眼，迎接她的便是那种死寂无声、没有任何画面的无梦的睡眠。

这种睡眠并不是休息，而更像是一种强制性的断电。

她出院了。在梦境中的 2020 年，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她被千早爱音牵着手，回到了那间曾让她们感到安心的、位于 45 层的公寓。

但一切都变了。

生活依然在继续，却像是一出已经谢幕却强行返场的默剧。原本活泼开朗、总是有说不完废话的爱音，变得沉默寡言。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围着素世转，不再试图用那些琐碎的趣闻填补房间里的空白。

素世时常捕捉到那种视线。当她低头阅读或整理衣物时，能感觉到有一双灰色的眸子正从阴影中注视着她。那是千早爱音的目光，里面没有敌意，没有疯狂与偏执，只有浓郁得化不开的爱，以及一种如深秋寒蝉般的、淡淡的忧伤。

那是一个知情者的忧伤。

素世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个梦的根基已经被动摇了。当她们在餐桌前相对而坐时，周围的空气粘稠得让人产生错觉，仿佛只要轻轻伸手一撕，就能揭开这层日常的劣质墙纸，露出背后那片荒芜的现实。

在这个梦里，十六岁的爱音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她看着素世时，眼神中带着一种告别的意味。她温柔地照料着素世，为她准备餐食，为她披上外衣，但每一次触碰都轻得像是一阵风，仿佛她自己也知道，她只是素世大脑中一段即将格式化的数据。

在这种温柔的折磨中，素世开始尝试自毁式的回归。

无数个深夜，当她躺在那张柔软的、带着洗衣液芬芳的床上时，她会猛地掐住自己的脖子，或者在意识清醒的边缘疯狂地向大脑下达醒来的指令。她渴望那种窒息感，渴望重力将她拽下深渊，渴望回到那张散发着霉味与药水味的破旧病床上。

哪怕那里只有无尽的瘫痪与黑暗，哪怕那里只有她残破不堪的身躯。

可是，回不去了。

每当她试图在睡梦中撕开世界的裂缝时，那股温和的力量就会像海浪一样卷土重来，将她轻柔地推回这个十六岁的温床。她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了一个名为幸福的牢笼里。

这种进退两难的绝望，比任何噩梦都要沉重。

在这个梦境之外，有一个已经老去的、为了她耗尽一生的女人在凄凉的月光下等待着；而在梦境之内，还有一个同样爱着她、却只能作为幻影存在的少女在静静地守候。

素世站在 45 层的露台上，看着脚下那座流光溢彩、却空无一物的东京。

她知道，如果她无法醒来，那个在现实中紧握她手指的、四十岁的爱音，最终将会在无望的等待中彻底枯萎。而她自己，将会作为一个无耻的逃兵，在这个永恒的、虚假的十六岁里，与一个死去的记忆共度余生。

“小爱音……”她低声呢喃，声音被冷风撕碎，“让我回去吧……”

身后的门轻轻响动。十六岁的爱音端着一杯热牛奶，站在阴影里，那一头粉色的长发在风中微微摇曳。她没有走过来，只是远远地看着素世，嘴角浮现出一抹让人心碎的、哀伤的微笑。

“Soyorin，如果你真的回去了……那个人，也会哭的吧？”

那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

素世猛地转头。

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凝固成了坚硬的晶体。爱音的话语里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苍老感。在这个重塑的、试图保护她的梦境里，素世第一次感到了那种无处遁形的恐惧。

她被困在了这里。困在了一个爱人的怀抱里，去背叛另一个爱人的余生。

逻辑的废墟上，此时只剩下一片如死灰般的寂静。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已经彻底模糊，她分不清哪一个爱音才是真正的牺牲者，也分不清哪一个自己才是真正的长崎素世。

她只能在这灿烂如白昼的梦里，一点点地、绝望地腐烂下去。

二十六

时间在这场宏大的虚假中失去了刻度。

长崎素世在无边无际的煎熬中度过了许多天。或者说，那是她大脑认知中的“许多天”。在这间被阳光永久定格的45层公寓里，光影的移动变得机械而生硬，像是时钟插件，在固定的经纬度上完成着毫无意义的循环。

她曾尝试过最极端的救赎——彻底的自我欺骗。

在无数个冷汗淋漓的清晨，素世死死攥着被角，对着镜子里那张年轻得近乎讽刺的脸反复低喃。她告诉自己，那个“二十年后的荒原”才是一场病态的癔症，那是她在大脑过度负荷下分泌出的、名为“恐惧”的毒液。她告诉自己，现实就在这里，千早爱音就在这里，她们依然是十六岁，依然拥有着可以被肆意挥霍的未来。

然而，世界给出的反馈却是残酷的剥落。

当素世试图去阅读书架上的文学著作时，那些曾经熟悉的文字开始在纸面上扭动、溶解，最终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毫无逻辑的墨渍。她打开电视，屏幕里不再有生动的节目，只有色块在疯狂地闪烁、重叠，伴随着阵阵令人烦躁的电子杂音，像是一台严重损毁的录像机在进行最后的挣扎。

这种虚假感像是一种无孔不入的霉菌，迅速侵蚀了梦境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她走上街头，这种恐怖感便会到达顶峰。那些与她擦肩而过的路人，全都失去了五官。他们的脸平滑得像是一块块苍白的肉色布料，没有呼吸，没有视线，只是按照某种预设的轨迹僵硬地移动。整个东京变成了一座巨大的、低保真度的模型，除了她视线聚焦的核心区域，四周都在迅速退化为粗糙的像素。

随着梦境真实度的全面降级，一种荒诞的掌控权悄然降临到了素世手中。

她惊觉自己成了这个濒临崩溃的世界的主宰。她可以随意屏蔽自己的听觉，让喧闹的街道瞬间化作死寂的真空；她可以切断自己的感官，让痛觉与触觉消失在虚无里。甚至，她学会了利用强行切断意识来跳过那些难熬的空白。

在梦里睡觉，不再是进入另一个层次的潜意识，而更像是在点击快进键。

每当素世选择闭上眼，强制大脑进入静止状态时，整个世界都会在刹那间陷入绝对的停滞。风不再流动，落叶悬停在半空，连墙上时钟的秒针都会戛然而止。

最让素世感到脊背发凉的，是千早爱音。

每当素世入睡,爱音就会在那一瞬间变成一具失去灵魂的木偶。她可能正保持着倒水的姿势,或者正准备开口说话,但只要素世的意识一撤离,那个鲜活的少女就会凝固成一尊精美的、毫无生气的蜡像。只有当素世再次醒来,赋予这个世界感官逻辑时,生命力才会像潮水一样重新灌入爱音的躯壳。

这种神明般的权力,并没有给素世带来哪怕一丝一毫的快感,反而让她感到了更深层的、令人作呕的可悲。

这算什么?这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相守吗?守着一个随时可以被暂停的程序,守着一个必须依靠她的观测才能存在的幻影?

而那个被重新赋予生命的爱音,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她不再试图掩饰什么。每当她从凝固的状态中恢复,看到素世那双冰冷、清醒且绝望的眼睛时,那种混合了愧疚、后悔以及几乎化为实质的爱意,就会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

“Soyorin……对不起。”爱音总是这样说,声音细碎得像是被风吹散的纸片。

她站在那里,眼神中藏着一种卑微的祈求。她像是一个明知自己是囚牢,却因为无法自拔的爱而拒绝释放囚徒的狱卒。她看着素世,双手局促地揪着裙角,那种属于千早爱音特有的灵动感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罪恶感反复折磨后的枯萎。

“如果你真的那么痛苦……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回去……”爱音的话断断续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说出那句放手的话。

素世冷漠地看着她。她知道,眼前的爱音虽然拥有着和真实人类一样的反应与情感,但她本质上依然是梦境锁死素世的最后一道关卡。这个爱音的“爱”,就是那条最坚固的、无法挣脱的锁链。

这种爱越是真实,越是浓烈,素世就越是感到窒息。

她被锁在了这个正在逐渐崩坏、画质低劣的十六岁里。外面的世界在二十年的寒风中凋零,那个四十岁的爱音可能正在现实中因为绝望而一点点死去;而在这里,素世却被迫与一个满怀愧疚的影子玩着名为日常的过家家游戏。

她尝试过从露台跳下,尝试过用利刃割开喉咙,但在这个她已经拥有了部分掌控权的梦里,死亡变成了被禁止的指令。她只会毫发无伤地从卧室的床上醒来,迎接新一轮的、模糊不清的阳光。

梦境锁死了她,也锁死了她的未来。

长崎素世坐在沙发上,看着对面那个正试图为她剥开一个模糊不清的、像素化的橘子的爱音。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芜感正从胸腔中心扩散开来,将她的一生都染成了一片毫无意义的灰色。

出不去。

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二十七

如果这便是名为“长崎素世”的一生的终局，那未免也太过像是一场玩笑。

当素世再次从那粘稠、浑浊的强制性睡眠中挣扎着睁开眼时，感官传来的第一反馈并不是柔软的床铺，而是冰冷、粗糙且带有勒痕的痛感。她发现自己被死死地捆绑在客厅中央的一把木椅上，麻绳绕过她的胸腔、腰腹和双踝，每一道绳扣都精准地卡在关节的死角，让她连哪怕一厘米的挪动都成了奢望。

在这个真实度正在全面降级的梦境里，绳索的触感却诡异地清晰，仿佛潜意识在这一刻调动了所有的算力，只为了维持这一场禁锢。

在距离她不到五米的地方，落地窗前的夕阳余晖正以一种病态的暗紫色涂抹着地板。那个十六岁的千早爱音，此刻正静静地靠在阳台的护栏上。

她逆着光，面容在一片阴影中显得有些模糊，但那双灰色的眸子却亮得惊人，像是一堆燃尽前的最后的余烬。

爱音在微笑。

那是素世从未见过的笑容，没有了平日里的灵动与狡黠，反而带着悲悯，以及决绝。

“Soyorin，你醒了。”爱音的声音轻飘飘的，像是从另一个次元穿透而来的回声。

素世剧烈地挣扎起来，木椅在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她的喉咙干涩如火烧，大脑在疯狂地运转，试图解析眼前的困局。她明明已经掌控了部分梦境，为什么却无法解开这几根简单的绳索？

除非，束缚她的并不是绳索，而是她内心深处那道无法逾越的、名为爱的逻辑底层。

在那一刹那，一个鲜血淋漓的真相撞碎了素世的理智。

她知道如何离开这个梦。她早就知道。

在这个由她的大脑与潜意识共同编织的牢笼里，千早爱音既是这里的核心，也是这里的锁匙。要摧毁一个以“爱”为根基的虚假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那个被爱的主体。只要杀掉眼前的这个爱音，这个梦境就会因为逻辑崩塌而瞬间粉碎，将她的意识强行踢回那个二十年后的现实。

但长崎素世做不到。

她的潜意识在这一条路径上设置了死锁。她可以自残，可以自毁，唯独无法对那个长着爱音面孔的存在挥下屠刀。那是她的软肋，是她存在于世的全部意义。

“你……你想干什么？”素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却沙哑得几乎听不出原调。

“我在想，我到底是什么呢，Soyorin？”爱音没有回答，而是转过身，看向窗外那座已经像素化、正在一点点崩解的东京，“我是你对她的思念，是你对幸福的渴望，是你在这场漫长噩梦里唯一能抓到的浮木。我毫无保留地爱着你，因为我本质上就是‘你对千早爱音的爱’的具象化。”

她顿了顿，转过头来，眼角滑落一颗晶莹的泪珠，在黯淡的光线下反射着微弱的光。

“但是，即使是身为幻影的我，也发现了一个让我感到自惭形秽的秘密。”爱音的声音颤抖着，“我发现，即使我倾尽所有，我竟然也远远没有那个梦境之外的自己、那个老去的、枯守了你二十多年的‘她’更爱你。”

“我只想将你留在梦里，想和你在这场永恒的十六岁里度过余生。那是多么自私的爱啊……那是属于弱者的逃避。”

爱音向阳台的边缘挪了一步。

“不……不要！”素世发疯般地嘶吼着，绳索勒进了她的皮肉，渗出血丝，但她毫无所觉。

“但是我不再这么做了，Soyorin。看着你在这个正在腐烂的世界里枯萎，看着你为了那份愧疚而不断地自我折磨……如果你无法对自己下毒手，如果你也无法杀了我，那就让我来为你完成这最后的程序吧。”

爱音张开双臂，像是一只准备逆风起飞的白鸽。她看着素世，眼神里充满了最后的眷恋。

“再见了，长崎素世。去拥抱那个一直在等待你的爱音吧。她比我更有资格拥有你。”

话音刚落，爱音的身体向后仰去。

在这间 45 层的公寓里，落地窗本该是加厚的封死玻璃。但在这一刻，梦境的物理法则被彻底践踏。爱音的身体在接触到玻璃的瞬间，并没有发生碰撞，而是像穿透了一层透明的水膜一般，轻盈地、毫无阻碍地穿了过去。

那一幕极其荒诞，又极其凄美。玻璃依然完好无损，甚至连一丝裂纹都没有留下，但那个粉色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玻璃的另一端，坠入了那一层厚重的、灰色的浓雾之中。

“等等——!!!”

素世感到浑身一轻。

随着爱音的“自杀”，潜意识中那道死锁瞬间断裂。原本死死束缚着她的绳索在这一刻变得虚无缥缈，像是化作了无数破碎的字符消散在空气中。

素世猛地挣开椅子，连滚带爬地冲向阳台。她几乎是撞在了那扇落地窗上，双

手死死抠住窗框，向下望去。

窗外，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如泥淖般的虚无。

没有街道，没有车辆，甚至没有那个坠落的身影。这个梦境的主核已经消失了，整个世界正在加速崩塌，远处的摩天大楼像是被火焰烧过的胶片，卷曲着、发黑着，一片片剥离。

素世站在 45 层的高度，狂风穿过虚构的玻璃，割裂着她的面颊。

她孤身一人站在这片逻辑的废墟之上。

心口处传来的剧烈空洞感，正预示着那场带着剧痛与残酷真相的洪水，即将把她彻底淹没。

二十八

“长崎素世，女，四十岁。二十年前遭遇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脑部受损，意识陷入深度昏迷，至今未醒。”

这段冰冷的文字，被打印在泛黄的病历首页，又在无数次翻阅中被指尖磨出了毛边。对于主治医生来说，这只是一个关于耐力与医学奇迹的概率样本；但对于千早爱音而言，这叠纸是她后半生的全部重量。

二十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像是一柄沉重的铡刀，生生切断了她们原本正在无限延伸的未来。

千早爱音时常会坐在病床前，借着昏暗的廊灯，凝视着那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素世四十岁了，但在爱音的记忆深处，她永远定格在十六岁的那个少女模样。

现实是残酷的。它不会因为你拥有过如蜜糖般灿烂的四年，就对你网开一面。

那四年的时光，是她们关系中最炽热、最纯粹的顶点。从最初的乐队组建，到后来的相知相守，那些细碎的日常——一起练习的午后、不退出的同盟、还有在夕阳下立下的关于一辈子的誓言——都成了支撑爱音度过随后二十年荒芜岁月的唯一燃料。

因为有过那种扎根在灵魂里的爱，所以抛弃对方成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选项。

四十岁，是一个尴尬的年纪。爱音不再拥有二十岁时的那种盲目冲动，却也没有到达垂垂老矣的淡然。她的眼角开始生出细细的纹路，那是无数个深夜熬稿、无数次在病床前泪流满面后留下的刻痕。

为了维持素世那高昂的医疗费用，爱音几乎放弃了所有社交。她成了一名自由服装设计师，在那间曾经属于她与素世的，堆满了布料与手稿的公寓里，没日没夜地裁剪、缝纫。她的薪水并不丰厚，每一分钱都算计到了极致，只为了让素世能继续躺在那个能感受到微弱阳光的特护病房里，而不是被送往那些散发着腐朽气息的临终关怀中心。

命运在玩弄了千早爱音二十年之后，终于流露出一丝名为怜悯的吝啬。

2044年，民用梦境干预疗法正式获批下放。当医生告诉爱音，可以通过电信号刺激，向长期昏迷者的潜意识投射信息时，爱音觉得自己那一颗早已枯死的心，竟然在胸腔里剧烈地撞击了一下。

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的、真正的曙光。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爱音几乎住在了医院。她握着素世那只因为长期卧床而显得有些干枯、苍白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在对方耳边低语。

“Soyorin,快回来吧,我已经等了好好久好久了。”

她看着监测仪上那开始变得异常活跃的脑电波,看着那些杂乱无章的线条在屏幕上跳跃,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希望。她想象不到,在那些线条的背后,素世的大脑已经凭借着残存的记忆片段,为自己建立起了一片十六岁的天堂。

她更想象不到,正是由于那条带有诱导性质的实验短信,打破了那片天堂的宁静,将素世推入了“背叛”与“觉醒”的痛苦深渊。

这或许是一个温柔的谎言。爱音永远不会知道,素世在那个虚拟的2020年里,为了回到她身边,亲眼目睹了另一个爱音的毁灭。她不会知道素世经历过怎样的逻辑崩塌,也不会知道素世在梦里对她产生的那些沉重的负罪感。

对于现实中的爱音来说,无知反而是神明赐予的最后仁慈。她不需要自责,不需要为了那场带有强制性的唤醒而感到愧疚。她只需要等待。

当素世那只苍白的手指第一次在爱音的手心里轻微颤动时,爱音眼中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那一刻,她觉得过去二十年的辛酸、贫穷与孤独,都在这微不足道的颤动中得到了救赎。

她日夜等待着,像是一个守着干涸枯井的朝圣者。

终于。

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病房那层薄薄的灰尘时,千早爱音看见,那双紧闭了二十年的睫毛,开始发出了细微的、如蝶翼般的颤动。

素世也曾有两次这样的颤动,那时,爱音也是如此期盼。

素世睁开了眼睛。

那个动作极度缓慢,仿佛要剥开二十层厚重的、带着腐朽气息的梦境。她的眼神起初是空洞的、失焦的,像是一口沉寂了半个世纪的深潭。

爱音屏住了呼吸,整个人僵在原地,甚至不敢发出哪怕一丝声音,生怕惊碎了这如琉璃般脆弱的现实。

四目相对。

四十岁的长崎素世,隔着二十年的光阴与虚假的余温,终于看清了眼前这个不再年轻、却依然满眼是她的千早爱音。

二十九

长崎素世出院的那天,东京下了一场黏稠而阴冷的细雨。

距离她在那场名为现实的深渊中睁开双眼,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她像是重新学习如何做人一样,在康复科冰冷的器械间机械地穿梭。她学习如何控制萎缩的肌肉重新支撑起四十岁的骨架,学习如何用那副荒废了二十年的嗓子发出干涩的音节,也学习如何在那张不再紧致的脸上挂起足以宽慰旁人的微笑。

当医院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合拢时,素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错觉:她并不是从病房走进了现实,而是从一个狭小的牢笼,跨进了一个更为广袤、却也更为荒芜的废墟。

回到“家”的瞬间,这种荒芜感凝固成了实质。

这并不是梦境里那个位于45层、能够俯瞰整个东京流光溢彩的公寓。这是一间位于旧城区、采光并不算好的小套间。推开门的刹那,一股陈旧布料的纤维味混合着长年累月的湿气扑面而来。

客厅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五颜六色的布料、凌乱的打版纸、生锈的剪刀和半成品的衣片堆积如山,像是一座座沉默的墓碑,记录着千早爱音这二十年来的每一个昼夜。

“抱歉啊,Soyorin……我还……没来得及整理。”

千早爱音局促地站在门口,两只手紧紧攥着挎包的带子,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她看着这一室的狼藉,眼神里闪过一丝在素世面前维持了两个月、却在这一刻终于破防的自卑。

“没关系。”素世轻声说道。

她的声音依旧带着大病初醒后的沙哑,却温柔得如同深秋的湖水。她避开那些堆叠的布料,走到那个已经有些掉漆的沙发旁坐下。沙发的弹簧发出一声沉闷的哀鸣,像是对这位阔别二十年的主人的迟到抗议。

在医院康复的这两个月里,她们之间几乎没有沉默过。

为了填补那道二十年的鸿沟,爱音像是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嚼碎了喂给素世听。她把自己这二十年的每一天都掰开了、揉碎了,讲给素世听。她讲起自己如何从一个连缝纫机都踩不稳的新手变成一个靠熬夜赶工维持生计的缝纫匠;讲起那些搬

家的深夜，那些为了省下药费而啃下的干硬面包；讲起阳台上那盆开了又谢、最终枯死在寒冬里的天竺葵。

爱音讲得很卖力，她刻意收起了那些足以让人崩溃的哀恸和绝望，把那些晦暗的日子粉饰成一个个带点苦涩却又微光闪烁的小故事。她想让素世觉得，这二十年并没有那么难熬，她想让素世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回来。

但在素世听来，那些隐去的真相就像是刀刃上的寒光，每一次都精准地刺痛她的神经。

她平静地听着，像是一个最完美的听众。她会适时地露出惊讶的表情，会轻轻回握爱音那双长满了茧、皮肤略显松弛的手。当爱音讲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趣事时，素世会弯起眼角，给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而当爱音不经意间流露出某些被岁月打磨出的寂寥时，素世会任由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却不发一言。

她在不断地给予反馈。她知道爱音需要什么——爱音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呼吸的瓷娃娃，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够与她共鸣的灵魂。她必须用这些微笑和泪水向爱音证明：我存在，我真的回来了，你这二十年的等待并不是一场灾难后的妄想。

这是一种近乎残忍的温柔，是素世在用自己残存的生命力，去缝补爱音那颗已经千疮百孔的心。

而那个曾让素世感到绝望、甚至不惜想要永恒沉沦的十六岁的梦境，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消退。

那些樱花树下的告白、那些云端公寓里的阳光、还有那个从未老去的、完美的千早爱音，都在现实生活的琐碎中变得模糊不清。她开始忘记那个梦里的触感，忘记那些违背逻辑的物理法则。生活，这个巨大而沉重的磨盘，正不由分说地将她重新卷入现实的轨道。

她开始习惯四十岁的身体所带来的钝痛，习惯那些堆积如山的布料，习惯这个狭窄而局促的家。

“Soyorin，晚上想吃点什么？我去买菜。”爱音在厨房门口探出头，那张疲惫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由衷的、不再紧绷的笑意。

“什么都好，只要是你做的。”素世轻声回应。

她看着爱音转身离去的背影，看着那个因为长年劳作而略显佝偻的肩膀。那一刻，素世明白，她已经彻底告别了那个金色的幻影。

现实虽然压抑且充满了无法挽回的遗憾，但这里有爱音。不是那个由潜意识编织出来的、完美的镜像，而是这个会流泪、会老去、会因为一顿晚餐而操劳、却依然死死拽着她不放的、真正的千早爱音。

生活重归正轨，虽然这条轨道布满了碎石与荆棘。

素世伸出手，抚摸着身旁那一叠粗糙的布料。纤维的质感真实得有些刺痛，却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这就是她余生的全部。一场在这片废墟之上，缓慢而艰难的、无声的还债。

三十

现实的重力是迟钝且诚实的。在回归四十岁生活的这一个月里，长崎素世已经习惯了腰椎隐约的酸痛，习惯了清晨醒来时由于肌肉萎缩尚未完全恢复而产生的滞涩感。那间堆满布料的狭窄公寓，虽然在感官上显得局促且贫瘠，却有着梦境无法模拟的真实厚度。

她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关上了那扇通往虚无的大门。

然而，在某个毫无征兆的深夜，意识再次在虚构的维度中毫无廉价感地重聚。

素世睁开眼时，首先闻到的是一种冰冷的、带着草木腐烂气息的湿意。视线所及之处，不再是像素化崩溃的城市，而是一片被浓稠雨雾笼罩的荒野。这片荒野呈现出一种近乎病态的、浓郁的青色，层层叠叠的杂草在微风中起伏，像是某种沉默的波浪。在草坪的中央，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洁白的、反射着冷光的墓碑。

素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低头检查。

那是十六岁的双手。皮肤紧致，指关节圆润，没有磨出的茧，也没有四十岁时由于长期卧床而显得有些透明的血管。

一股无法遏制的、近乎暴虐的愤怒从素世的心底升腾而起。那是被背叛后的狂躁，是努力构建的现实再次被这种卑劣的幻影侵蚀后的应激反应。她攥紧双拳，指甲深深陷进掌心，愤怒正要在喉咙里爆发——

“Soyorin，求你了，不要生气……”

一个声音从雨雾中飘来，轻软得如同被水汽浸透的羽毛。

那是爱音。

不是那个四十岁的、带着岁月疲态的爱音，也不是那个十九岁的、近乎偏执的投影。眼前这个女孩穿着她们最熟悉的那套高中制服，粉色的长发在雾气中微微蜷曲，眼神清澈而哀伤。她甚至不敢靠近素世，只是站在几步之外，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讨好，小声地哀求着。

“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啦。真的，你很快就会醒来的。”

这个爱音不由分说地走上前，牵起了素世的手。她的手掌微凉，没有现实中的温度，却有一种能够平复灵魂震颤的魔力。素世那股原本要将整个世界撕碎的愤怒，在这只手的拉扯下，竟然像是被扎破的气球，颓然地消散了。

她们穿过及膝的草丛，来到了那座洁白的墓碑前。

素世垂下眼帘，视线落在墓碑的碑面上。那里刻着一行清晰且残忍的字迹：

【千早爱音之墓】

素世冷笑了一声，那种荒诞感让她几乎想要呕吐。她猛地甩开爱音的手，指着那行字，语调中充满了不屑与刺骨的寒意：“这并不好笑。我现在的爱人还活着，她就在我们的家里睡着。虽然她老了，虽然她满身都是生活的疲惫，但她是活着的。这种诅咒式的玩笑，你觉得我会感动吗？”

“哦……这样啊，对不起，我弄错了。”

梦中的爱音并没有反驳，她只是有些尴尬地笑了笑，那笑容里透着一种让素世感到心惊的空洞。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墓碑上的字迹开始在那阵朦胧的雨雾中诡异地溶解、扩散，最终像从未出现过一样彻底消失。原本刻着名字的地方，变回了一片纯粹、洁白且平滑的石面。它在灰暗的天色下显得如此高傲，像是一座拒绝任何定义、也拒绝任何挽留的断碑。

“Soyorin，真的很抱歉，在这些日子里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

这个爱音转过身，背对着那座无字碑，看着素世。她的身影在雾气中开始变得透明，仿佛每一阵吹过的风都在带走她一部分的存在。

“但终究……是需要一个告别的嘛。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如果没有一场像样的葬礼，过去就永远没办法真的过去。”

素世沉默地看着她。那种压抑感重新笼罩了过来，比刚才的愤怒更加让人窒息。

“那么，这个坟墓下面埋葬的是谁呢？”爱音轻声呢喃着，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也许是那个你曾经无比沉溺、却又不得不亲手杀死的十六岁的幻象；也许是我，那个被你定义为锁链的投影……”

她停顿了一下，走近素世，冰凉的呼吸拂过素世的面颊。

“也许……葬在这里的，是那个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死掉’的、真正的长崎素世。”

素世的心脏剧烈地收缩了一下。

在这个梦境里，眼前的爱音像是剥开了最后一层华丽的墙纸，露出了内里血淋淋的骨架。葬在这里的是“过去”——是那个从十六到二十岁的、原本可以拥有灿烂未来却被车祸强行切断人生的素世。那个素世已经在梦里活了十六年，已经在无数个嵌套的谎言里腐烂。如果不把她埋掉，现实中的那个四十岁的躯壳，永远只是一个游荡在人间、不断通过还债来寻求自我救赎的幽灵。

“去吧，Soyorin。”

爱音伸出手，最后一次理了理素世略显凌乱的发丝。

“去拥抱那个四十岁的、真实的世界吧。那里虽然下着雨，虽然很拥挤，虽然没

有奇迹,但是……那是你唯一能真正活下去的地方。”

爱音的身影彻底融进了雨雾中。

那座无字的洁白墓碑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开始向地底陷落。草坪合拢,雾气消散。素世感觉到脚下的重心在崩塌,那种熟悉而陌生的失重感再次袭来,但这一次,她并没有感到恐惧。

她感到自己在坠落,越过十六岁的樱花,越过十九岁的海边,越过所有由悔恨与爱意编织的陷阱,笔直地坠向那个有着药味、布料纤维味和爱音均匀呼吸声的、破旧的、却无比坚实的清晨。

题外话

在这个被精密仪器和维生管道填满的世界里,长崎素世的存在已经退化成了一组起伏的波形图。

在二十岁那场连痛觉都来不及抵达神经中枢的车祸后,现实的时间对她而言便失去了意义。在漫长的二十年里,外界经历了从 2024 年到 2044 年的跨越,而长崎素世的大脑,则在一片死寂的荒原中独自开启了一场长达二十年的轮回。

最初的四年,是绝对的虚无。

那是无梦的、深不见底的沉睡。大脑在重创后陷入了自我修复的静默,像是一台断电的精密仪器。直到 2028 年,那些沉睡的神经元才开始重新跳动。素世的大脑在混沌中抓取着破碎的记忆片段,从零岁开始,一点一滴地在虚构的维度里重塑人生。

于是在梦境的第一层,时间永远停留在 2020 年。

在那里,她是十六岁的长崎素世。没有惨烈的车祸,没有凋零的乐队,只有那个在樱花与微风中与她坠入爱河的千早爱音。那是一个温和的、被潜意识高度优化的避风港。在那层梦里,爱音是温柔的抚慰者,甚至会支持她接受所谓的治疗,因为那个爱音本身就是素世对“爱”最理想化的投射。

然而,2044 年的现实医学已经不再甘于沉默。

民用梦境干预技术的突破,让那些守在床边二十年的生还者们看到了一丝曙光。

那条短信。

那是现实的入侵。

当素世在梦中的 45 层公寓里听到那些诡异的声音、看到那些扭曲的蓝光时,那其实是第一层梦境正在由于外力的介入而崩塌。如果那一刻她选择从阳台跃下,那种剧烈的失重感本可以化作一道强力的“踢”,将她的灵魂直接踹回 2044 年那具肉身中。

但她的潜意识拒绝了。

潜意识是这个世界上最忠诚、也最残忍的保镖。为了保护素世不被现实那毁灭性的真相击碎,它启动了防御机制,将她推向了更深处的、被称为三重梦境的泥潭。

在那个梦中梦里，素世见到了十九岁的爱音。

那个爱音不再温和。

她是来告诉长崎素世，不要再往前了，如果再过一年，你就会出车祸，变成植物人。

她是素世极致爱意的具象化，也是潜意识最坚固的锁链。她偏执、疯狂、甚至不惜以谎言和恐吓来留住素世。她敏锐地察觉到了外界的干扰，于是试图通过不断地将素世拉入更深层的循环，来彻底隔绝现实的召唤。

那个十九岁的影子，本质上是素世在对自己说：“留下来，即使是死，也要死在有她的地方。”

关于大学生活，素世其实是经历过的，她的大脑屏蔽了她的记忆，又利用这些碎片构建出了 18 到 19 岁的场景。

然而，这种极端的防御机制是脆弱的。它像是过度负荷的软件，在出现的一瞬间就因为逻辑冲突而开始自我瓦解。那个试图囚禁素世的、带有敌意的爱音，在意识到素世那不可撼动的觉醒意志后，最终只能在梦境的夹缝中化作一滩悲哀的泡影。

素世的睡眠一直很浅，这在医学上被视为苏醒的征兆，但在潜意识看来，这是防御工事的漏洞。

在二十年中，现实的爱音在衰老，梦中的爱音在变幻。而长崎素世，正徘徊在十六岁的春季与四十岁的严冬之间。

但只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是哪个梦中，千早爱音都同样的爱着长崎素世。

长崎素世也同样的爱着千早爱音。

昨日恐惧症

薇欧拉被困在了同一天。

困在了她与藤都子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

每一次,当她从那种仿佛溺水般窒息的深沉睡眠中挣扎着醒来,窗外的景象都在恶劣地嘲弄着她。外面的天气总是不尽相同,但是都在下雨。

心情好差。

墙上的日历和手机上的日期却如同被铁钉钉住了,永远停滞在同一个日子。

脑干深处传来一阵仿佛要将神经撕裂的剧痛。

“头好疼……”

她痛苦地按住太阳穴,头部像是被钝器暴力地敲碎过,什么都想不起来,脑海里只剩下一些浑浊不清的色块在疯狂旋转。

自己与夜子老师初次见面的那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是晴天吗?天空的尽头,有那种如同流血般凄艳的落日吗?

应该是有的。直觉在意识深处固执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现在,她隔着玻璃看去,外面只是一片压抑到令人喘不过气的铅灰色阴天。天空低垂,仿佛随时会砸下来。

薇欧拉面无表情地推开窗户,将苍白纤细的手臂伸向灰暗的半空。细密而绵长的雨丝悄无声息地降落在她的掌心。水滴划过皮肤,带来一股直刺骨髓的凉意。

“去和她见面吧。”

她听见自己心里那个麻木的声音在低语。

可是,她缓缓收回湿润的手,看着水珠顺着指尖滴落在地板上。这是……第几日了?这已经是第几次轮回了?

薇欧拉向来是个行动力极强的人。但在这种不断被强行重置的虚无感中,她却难得地陷入了迟疑。她打不定主意要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忆的锚点,比如,写下日记。

很快,她就在心底厌恶地否决了这个念头。日记这种东西,对她这种习惯了伪装的人来说,简直就像是白纸黑字的罪证。她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需要向任何人忏悔,哪怕是向神明。谁会愚蠢到把那些阴暗算计写在纸上呢?那岂不是等

于主动撕开自己的咽喉，给别人递上了能够随时扼杀自己的把柄。

她不需要那种弱者的记录方式。

薇欧拉转过身，走向幽暗的玄关。她面无表情地从取出雨伞撑开。

随后，伴随着门轴发出的一声沉闷摩擦声，她推开门，踏入了门外那片被冷雨笼罩的东京之中。



薇欧拉在苍茫的雨幕中与零星的行人擦肩而过。

那些裹在各色衣物下的面庞，起初只让她感到陌生。但当薇欧拉微微侧过头，试图将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时，毛骨悚然的感觉攥住了她的胃部。

那些人的脸上没有任何五官。没有眼睛或口鼻，只有一片平滑到反光的曲线。就像是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雕刻细节的塑料假人。

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脸。

这是真实的吗？

这个念头刚刚在脑海中浮现，就被她迅速而粗暴地掐灭了。不，不要想太多了。对于这个世界随时随地崩坏の破绽，薇欧拉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衍生出了死水般的麻木。

推开书店的玻璃门，将外面的潮湿与阴霾彻底隔绝。收起还在滴水的雨伞，甩了甩水珠。

然后，在书架尽头，她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背影。

藤都子转过了身。

薇欧拉微微眯起眼睛，本能地端详着对方脸上的微表情，试图从中剥离出一丝可以利用的情绪。

然而，藤都子の嘴唇并没有动，半空中却突兀地响起一个毫无波澜的声音。

“…取样错误了，面部识别还没有安装呢……等一下，哦，薇欧拉小姐…抱歉…”

站在面前的“藤都子”面无表情，这种极度的割裂感使薇欧拉感到了一丝短暂的疑惑。

不过，她很快就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这种感觉十分怪异且令人作呕。她怀疑有人正在像摆弄提线木偶一样操控着她，将她焊在了一条早就预设好的轨道上，不允许存在分毫的偏离。

她的声带不受控制地振动，念出了一句台词。

“如果这次的邂逅是命运，希望能继续下去……”

“我明白，很多次了…”

薇欧拉眼前的空间瞬间发生了剧烈的扭曲。强烈的失重感与天旋地转的撕扯感贯穿了她的大脑。

当视觉的雪花点终于散去，她惊魂未定地回过神来时，书店已经荡然无存。

她正坐在了一间装潢温馨的甜品店里。

而在她面前那张干净的木质桌子上，正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杯色彩鲜艳的草莓芭菲。

三

“薇欧拉小姐,请和我交往。”

坐在对面的藤都子突然开口。声音很干瘪,念台词捧读的那个语调应该就是这样。

“夜子老师……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毕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薇欧拉听见自己做出了回应。但与此同时,她的头脑却陷入了一片泥沼般的混沌,尖锐的刺痛感让她忍不住有些痛苦地捂住了额头。违和感,无法抑制的违和感像冰冷的蛇一样在骨缝里蠕动。

“这样啊……对不起……薇欧拉小姐。”

藤都子没有再纠缠。伴随着这句道歉,她的表情在薇欧拉眼中变得模糊不清,像是电视的雪花屏一样。

周围的空间又开始发出撕裂感。薇欧拉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离开那间甜品店的了。她只记得自己机械地站起身,两条腿几乎是完全不受大脑控制地,自动将她一步步拖回了那个被称为家的密闭空间。

门锁咔哒一声合上,将外面的灰暗彻底隔绝。

“夜子老师……好奇怪啊。”

薇欧拉站在空荡荡的玄关处,原本带着伪装的脸庞阴沉了下来。

太奇怪了。今天发生的一切,被强行跳过的时间,毫无逻辑的对话,还有那个告白……今天所做的这些事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那个夜子老师……怎么会变成这副诡异的模样?

就在这死寂中,薇欧拉的心底突然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

她想写日记。

这种冲动来得突兀且不合常理。它不像是来源于大脑的自主思考,或者说,这种冲动传递的跨度并不在空间上。

那么在哪呢?只能是时间了吧。

薇欧拉像幽魂一样游荡到书桌前坐下。她的手在一排书籍中精准地划过,最终,精挑细选出了一本精致的日记本。

那上面还包着一层完整的透明塑封薄膜。那是没有开封的一本完完全全崭新

的日记本。

指甲刺破薄膜，薇欧拉缓缓翻开了日记本的第一页。

下一秒，她如同触电般僵在了原地，原本毫无波澜的瞳孔微微瞪大。

在那本应洁白无瑕的第一页纸上，赫然用血红色的字迹写着两行字。

第一行的笔触仿佛是用指甲蘸着鲜血生生抠出来的，上面说：

“这里不是东京”

然而，视线下移，第二行字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状态。

“你是对的，但是我逃不掉。”

比起第一行，第二行的字迹工整，那似乎是经历了无数次重置的折磨中衍生出的平静。

四

薇欧拉并没有感到惊恐。相反地，她竟然轻轻地笑了笑。

极度的震惊如同冰冷的寒水，反而浇灭了她脑海里那团泥沼般的混沌，让她的头脑久违地获得了一丝清明。

她的眼睛盯着纸面上刺目的红字，很快就剥离了恐惧带来的视觉欺骗。她能清楚地看出来，这些字迹不过是用普通的红色水性笔写成的。因为如果是用真正的鲜血书写，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血迹必然会氧化变色，呈现出陈旧衰败的暗褐色，绝不会是眼前这种艳丽的化学红。

薇欧拉面无表情，开始一页一页地向后翻动这本日记。

纸张摩擦的沙沙声在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每一页的字迹，笔锋的顿挫乃至某些字母习惯性的连笔，毫无疑问全都出自她自己之手。然而，无论薇欧拉如何在脑海深处搜刮，她对写下这些文字的过程都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

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七零八落近乎精神分裂般的交流。这些字迹的主人们似乎都对自身的荒诞处境感到疑惑与警惕。毕竟，当理智回到了脑子里，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活人，都不会把窗外那一堆死气沉沉，连脸部贴图都懒得做平滑处理的建模当成是真正的东京。

日记翻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字迹戛然而止。后面的书页是一片空白。似乎曾经在无数个今天和昨日里挣扎过的她，就只写到了这里。

日记本的每一页上，都没有标明任何时间和日期，各种笔触凌乱地交织在一起。粗略估计，可能有三四个薇欧拉，甚至是更多的薇欧拉，在同一本日记上互相留言，互相推翻。

通过阅读日记本上散落的描述，薇欧拉拼凑出了一个规律，每一天，那个顶着藤都子脸庞的躯壳，都会雷打不动地向薇欧拉表白。

“夜子老师难道是个被设定好程序的低级 NPC 吗？”

薇欧拉冷冷地想着，目光在错综复杂的字迹中快速搜寻，寻找着讨论。很快，她看到了这样一段对话。

“夜子老师的性格是不会允许她这样做的。”

另一段笔迹在下方回复：

“我明白,可是真的很奇怪。”

紧接着是另一段。

“我们对夜子老师的看法是一致的,她是在拖延时间吗?”

在这一页的最末尾,有人用力的写下了一句质问。

“没有人做出更激进的行为吗?”

而就在这句话的下方,隔了很长一段空白的边缘处,只有一句孤零零的…

“这太难了。”

五

薇欧拉觉得自己早就该这样做了。

难以名状的狂躁在她脑海中奔突游走,迫使她攥紧了那支红笔。在日记本的空白处,她用力地写下了一行字:

“你们,没有试过杀了夜子老师吗?”

笔尖离开纸面的那一刻,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重新合拢。

...

薇欧拉仰面躺在床上,空洞的视线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纹理。她的大脑还在不受控制地运转,她在想,明天要怎么做。

哦,不对。

薇欧拉干涩的眼球转动了一下。

明天永远不会到来。

这个冰冷的认知砸了下来。没来由的恐惧像潮水一样漫过了她的口鼻,剥夺了她呼吸的权利。紧接着,一阵尖锐的疼痛从深处爆发,如高压电流般狂暴地席卷了她的全身。

“啊……”

她痛苦地蜷缩起身体,喉咙里溢出一声颤抖的呻吟。

当时钟的跳字跨过 00:00 的那一瞬间,薇欧拉发现自己好害怕昨天。在午夜零点之后,她对那些不断重叠,堆积如山、甚至不知属于哪一个自己的过往,产生了生理上的恐惧。

一切都不真实。墙壁,床铺,窗外的雨声,乃至她此刻感受到的痛苦,全都透着虚假与荒诞。

薇欧拉突然回忆起了自己的年龄,丢掉了保护自己的伪装后,还剩下什么?

薇欧拉想起,灿烂的夏天可以被秋雨浇灭,不再灿烂的自己,还剩下什么?

一定像烟花一样吧,只是瞬间,然后,结束了。

她可能是病了。

“哦……”

薇欧拉眼角渗出了一滴没有温度的泪水,她听见自己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

声音喃喃自语。

“孤单…是这种感觉啊。”

这声音在空旷的卧室里回荡,带着无尽的凄凉。随后,在扭曲断裂如同乱麻般绞杀在一起的混乱思绪中,薇欧拉的意识在下坠,被拖拽着进入了梦乡。

六

薇欧拉起了床。

房间里的空气似乎不再像昨日那般沉闷得令人窒息了，她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窗外依旧在下着连绵不绝的冷雨。冰冷的空气顺着呼吸道涌入肺腑，她现在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吸入肺里的那一缕水汽。原来，昨晚一直没有关窗户吗？雨丝在窗台上积起了一滩水洼。

薇欧拉走到书桌前，翻开了日记本。

“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

在原本刺目的空白处，密密麻麻挤挤挨挨地填满了这三个字。鲜红的字迹重重叠叠，仿佛是用鲜血涂抹而成。在薇欧拉眼中，这满篇的红字仿佛瞬间活了过来，它们在纸面上扭动着交缠着，就像是钓鱼时用的那种红线虫。

看来又已经过了好多次轮回了。

其他的自己，为什么会如此懦弱？

薇欧拉感到一阵疑惑，但是这种退缩似乎又并没有超出她的意料太多。被逼疯和被驯化大概只是时间问题。

既然她们都不敢去杀，既然她们都被恐惧钉在了原地，那就由自己去杀吧。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推开门，朦胧而灰暗的雨丝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斜织着，仿佛一张巨大的网。薇欧拉撑开伞，面无表情地踏入了苍茫的冷雨中。

.....

甜品店里。

“夜子老师？”薇欧拉端坐在桌前，视线穿过那杯颜色鲜艳的草莓芭菲，落在了对面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

“怎么了？”藤都子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机械。

“能问你三个问题吗？”

“……好的。”

薇欧拉十指在桌下交叉。

“第一个问题,这里是哪里?”

“东京。”对方的回答没有任何迟疑。

“第二个问题,我还活着吗?”

“……没有。”

甜品店里的背景音似乎在这一瞬间被抽离了,死寂如同实质般压迫下来。

“第三个问题……”

薇欧拉低垂的睫毛微微颤动,随后抬起眼帘。眼眸中最后一丝光亮彻底暗了下去,深邃的瞳孔里只剩下决绝。

“夜子老师,我可以杀死你吗?”

七

“嗯…试一试吧?”

藤都子这样回答道。在声音里,薇欧拉竟然捕捉到了近乎雀跃的期待。就像是压抑已久的渴望终于等到了宣判的这一刻。

那么好吧,既然这也是你所期望的。

薇欧拉一直交叠在桌下的双手如同蛰伏已久的毒蛇般抽了出来。她的动作没有丝毫迟疑,手指灵巧而冷酷地一转,一柄折叠刀已经带着微弱的破空声划了过去。

这一刀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直奔对方脆弱的颈动脉而去。

然而,面对这致命的一击,藤都子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恐慌。她的身体甚至没有任何闪躲或防御的条件反射,就那么直挺挺地坐在那里。

刀锋毫无阻碍地送入了藤都子的颈窝中。

想象中割裂肌肉与血管的滞涩感,喷溅式的血液,甚至连金属撞击骨骼的阻力都完全不存在。那种感觉就像是用刀狠狠地捅进了一团空气里。

薇欧拉冷酷的眼眸里第一次出现了错愕。她皱起眉头,握着刀柄,甚至有几分不甘心,拿着刀往那具躯体的脖子里戳了戳。

随后,她将那把折叠刀缓缓拔了出来。刀刃光洁如新,连一滴血丝都没有沾染。

“夜子老师,”薇欧拉看着那具连个伤口贴图都没有刷新的躯体,“你的颈动脉呢?”

“对不起!”

原本死寂的空间里,藤都子的声音突然炸响。这声音终于有了鲜活的起伏,不再是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薇欧拉小姐,我前两天刚买的面部识别和生理模拟系统,现在物流太慢,货还没送到…我自己的电脑面捕只能用来进行虚拟形象的直播…很抱歉!”

“?”

薇欧拉罕见地愣住了。她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手里还握着那把原本打算用来杀人的折叠刀。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薇欧拉小姐,向你隐瞒了那么久……”藤都子慌

乱地连声道歉。

薇欧拉握着刀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你对我做了什么？”薇欧拉一字一顿地问道。

“薇欧拉小姐，真的……”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心虚，“说来话长了，你要听我慢慢讲啊……”

八

薇欧拉死了。

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昨天,藤都子不知道。时间在她的感知里也死了,也许所有人都死了比较好。

当藤都子急匆匆赶到那家医院时,她什么也没看见。还以为会见遗体最后一面,甚至连电影里那种抢救室的红灯都没有了,只有一条空荡荡的走廊和一片死寂。

她木然地跌坐在走廊两侧冷硬的金属长椅上。椅面的寒意透过薄薄的布料渗进皮肤,刺痛却无法让她的大脑清醒分毫。藤都子失神地盯着苍白的地板,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反复复地回荡。

薇欧拉小姐死了。

这代表着什么?

世界坍塌了?还是说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念想也被拔除了?

藤都子反而对自己没有追悔莫及感到愤怒,原来自己这么冷血啊。

放下吗?怎么放下?

她又怎么能释怀啊?

“嗯……要不要殉情呢?”

这个念头如同幽灵般在她脑海中浮现。恐惧是一种没什么用的情感,她在脑子里把这个因死亡而恐惧的念头随手掐灭了。

唉,好想解脱。

随后的记忆像是损坏的录像带,卡壳跳帧支离破碎,裂成无法连贯的色块。当藤都子像一具被抽干灵魂的行尸走肉,僵硬地把自己挪回那昏暗的房间时,她的手里只死死握着一个银灰色的U盘。金属的边缘在她的掌心勒出了深深的红印,她感觉不到疼痛。

医生并没有告知薇欧拉的死因。在那双冷漠的眼睛里似乎藏着许多讳莫如深的东西,但藤都子已经不在乎了。在这个时代,肉体的消亡早已不意味着终结。意识拷问不再是什么跨越道德底线的难事,或者说这东西本来就是一套冰冷且高效的程序。

通常，死者的意识体会被精准地复制为三份，其中两份交给血缘上的亲属，想来是交给她的父母了，而最后一份则会作为遗物，交递给死者指定的“最好的朋友”。

藤都子在昏暗的房间里垂下眼眸，自嘲地扯了扯嘴角。

无论怎么用她那逻辑去推算，薇欧拉最好的朋友都不该是她。起码，她知道自己不配。她那个时候只是个躲在屏幕后面的废人，她把薇欧拉当作那颗能够照亮自己腐烂生活的太阳，当作自己最完美的粉丝。

然后那一切都是假的。

足够了，藤都子很高兴能爱上薇欧拉。

但在薇欧拉小姐眼里，自己也许…也许…

同样重要吗？

她的遗嘱中，把意识托付给了我吗？

藤都子不敢细想下去。

但是，这个承载着意识的 U 盘，最后确确实实地落在了她的手里。

在浑浑噩噩的藤都子眼里，命运的错位甚至可以被称为扭曲的惊喜。因为在如今的数字技术下，一个被剥离了肉体的意识体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她缓缓收紧手指，因狂喜而颤抖着。

这代表着，从今往后，有一个薇欧拉完完全全地属于她了。没有任何人能来抢夺或干预。没有了躯壳，薇欧拉只能乖乖待在这个小小的金属盒里。

任她摆布。

扪心自问，她爱我吗？

藤都子对着安静的空气自言自语。

“她会理解我的苦心…”

黑暗中，电脑显示器幽蓝的微光亮起，倒映在她那双逐渐失去焦距的眼睛里。

“这个瞬间不会像烟火那样结束了。”

她将冰冷的 U 盘贴近自己的脸颊，

“你也会的，薇欧拉小姐！”

九

人类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或许就在于人类懂得如何用理智的枷锁去抑制自身的欲望。

但是藤都子觉得，自己根本克制不了那股对于薇欧拉的思念与冲动。

也许早就应该这样了，她想着。所谓的道德底线在发狂的执念面前当然是能说抛就抛的废纸。

呵呵。藤都子喉咙里溢出一声冷笑。对着一个连肉体都没有的意识体，居然产生了那种难以启齿的反应…这样的自己，还配做人吗？

她麻木地打开电脑。荧幕幽蓝的光打在她那脸庞上。在一个论坛里，藤都子尝试找到一些能够满足她阴暗想法的回答。

电脑桌的边缘，那个银灰色的 U 盘静静地躺在那里，金属外壳上还沾染着略显湿润的水迹。

不，并不阴暗。藤都子在心里执拗地反驳着。动物的本能，那是生命最原始最诚实的渴求，怎么会被轻蔑地说成是阴暗呢？

所以，她毫无波澜地滑动着鼠标，浏览着那些关于意识体奇怪玩法的帖子。

“把意识体当 cup，道德上有问题……”

“乐乐，意识体什么时候有人权了？不过就是个插个电它就跟你说话的东西罢了。”

“给 U 盘配了这谁能绷住（笑哭）”

“哥几个，我想退出了”

“lz 牧师了，哦对了，呼叫 85”

“意识体确实没有被纳入人类的范畴啊，从医学角度来看，意识体甚至连动物都不是，把这东西当做生前的朋友或亲人，难道不会感觉很冒犯吗？以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就已经能做到 80% 了。”

屏幕上的文字不断滚动，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粗鄙的文字交织在一起，这个帖子里的看客们显然因为意识体到底该不该被当成玩具这样发泄，吵得不可开交。

藤都子冷眼看着这些字眼，脑海里却突然劈过一道闪电。灵光乍现。

是了。

U 盘说到底，只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铁块而已。对着一块冷冰冰的金属那样做，无论怎样去触碰都太可悲了。

她想重新看见薇欧拉的脸。

那张让她甘愿沉沦的脸。

藤都子死水般的眼睛里终于燃起了一簇火苗。

她知道怎么做了。

十

要不怎么说,科技是一把血淋淋的双刃剑呢。

在昏暗的屏幕荧光下,藤都子盯着跳动的下载进度条,嘴角勾起一抹神经质的弧度。她也许是第一个敢于踏过这条禁忌红线的人。在此之前,人类意识体伦理的边缘试探,却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真正实施这个堪称丧心病狂的想法。

薇欧拉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十六岁。那具躯壳,早早地化作了一捧毫无温度的灰烬。十六年,太短了。她要给薇欧拉完整的一生。

记忆的碎片在寂静中拼凑。藤都子回想起了之前 MewType 举办线上 Live 时的场景。

那时候,她们使用着一种视觉投影,只需要搭建一个足够宽广的 3D 房间,再将虚拟形象投射其中,逼真程度和现实世界一模一样。

这种虚拟空间技术貌似来自于弦卷集团。

如今,这种级别的 3D 建模技术早就廉价到了民用的地步。她敲击着键盘,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在开源的数据库里将整个东京市的建模数据拖拽进了自己的电脑里。

街道的走向建筑的纹理,甚至于每一条暗巷都做到了和现实的 1:1 完美还原。在过去,如此庞大的建模会占用数百亿 TB 的内存空间,而现在,随着数据压缩技术的数次迭代,藤都子这台平时只用来画画和直播的电脑里,竟然硬生生地装下了一个名为东京的庞然大物。

藤都子并不擅长使用电脑,她只懂画画,也许还会写点小说,但是太便捷了,东京市的建模就算拖进游戏启动器里都能运行,几年前,为了让意识体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款模拟软件。

当软件安装成功的提示音在房间里响起时,藤都子的呼吸停止了。

一个现实摆在了她的面前。在这座由她亲手构建的东京里,她可以操纵薇欧拉的人生了。

十一

后世的医学界发现,脱离了肉体凡胎的意识体依然会患病。

这听起来甚至有些幽默,一枚被封装在冰冷金属外壳里,理论上已经超脱了生老病死立于不败之地的 U 盘,竟然也会患上无药可医的不治之症。

病理学档案中,医学界将这种症状命名为:“双日叠合性认知混沌综合征”。

在民间,人们更习惯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它——

昨日恐惧症。

患上这种病的意识体,其潜意识中处理时间的逻辑会被摧毁。他们会不受控制地将今天与昨天中相似的部分重叠,缝合。因为连续两天的相似性在感知中被异常地放大,患者会陷入逼真的时间知觉错乱。他们会产生同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正被永远地锁在同一天里,进行着永无止境的的轮回。

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决策系统的崩坏。患者的意识会进入混沌状态,就如同物理学上的双摆系统。他们对任何微小的外界扰动都变得敏感,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激进甚至玉石俱焚的破坏欲。

直到那时,傲慢的活人们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一个事实,原来,躲在铁壳里的意识,也是会自杀的,原来,脱离了躯壳的灵魂,也是会杀人的。

起初,医学界将这一切归咎于环境。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早期意识体的生活方式与普通人类存在着巨大的沟壑,生存的环境过于恶劣粗糙且死板。那种无处不在的违和感与空间的逼仄,会使意识体首先患上幽闭恐惧症,然后再从一堆乱七八糟的神经疾病,最终演变成昨日恐惧症。

然而,事实却给出了最冰冷的一记耳光。

在并不遥远的未来,随着技术的爆炸,意识体已经获得了和现实世界无限接近,甚至真假难辨的庞大生活空间。他们呼吸,行走,交谈,和现实中拥有肉体的人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昨日恐惧症却依然像一个挥之不去的诅咒,成为了数字世界里的高发病。

十二

“真的，薇欧拉小姐，你要相信我，真的是这样的……其实外面才刚过了两天而已。”

藤都子的声音因为久不见天日显得有些干涩，“但是这个模拟器底层的时间流速貌似不太一样，卡死在这个区间里了……我调整了好久，后台只剩下默认的自动化预设选项，所以系统才会一直控制着我的模型，每天准时去跟你表白……”

藤都子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对薇欧拉几乎没有任何隐瞒。当然，她隐瞒了自己刚拿到这个 U 盘时，是如何把薇欧拉毫无反抗能力的建模翻来覆去的观赏的。

藤都子的声音咽了口唾沫，继续慌乱地解释道，“我特意计过时……在我离线的时候，系统为了维持意识体的逻辑运转会自动托管，通常是现实里的二十分钟就折算为一个完整的昼夜。然后每一次剧情节点触发，托管 AI 都只会选择预设的第一项……”

薇欧拉沉默地站在原地，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甚至根本不需要动脑子去猜，那个所谓的预设第一项，必然就是那句“薇欧拉小姐，请和我交往”。

一股沉重的失落感，无声地漫过了她的四肢百骸。

原来是这样。

这并不代表日记本里那些字迹的主人是懦弱的。其他的自己从不曾退缩，她们只是运气太差，没有恰好撞上藤都子本尊在线的这一刻。

日记本上那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做不到，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杀不死，对方模型般的躯壳连痛觉和死亡判定都没有加载，任凭她们如何将利刃刺进对方的咽喉，也不过是徒劳。

……

在后世的文献里，医学界始终未能查明名为昨日恐惧症的恶性认知障碍，其最初的源头到底是谁。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串最终席卷了全球的意识瘟疫，其第一例有极大的可能就是薇欧拉。

对于昨日恐惧症所引发的精神分裂与人格解离，医学界从未达成过统一的共识。但普遍的看法是，意识体本就具有极易被复制，切割成无数份的数字特性。即便

人类早已掌握了所谓的提取技术,但在复杂的脑电波与真正的主观思维之间,依然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人类甚至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搞清楚,被剥离了血肉的意识体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它们的存在方式与真实的人类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而作为灾难的第一例,薇欧拉当时的病情,实际上已经恶化到了一个程度。

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她竟然已经能够在了一本空白的日记本上,与无数个不同时态不同轮片下的自己,进行对话与共存。

十三

事到如今，薇欧拉突然开始好奇，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

也许是一场荒诞的意外事故吧。嗯，就算是意外事故好了。

她脑海中关于生前最后的画面，永远停滞在了一场冰冷刺骨的大雨中。她清楚地记得，那时的自己状态糟糕透顶，情绪很失落。

在薇欧拉原本的信条里，除了真正的死亡，任何形式的失败都是可以接受，甚至被翻盘的。

她不觉得单凭那点低落的情绪就能导致生理机能的停摆。但冰冷的事实就是她死了。而且，如今作为被困在 U 盘里的意识体，自己竟然完完全全沦为了藤都子的所有物。

啊……竟然是所有物吗？

这个词汇在她的脑海里掠过，现在她的记忆，她的喜怒哀乐，甚至她存在的这具躯壳，一切的一切，都属于藤都子了。

薇欧拉在心底冷漠地做了一个假设。生前的那个雨天，她死在了某处。死因可以是一场猝死，可以是一辆失控撞来的大运，或者干脆荒诞一点，是被一颗从天而降的陨石当场砸死了。死法已经不重要了，总之，她死了。

然后，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她那向来清醒的神志也许有过那么回光返照般的驻留。在弥漫着血腥味的嘈杂环境中，面无表情的急救医生会例行公事地俯下身，询问她死后该如何划分意识体的所有权。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的意识体能被精准地拷贝为很多份，但法律最多允许三份，那是完全的复制粘贴，绝不会出现任何一丝性格上的残缺与失真。

在如今乃至更加遥远的未来，意识体所有权的归属，是比任何巨额财产的遗产划分都要重要千百倍的。它决定了一个人死后，灵魂将以何种姿态继续苟延残喘。

然而，自己在那种环境下，竟然把其中一份意识，主动送给了藤都子？

薇欧拉垂下眼眸，发出一声叹息。

这声叹息在寂静的空气中消散，仔细想来，这种决定，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十四

“好啊，我答应你…我是说交往。”薇欧拉平静地开口。

听到这个回答，藤都子并没有露出预想中的狂喜。相反，她眼底那原本就微弱的光亮黯淡了下去。

“薇欧拉小姐。”她唤了一声。

“什么？”

“请允许我监禁你…”

“可以哦，夜子老师。”薇欧拉微微扬起嘴角，回答得没有哪怕一秒钟的迟疑。

藤都子显然没有预料到对方会答应得如此爽快，那张原本没有表情的脸庞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错愕的裂痕。

看着对方的反应，薇欧拉的眼神变得嘲弄。

“夜子老师，你在想什么？这难道不就是你我以后最基本的交流方式了吗？”

是的，还有什么好挣扎的呢。一个意识体，早就已经无路可逃了。从那一刻起，藤都子就已经拥有了对薇欧拉如同造物主般的支配权。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们两个，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本就彻底失去自由的灵魂而言，再加盖一层枷锁，不过是用来满足欲望的锦上添花罢了。

薇欧拉微微歪着头，想了想。

“嗯……夜子老师，请给我一天的时间思考吧。把电脑开着，不要离线，这样我们之间的时间流速应该就是完全一致的了。但无论如何，一天以后，我都会由你支配…”

她语气轻柔。

但薇欧拉很清楚，她已经病了。昨日的恐惧正在肆意蔓延。她同样知道，如果现在就顺从藤都子，将主从关系钉死，那么这个空间里昼夜交替的循环也许会就此强行停止。

一旦环境发生不可逆的剧变，她脑海中，甚至那本日记本里分裂出来的无数个自己，极有可能会失控，从而产生崩坏。毕竟，看着日记本上那些血红的字迹就知道，那些自己的精神状态和现在的她如出一辙，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

在无尽的混沌中，薇欧拉终于隐隐约约地触摸到了解法。那是一个疯狂的念

头。

但她需要时间。她必须用这最后的一天细想清楚。

十五

薇欧拉的确是个天才，她对自己大脑的开发程度深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在很久以后的未来，医学界其实是找到了治疗昨日症候群的方法的。然而，提出并试图推行这套治疗方案的医疗团队，最终全都被以反人类罪的罪名执行了死刑。

原因无他，这种所谓的治疗方法一旦在病患的脑海中展开，就等同于在意识体中掀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自那以后，人们默契地对这种治疗手段再也不发一言。在未来那些属于意识体的漫长岁月里，唯一被公认的真理只有一条，在这个世界中，他人对自己造成的威胁，远比自己对自己的威胁要小得多。

这与人类的社会法则截然不同。生存的残酷铁律，从萨特口中的他人即地狱，成为了自己即地狱。

而薇欧拉，是第一位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对自己展开这种治疗的疯子。

.....

薇欧拉回到了家。

门在身后沉重地合上。她在昏暗的客厅里，开始反复踱着步。皮鞋的鞋底敲击着地板，发出单调沉闷的回响。

为什么？

为什么啊？

意识体，本质上是可以被无限复制粘贴的数据。正因如此，它们在底层逻辑上的分裂性，是强悍的，甚至超越了恶性增殖的癌细胞。

为什么。

意识体……是可以被杀死的吗？

没有试过。在现实的认知里，在这个空间里，从来都没有试过。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一阵剧烈的疼痛再次毫无征兆地席卷了全身，薇欧拉手指抓着自己的头发。

是的吧,应该是这样的吧。

在患上这种绝症之后,这个系统里每经过一次昼夜的交替,那无法消解的违和感与错乱的时间知觉,就会在潜意识里,分裂出一个全新的,独立的自己。

而一个意识体,绝对不会与另一个意识体,存在于同一个昼夜里。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这个折叠的牢笼里,薇欧拉有很多。无数个,密密麻麻的,寄生在不同时间里的薇欧拉。

只要能被赋予价值,薇欧拉就会一次次地重生。

客厅里杂乱的脚步声戛然而止。

薇欧拉停止了踱步。她低垂着头,凌乱的发丝遮住了她的眼睛。肩膀开始不可抑制地微微颤抖,随后,从她喉咙里,溢出了一连串轻轻的笑声。

那些薇欧拉,会和她抢夺生存的养分。抢夺记忆,抢夺理智。

薇欧拉之间,是无法和解的。

薇欧拉,才是薇欧拉的死敌。

她终于明白了。

薇欧拉,即地狱。

十六

一天后。

藤都子的家里。

薇欧拉被五花大绑,固定在一个冰冷的金属架子上。绳索深深勒进她苍白的肌肤里,勒出了一道道刺目的红痕。

薇欧拉能感觉到一阵阵的不适感,但是这种感觉很轻微,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水箱。如果说意识体的生活模式和感知,是直接与他们的主观思维挂钩的话,那么薇欧拉的这种不适感可能会一直如此微弱下去。因为在她的心底,其实早就已经不抗拒这种处境了。

那根求生的弦似乎已经松弛,她没有了挣扎的念头。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她想活下来,就必须去做一些无法被原谅的事。

“夜子老师,你知道吗?”

薇欧拉被悬吊在半空中,微微垂着眼眸,“你对我肉体的兴趣,和对灵魂的兴趣,是相等的。”

薇欧拉看向藤都子。

“你的那个……生理模拟系统,应该还没有到货吧?所以,你现在对我施加的这些浮于表面的欲望,在实质上是毫无意义的。”

空气安静了几秒钟。

“可是……”藤都子的声音在昏暗中缓缓响起,“能用眼睛看,就已经很好了啊?”

“唉……”

薇欧拉不再争辩,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在被按下了暂停键、不再有昼夜交替的时空里,整整七十二个小时,如同齿轮般缓慢地碾了过去。

藤都子终究是个人类,她无法坚持二十四小时不睡觉,有时候必须关闭电脑去休息。如果不关机而选择让电脑待机的话,时间久了依然会触发系统的自动托管代理,那二十分钟一次的轮回是绝对躲不过去的。

但是现在,因为监禁的设定,这个空间里的昼夜被强行停止了。没有了时间的刻度,薇欧拉被困在这个静止的昼夜里,她对时间流逝的感知被无限地拉扯延长,

每一秒都被放大成了令人窒息的煎熬。

这很痛苦。是足以把人逼疯的清醒的折磨。

薇欧拉缓缓闭上眼睛。

没有办法睡觉。脱离了肉体的生理机制，在这个牢笼里，她连通过睡眠来逃避现实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唉……

她是不是太仁慈了？

薇欧拉在无尽的黑暗中这样静静地想着。

她即将要做的那些事，究竟是不是对的？

可是……真的，好想活下去。

然而，想要活下去，就注定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是所有分裂出来的薇欧拉叠加在一起的痛苦。在这个脆弱的生态里，一旦这种相安无事的平衡被她亲手打破，她就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成为所有自己眼中必须被抹杀的死敌。

真的是死敌吗？倒也不见得吧，因为想要活下去是很正常的念头。

嗯……

那就等藤都子再次上线之后，问问她的意见吧。

被紧紧捆绑在金属架上的少女，嘴角勾起了一个冰冷的微笑。

薇欧拉需要为自己将来的暴行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十七

没有什么道德与不道德的，她们不过是各取所需。薇欧拉在心底冷漠地想着，只要你一开口，言辞就是能够让我下定决心的良药。

空气中的静止感微微一颤，藤都子回来了。

“夜子老师……”薇欧拉被悬吊在半空，微微垂着头，沙哑的声音在幽暗的房间里幽幽响起，“你想抱憾终身吗？”

“不想。”藤都子的声音很直接。

“嗯……那真的很好。”薇欧拉嘴角扯出一抹弧度，“如果我说，我得了一种病，已经命不久矣了呢？”

短暂的死寂。

“你中病毒了？”藤都子的语气里透着茫然。在属于人类的有限认知里，这是她对一个数字生命患上绝症唯一合理的解释。

“呵呵……都差不多吧。”薇欧拉没有去纠正她，她的声音很虚弱，“夜子老师，再给我一天时间吧。”

“你是指什么样的一天？”

“你们那里的一天。”薇欧拉缓缓抬起沉重的眼皮，“之后，你需要把电脑关掉，让这里的昼夜被系统托管。就按二十四小时算吧，然后，你就可以重新打开了。”

“之后会怎么样呢，薇欧拉小姐？”藤都子的声音里难得地浮现出了不安。

“不会怎么样的，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再见到我。”

“好，我答应你。”

话音落下的瞬间，勒进皮肉的绳索凭空消散。失去支撑的薇欧拉重重地跌落在地板上，她麻木地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随后，她从地上爬起，拖着虚浮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向那扇门，推门而出。

门外，依旧是那场连绵不绝的阴冷雨幕。

冰冷的雨水瞬间打湿了她单薄的衣衫。薇欧拉在苍茫的灰暗中回过头，隔着朦胧的水汽，她看到代表着藤都子的那个建模正站在门口的阴影里，静静地地注视着她。

“夜子老师，那一天……”薇欧拉站在雨中，“你朝我做了一些奇怪的动作，然后

落荒而逃的时候,我以为你要对我说一句话。你要猜一猜吗?”

“啊……那个……”门内的藤都子显得有些慌乱,“是一句名言……还是我自己……”

“是一句名言,歌德的名言。”

薇欧拉打断了她。她站在那片冰冷雨幕下,嘴角慢慢扯出了一个笑容。滚烫的眼泪不受控制地从她的眼角滑落,瞬间就被冰冷的雨水冲刷,吞噬。

“我数三个数,我们一起说吧?”

“三。”

“二。”

“一。”

“我爱你…与你有何相干?”

十八

“夜子老师，我们七十二天后见。”

那扇门彻底关上了。现实中的二十四小时，在这个以二十分钟为一个昼夜循环的代码里，被拉长成了整整七十二天。

治疗昨日恐惧症的唯一方法是：

杀死自己。

有多少就杀多少。

这是一场只能由自己独自去完成的屠杀，用来抑制意识体在循环中不断裂变的增生。而最让人绝望的是意识体在这个空间里的一切感知都与主观思维相连。这意味着，当利刃刺破皮肤，整个生命消失的过程，都会是百分之百身临其境的真实。

但这都是后话了。眼下，薇欧拉首先要做的，是逃出即将重置的昼夜。

她大约还有半天的时间。只要在这个循环结束时，她能从系统的检测范围内离开被判定为消失就可以。

如果失败了，那么在下一次刷新时，她就会被强制移动到第二天醒来。而这个所谓的第二天，与昨天之间，也许已经隔了很遥远的距离，因为在那中间的夹缝里，早已密密麻麻地塞满了无数个其他意识体的昼夜。

这座虚假的东京虽然粗糙，但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依然在维持着运转。

薇欧拉拖着虚弱的身体，走进了一个地铁站，上了一列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惨白的灯光闪烁着，坐在座位上的乘客们全都是一些没有进行精细渲染的建模。他们没有脸，只有一片平滑的反光，随着车厢的颠簸，像一堆没有生命的肉块般机械地摇晃着。

凭借着近乎执拗的意志力，薇欧拉终于走到了东京的尽头。

东京的尽头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片突兀被割开的平面。再往前，就是令人头晕目眩的空白的深渊。

薇欧拉拖着步子走到深渊旁边，探出头向下望去。下面没有底，依旧是那种足以吞噬一切的刺目空白。原来，这座宏大的虚拟东京，竟然只是矗立在一张单薄的纸上。

她缓缓伸出手，手指小心翼翼地触碰到了那个世界边界的边缘。

几乎是在接触的瞬間，指尖就被无声无息地割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这张承载着整个世界的纸根本没有任何厚度，如果在水平的角度去看，这张纸甚至会直接从视线中消失。正因如此，这条没有厚度的边界，便成了这个世界上最锋利的刀。

薇欧拉在心里盘算着。只需要离开这片东京的建模区域，让系统判定她消失就可以了。

但她绝对不能就这么直接跳下去。深渊里没有任何受力点，一旦掉进那片空白，就永远也上不来了。她需要一个能让她既离开地面，又能挂在这张纸上的东西。

比如，一辆汽车。

只要把汽车的头部开出边界，悬空在深渊之上，然后自己待在车头，就能完美卡在系统的判定盲区里。

薇欧拉根本不会开车，在生前短暂的十六年里，她从未碰过方向盘。但是，分清油门和刹车的位置，对她来说还算不上什么难事。

车是可以直接开的，薇欧拉怀疑这可能是搬了一些游戏的参数。

引擎的轰鸣声在街道尽头响起。在经历了几次撞击和刺耳的轮胎摩擦声后，她成功了。

这辆小轿车，前端已经有一部分超出了东京的地图边界，死死地卡在那张锋利无匹的纸上。因为整个车身的大部分重心依然留在坚实的地面，所以完全不必担心它会坠入那片虚无的空白。

一切准备就绪。

薇欧拉从驾驶室里爬了出来，沿着倾斜的挡风玻璃，面无表情地坐到了悬空的引擎盖上。

冷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天空被渲染上了一层凄艳如血的晚霞。薇欧拉坐在那里，身下是万丈空白的深渊，身后是虚假的城市。她轻轻晃动着悬空的双腿，宛如一个坐在悬崖边看风景的女孩，静静地，看着远处那一轮硕大的夕阳，一点一点地沉落下去。

十九

薇欧拉在冰冷的引擎盖上蜷缩着睡了一觉。

很冷，好在这片被切割出来的东京边界地带，并没有城市中心那些连绵不绝的阴雨。

当薇欧拉被刺目的光线唤醒时，那一轮太阳，正从她背后冉冉升起，将她单薄的影子长长地投射在街道上。

这已经是昼夜的另一个循环了。

她成功逃出来了。从此刻起，那个托管系统彻底丢失了她的坐标，对她而言，那些强制的判定和重置已经相当于一团毫无意义的空气。

但是杀戮才刚刚开始。薇欧拉需要一把武器。以她现在这副随时都会在精神分裂中崩溃的衰弱状态，最需要也是唯一能提供绝对杀伤力的东西，就是枪械。

东京警视厅的大楼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她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过了几个街区。越过那些如同塑料假人般僵硬，连五官都没有的警员建模，薇欧拉费了些力气，砸碎了枪械室那粗糙的玻璃贴图。在翻找了片刻后，她终于拿到了一把沉甸甸的黑色手枪和若干散装的子弹。

冰冷的金属质感贴着掌心，火药的气息稍微稳住了她那摇摇欲坠的理智。

将子弹一颗颗压入弹匣，薇欧拉顺着原路，开始朝着自己那个被称为家的方向折返。

脚步越来越快。时间也许已经不够了，在那条她刚刚逃离的时间线里，每一次托管系统的循环，都会在那个家里刷新出一个自己。这么算下来，她必须得尽快赶到，在那些同位体失控之前，由她来完成收割。

当她踩着水洼，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家门口时，门轴转动声突兀地响了起来。

薇欧拉停下脚步，冷冷地抬起眼眸。

她正好看到另一个薇欧拉推开大门，从阴暗的玄关里走了出来。

雨丝再次绵密地飘落。那个同位体站在台阶上，远远地看到了站在街道这一头的自己。在那一瞬间，同位体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了错愕与疑惑，那双眼眸里，此刻塞满了对这现实的不敢置信。

面对着那张与自己完全一模一样，连细微表情都如出一辙的脸庞，薇欧拉的心

底没有泛起哪怕一丝一毫的波澜。

她没有丝毫的犹豫。

抬臂，瞄准。食指冷酷地压下。

她扣动了扳机。

“砰——”

一声沉闷而暴烈的枪响，粗暴地撕裂了东京的死寂。硝烟在冷雨中弥散。

子弹精准地贯穿了目标的头颅。那个站在台阶上的薇欧拉就像一具木偶，重重地砸向了地面，再也没有了声息。

一个自己死去了。

薇欧拉垂下枪口。她站在雨中，闭上眼睛，感受着脑海中那股一直要将她逼疯的撕裂感。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在同位体倒下的那一瞬间，她竟然真的觉得，自己那不堪重负的大脑稍微好受了一些。

二十

在阴雨连绵的东京街头，一个单薄的少女正拖着一具尸体，在积水的柏油路面上缓慢地前进。

雨水冲刷着她们。那具被拖行的尸体，有着和少女一模一样的面容，一模一样的身。尸体的脚跟在地面上拖拽出一道长长的水痕，像是一条丑陋的伤疤，横亘在这座虚假死寂的城市里。

薇欧拉一路拖行，直到黑色的海水出现在视野尽头。她面无表情地松开手，将那具沉甸甸的躯壳推入了冰冷的东京湾。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落水声，那个自己被漆黑的海水彻底吞噬，连一丝涟漪都没有留下。

做完这一切，薇欧拉走到了一座巨大的跨海大桥下，颓然地坐了很久。

宏伟的桥身如同钢铁巨兽般遮蔽了漫天凄冷的风雨。她浑身湿透，冷得不受控制地发抖，牙齿发出细碎的碰撞声。为了驱散这股严寒，她费力地找来了一些杂物，生起了一堆微弱的火。

火光摇曳。既然有了温度，在跳动的暗红色焰光中，薇欧拉的胃部突然痉挛起来。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名为饥饿的折磨。

如果不吃东西，会死。

如果不喝水，也会死。

残缺的生理系统似乎在接管了她的逻辑。薇欧拉曾试图走进路边那些随处可见的便利店，撕开货架上包装精美的食物。但是那些东西咬起来就像是坚硬的石块。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无关紧要的背景贴图，根本没有人去给它们做物理引擎和交互的适配。

但是她却拥有一个永不枯竭的食物获取渠道。

薇欧拉冒着雨，走进了那家甜品店。

在靠窗的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两杯色彩鲜艳的草莓芭菲。那是系统为了执行告白剧情而刷新的拥有完整交互属性的道具。

薇欧拉坐下来，拿起勺子。在接下来的七十天里，这两杯每天都会准时刷新的草莓芭菲，将成为她维持生命运转的唯一食物。

.....

后来,时间在重复的杀戮中失去了刻度,感觉像是过了很久很久。

也许实际上只过去了十几天吧,薇欧拉在心里麻木地记着数。

这份收割自己的工作,其实算不上太累。在每一次被截断的昼夜循环里,通常只会刷新出一个薇欧拉。而每当那声枪响结束,每当她亲手杀死一个同位体,她脑海中那种要将人撕裂的症状就会减轻一分。是她在这个地狱里唯一的镇痛剂。

后来她甚至发现,如果在某一个轮回结束后,因为症状的好转而没有而分裂出新的薇欧拉,那么,那个死板段底层逻辑就会向后检索,从昨天甚至更早的昼夜里,抽取一个同位体填补进来。

如果是这样,那也挺好。这就意味着,她连昨天的薇欧拉也能一并杀死。

日子变成了一条流水线。

每天的工作只有三个简单的步骤,开枪,搬运自己,然后投进深不见底的东京湾。

二十一

薇欧拉像往常一样，在清晨，蹲守在自己家那扇大门前。

等待着猎杀下一个刷新出来的自己。

然而今天，打破死寂的并不是门轴转动的摩擦声。一股冰冷的寒意毫无征兆地逼近，紧接着，后脑勺被一个坚硬，透着死亡气息的金属管状物死死顶住了。

那是一把手枪。

薇欧拉没有任何惊慌。她甚至连呼吸的频率都没有改变，只是缓缓地举起了双手。根本不需要回头，那股源自灵魂深处熟悉感就已经清晰地告诉她，站在背后拿枪指着她的，是她的同位体。是另一个薇欧拉。

“你是怎么做到的？”薇欧拉冷冷地开口。

“日记本。”背后的声音和她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波澜。

“死人是无法传递信息的。”薇欧拉垂下眼眸，那些被她沉入东京湾的自己，怎么可能留下预警。

“薇欧拉，你很聪明的。”背后那个属于她自己的声音轻声说道，“仔细想一想。”

脑海中那团长久以来纠缠不休的混沌，似乎在这一刻被撕开了一道裂缝。薇欧拉感受着脑干深处那已经不再如同烈火烹油般剧烈的疼痛，恍然大悟。

“哦……我的病，已经好了一半了，对吗？”

“嗯，你做的很好。”同位体的语气里甚至带着欣慰。

随着一场场自相残杀，症状得到了大幅度的抑制与减轻。然而，副作用也随之降临，在症状消退的过程中，那些原本被割裂在不同昼夜里的薇欧拉，彼此之间的联系竟然变得越来越紧密。犹如一滴墨水在清水中晕开，她们的认知与记忆，正在逐渐趋于同步。

背后的那个薇欧拉，拥有了她杀戮的记忆。

“开枪吧。”薇欧拉闭上眼睛，“你来替我活下去。反正我们都是薇欧拉，都一样。”

“哈哈，不一样的。”

背后的同位体突然毫无征兆地笑了起来。

“如果我开枪的话，就会立刻继承你现在的坐标，承担你所有的痛苦。”同位体

抵在她后脑上的枪口微微颤抖着，“我不想体验这种令人发疯的痛苦。相信我，薇欧拉，在之后……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和你分享这份痛苦。”

“你想让像我这样的薇欧拉活下去？”薇欧拉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起伏。

“不然呢？”同位体的声音重新变得冰冷，“你只是比我们稍微冷血了一点，也更适合这个地狱。当初那个脆弱的平衡是由你亲手打破的，你要负责任。”

短暂的沉默。

“好啊。”薇欧拉应允了。

“薇欧拉，我命令你，转过头来。”

薇欧拉放下高举的双手，缓缓转过身。视线交汇的瞬间，她看见了另一个自己。那个与她穿着衣衫的女孩，在灰暗的晨光中，正对着她灿烂地笑着。

那笑容无比明媚。

“薇欧拉，接下来，你不需要再浪费子弹了。”

同位体依然保持着那个灿烂的微笑，手腕利落地一转，将那把黑色的手枪，抵在了她自己的太阳穴上。

没有任何犹豫，她扣下了扳机。

“砰——”

沉闷的枪声撕裂了清晨。血花在雨幕中绽放。

她倒在了积水的街道上，死了。

二十二

薇欧拉终于彻底明白了那句话的含义。是的，她确实不需要再浪费哪怕一颗子弹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荒诞的戏码开始反复上演。有些时候，当她在阴暗的角落里蛰伏时，后脑勺依然会被冰冷的枪管死死顶住。那些同位体费尽心机地绕到她背后，却根本不为别的。她们举起枪，仅仅只是为了居高临下地羞辱她。

在证明了薇欧拉的失败之后，她们会当着她的面，干脆利落地调转枪口，对自己开枪自杀。

鲜血溅在薇欧拉苍白的脸上，那是在用死亡嘲笑她：

我们与你一模一样。

我们的意识逐渐相通。

你这般屠杀我们，并不意味着你是胜利者。

你引以为傲的计谋，对于我们而言，毫无用处。

只是因为，没有哪一个灵魂，愿意代替你，去分享绝望与痛苦罢了。

薇欧拉，都是自私的。

三十天。

四十天。

五十天。

时间在这个逼仄的牢笼里，变成了粘稠的毒药。在日复一日的神经紧绷中，薇欧拉那千疮百孔的精神，竟然从中品出了一丝乐趣。她开始主动地和自己玩起了躲猫猫游戏。

薇欧拉将家里那些毫无意义的窗户和多余的房门，一扇接着一扇，严丝合缝地彻底封死。她的家原本面积很大，但在这种改造下，硬生生变成了只留下唯一一个出口的铁桶。

然而，即便到了这种地步，仍然有那么几次，薇欧拉失败了。

当那熟悉的枪口再次抵住她的后脑时，那个同位体的声音像毒蛇吐信般在耳边幽幽响起：

“薇欧拉，你一直都是一个天才。你应该很清楚，在这个鬼地方，你的存在方式，

本质上是和你的主观意识绑定的。我想,只要你愿意,你是有办法把自己弄疯的吧?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手段,你只需要在脑子里去想几个问题而已呀。”

薇欧拉的瞳孔猛地收缩。

是的,意识体的主观认知是能够直接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扭曲和改变的。她能敏锐地猜出来,背后这个同位体究竟对空间做了什么手脚,才无视了那些被封死的门窗悄无声息的逃了出来。

但是,薇欧拉咬着牙,不允许自己顺着对方的话往下细想。

她脑海中的理智目前还勉强受她自己的操控,但她比谁都清楚,自己距离彻底的崩溃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想要达成同位体口中那种扭曲环境的效果,就必须从根本上摧毁自己的认知逻辑。那需要把黑的强行想成白的,把死板的墙壁看作流动的空气。

那和自我催眠没有任何区别。一旦跨出那一步,一旦彻底否定了现实的锚点,她就会彻底疯掉,再也无法回头了。

二十三

薇欧拉将最后一个自己面无表情地掷入了东京湾。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落水声，黑色的海水贪婪地吞噬了那具一模一样的躯壳。冰冷的海面起起落落，泛起微弱的白色泡沫，随即又归于平静。

薇欧拉独自坐混凝土桥墩上，失神地望着。

结束了。现在，这个庞大的世界里，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脑海中那如同无数把钢锯在日夜拉扯的剧痛彻底平息，她再也感觉不到任何同位体的存在，连一丝一毫杂乱的回声都没有了。

一个绝症被她用最残酷的方式治好了。

然后呢？

一阵冰冷的海风吹过，薇欧拉裹紧了身上湿透的衣衫。她突然想起，在这漫长的七十二天里，那屏幕之外的现实世界，可仅仅只过去了一天。

只有一天而已。

自己做了这么多，甚至不惜将灵魂撕裂又缝合，终于在这个地狱里活下来了。那之后呢？

这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

“算了。”

薇欧拉微微垂下眼眸，想这些有什么用呢，起码，在那个真实的世界里，还有一个人希望薇欧拉活着，还有一个人能够注视她，给她赋予价值。只要那份执念还在，薇欧拉就会一直一直存在下去。

身后，突兀地传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踩在积水的柏油路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薇欧拉麻木地转过头看去。

在这个已经被清扫干净的昼夜里，不太可能是另一个漏网的薇欧拉了。她的直觉是正确的。

在迷蒙的阴雨中，那个熟悉的身影一点点清晰。那是藤都子。

藤都子走到大桥的阴影下。她缓缓收起了手里那把黑色的雨伞，伞骨发出轻微的摩擦声。然后，她一声不吭地走过来，在薇欧拉的旁边并肩坐下。

“夜子老师，你来了啊。”薇欧拉看着前方起伏的黑色海水，“这一天，你做了什么呢？”

“我睡了一天一夜。”藤都子的声音多了一丝属于活人的疲惫，“是被闹钟叫醒的。”

“夜子老师……”

薇欧拉转过头，她很想扬起嘴角，像过去那样扯出一个笑容，或者说些什么甜言蜜语。但是，她的喉咙却像是一瞬间被什么粗糙的东西噎住了，连一个音节都发不出来。

视线毫无征兆地变得模糊，温热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溢满了眼眶，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

“我们……我们回家吧……”她带着哭腔，哀求道。

“薇欧拉小姐，你做的够好了。”藤都子没有看她，而是同样注视着那片海面，“但是，你还会允许我监禁你吗？”

“如果夜子老师想的话，可以，我……”

“薇欧拉小姐，我其实已经想通了。”藤都子突兀地打断了她，“因为在我看来，你已经是一枚U盘了。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是一个真正活着的薇欧拉，甚至只是把你当成了可以随意摆弄的玩物……”

藤都子深深地低下头，双手痛苦地交叉在一起。

“果然啊，我还是喜欢你的肉体更多一些。可是…你经受的这全部的苦难，全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藤都子的声音微微颤抖起来，“抱歉，我没法再心安理得地把您当成一枚U盘了。”

薇欧拉静静地听着，任由眼泪砸在手背上。随后，她轻轻地笑了。

“是呢……我们之间，永远都隔着一方小小的屏幕，永远也不可能再次在现实里相会了。”薇欧拉往藤都子的方向靠了靠，肩膀轻轻相触，“但我是你的所有物。夜子……不，都子老师，我仍然属于你。”

桥下的风声停滞了片刻。

“之后，我们的关系永远都这样了吗？”藤都子抬起头问道

“我想是的。”

薇欧拉伸出苍白的手，覆上了藤都子的手背。

“如果可以的话，期待一下未来怎么样？”

二十四

薇欧拉不知在何时失去了意识。

当她再次睁开双眼时，一股强烈而温暖的光线穿透了睫毛，在短暂的瞬间模糊了她的视野。这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久违的属于人间的温度。

薇欧拉揉了揉眼睛，从柔软的被子里坐起身，环顾着四周的布置。视线逐渐清晰，她看着身下舒适的床铺，和房间里那些凌乱小物件。哦，原来这是藤都子的家。

她下意识地伸出手，习惯性地摸向床头，指尖触碰到了那块冰冷光滑的屏幕。薇欧拉拿起自己的手机，却感到了短暂的疑惑。手机的触感和重量如此真实，但在她的潜意识深处，这似乎已经是一件久远到跨越了无数个世纪的东西了。

屏幕亮起。

七点整，今日，晴。

薇欧拉放下手机，目光落在了枕头旁边。那里静静地躺着一件东西。她没有多想，只是将它拿起来，轻轻地揣进自己的怀里。

推开卧室的门，一股食物的香气扑面而来。

在明亮的客厅餐桌上，藤都子已经系着围裙，手忙脚乱地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早餐。阳光洒在她的侧脸上，勾勒出柔和的轮廓。

薇欧拉踩着拖鞋走上前去。看着藤都子那带着几分局促，下意识想要躲闪的目光，薇欧拉伸出白皙的手指，轻轻捏了捏对方的脸颊。

指尖传来的触感柔软温热。

诶？是真人吗？

好像啊。真实得让人想落泪。

“都子老师，我又做那个噩梦了。”薇欧拉收回手，在餐桌旁坐下。

“嗯？”藤都子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有些担忧地看着她，“你是说……你自己和自己玩大逃杀的那个梦吗？”

“差不多吧。”薇欧拉双手捧着温热的牛奶，眼神有些飘忽，“好久好久了，那个梦里一直在下雨，就好像自己一个人在里面熬过了很多天一样。”

“嗯……”藤都子拉开椅子坐在她对面，“可是，现在的意识体社会与人类社会已经基本融合了哦。现在坐在你面前的，可是搭载了最新技术，非常完整的藤都子

建模……当然，其实现在跟你说话的，也是我本人啦……”

“可是，我仍然觉得有割裂感……”薇欧拉垂下眼眸。

“那……吃完早饭，我再陪你去看看医生吧。”藤都子提议。

“都子老师，还有一件事。”薇欧拉抬起头，将一直揣在怀里的那件东西拿了出来，放在了餐桌上，“我在床头发现了这个。”

那是一把黑色的，透着冰冷金属光泽的手枪。

“诶？这倒是有点奇怪……”藤都子愣了一下，拿起那把枪在手里疑惑地摆弄了两下。按理说，为了防止出现不可控的风险，现在的意识体社会早就已经全面禁枪了，这种模型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日常的生活空间里。

“大概是玩具枪啦……”藤都子放下枪，“薇欧拉，也许只是系统又出了一些小bug吧。”

“这样啊，都子。”

薇欧拉没有去拆穿。她看着坐在阳光下的藤都子，越过餐桌，紧紧握住了对方那只略显温热的手。

她看着那双有些慌乱的眼睛，嘴角轻轻上扬，绽放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之后，都要一直这么骗我哦。”

丰川逃避行

序

废物老爹的公寓

“祥子，我已经无法努力了……”

清告在街边蜷缩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祥子心里在想什么，那一晚的深夜中，祥子没有怨气，没有痛苦，只有绝望——为什么自己的父亲就这样失去一切，为什么自己的乐队濒临崩坏。

他没再发火，只是在房间的一角，戴上耳机，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专属她的 Sekai。

Project Sekai (プロセカ), 一款由弦卷集团下级企业世嘉 (SEGA) 发行的节奏游戏，与舞萌一样，都是让年轻人们愿意为之消耗时间的东西，祥子一开始是在一次演出之后，偶然在 LINE 的首页广告里看到这款游戏的广告条幅的，一开始，她只是浅尝辄止，简单玩了两首自己小时候听到耳朵起茧子的曲子就停手。

可是随着自己的废物老爹日复一日的徒增她的负担，交番的电话三天两头打进自己的手机，演出的鸡毛蒜皮越来越多，本就经历转学，不得不闲时打工的祥子，终于还是投入了世界第一公主的怀抱之中。

在羽丘，像这样沉迷音游的学生并不稀缺——隔壁不远就是千早爱音，更何况自己乐队就有一个前两天刚被她教训的舞萌痴（就是喵梦）；但是像她这样把恶臭肮脏留给自己，依赖游戏去缓解、压制这一切的人，不论是在羽丘里，还是自己的乐队中，都只有她一个人。

从一开始都只有她一个人。

丰川家就是这样运作的，男性都只是权力的外围执行者和借用权力的权威的人，唯一拥有权力的，自一开始就只有丰川家的女性，娘家人，尤其是娘家的娘本人，享有的权威，甚至可以让丰川祥子的祖父都不敢追求自己的爱，以至于让丰川初音成为一个两头都不承认的三角初华，以至于丰川清告因为这个与祥子没什么瓜葛的女孩失去一切，也让祥子，一直活在一无所知的一无所有里。

会议室

“早安，丰川同学。”

祥子坐在会议室的主位，对着刚进门的喵梦点头：“贵安”——依旧是大小姐的语言¹……

上午 10 点，Ave Mujica 的成员都齐聚在了公司的会议室，海铃，像是经纪人一样，端着和祥子电脑差不多大小的 iPad，摆弄着日程表，时不时还像机器人似的说什么“刚刚公司的人来问了，我们该怎么处理？”

祥子脑袋要炸了，睦则在一旁，看着桌子中间的马卡龙发呆，喵梦对着手机傻笑，唯一看起来靠谱的人，是初华，也只有她表露出了对祥子的担心。

等到会议室里唯一会说话的两人——海铃、祥子——说完接下来的演出安排决定后，喵梦的嘴巴突然又多了说话功能，扯什么和自己的直播排期撞了。

“我想喵梦小姐刚刚肯定是有充足时间说明的。”海铃语气很冷：“既然刚才没有异议，或许现在的异议也天然不成立。”

“请相信我的日程排期吧。”

海铃总是提到“相信”，祥子相信了，她也没什么法子，起码看起来她就像是一个万能的人偶，更何况就算不信，表演日程也是她认可的。

实在是太烦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烦人的事情！

“要是，这个世界和我的 Sekai 一样，我或许不会这么痛苦吧……”

¹大小姐的语言：日语称“お嬢様言葉”（おじょうさまことば），指一种带有传统大小姐气质的特殊语言习惯。其特点包括句末常使用“～ですわ”“～ですの”（罗马字分别是“~desuwa”和“~desuno”）等表达，并倾向采用较为古典、优雅的词汇，如以“ご機嫌よう”代替日常问候“おはよう”。在现代日语中主要用于塑造角色形象。

破

寻找幸福——羽丘

祥子，曾几何时也是幸福的人，父母和睦，一切都像是童话，还有一个来自小豆岛的玩伴和若叶睦这个好朋友，她的童年，哪怕蒙上水洗色的滤镜，也有一层散发甜味的粉色。

那是幸福的颜色，和幸福的味道。

可是现在呢？

不再是月之森规整如礼服的校服，而是一身和自己的家族背景不相称的羽丘的制服，闻上去，并不幸福——原有的、洗了好久才勉强去掉的酒气，来自一个不被自己家族承认的父亲；甜腻、有些廉价的洗涤剂的味道，来自贫穷；鞋子有些尘土，别人的总是锃亮的，墨绿色的制服袜子是唯一和所有人一样的物件，也是全身最不值钱的物件——和丰川清告这个人之于丰川家族一样，换掉他和换一双袜子一样，都无关紧要。

祥子不愿意变成无关紧要的物件。

在她是一切中心的日子，她是幸福的。

在她一无所有之后，她极其痛苦。

她下定决心寻找幸福。

“祥子，你幸福吗？”

又一次，高松灯在自己的鞋柜里放了便签，除了涂改、揉成团之外，她只能无视，因为她不能像自己的外祖父一样，大言不惭的说些假话，同时也不愿意写上这样一行字——“我很痛苦，我恨自己，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她还是过分坚强了——

时间很快，到了课间活动时间，祥子像是一个小耗子一样瞄了一下音乐活动室的玻璃，里面没人，这才大胆进去，只有在钢琴前，她还能想起自己曾经些许快乐，

先是《亚麻色头发的少女》¹,再是《“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²,最后,演奏起了巴赫的《“多利亞人”托卡塔与赋格》³。

这是一片最后的无人打扰的净土了,等到吹奏部的同学回来,这里也将不复存在;她放下钢琴的琴盖,拿出手机,插上耳机,把自己暂时寄托在了世界计划之中,仿佛只要 25 时的“无人世界”还在,那个白得像是被洗褪色的初音未来还在,自己的人生就还没到结束的时候。

最后,在离开音乐活动室之前,她在游戏里“演奏”了《独りんぼエンヴィー》。

时间过得很快,太阳也要落山,祥子头顶昏暗的日光,慢步回到父亲昏暗的公寓,好像这一天稀松平常一般,可是,事实究竟是什么样,恐怕只有祥子和祥子弹奏的音乐知道。

相当于没人知道。

¹《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La Fille Aux Cheveux De Lin*, 德彪西钢琴作品,在此象征祥子不谙世事、纯洁美好的过去。

²《“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 贝多芬第十四幻想曲风大奏鸣曲第三乐章,激动的急板 (*Presto Agitato*), 是这首作品情绪的爆发点,象征着祥子的反叛,以及她压抑的情感的爆发。

³《“多利亞人”托卡塔与赋格》: 巴赫管风琴作品,编号 BWV 538,托卡塔部分,最开始只是高音部分的自言自语,很快,低音部分与其形成对位关系,象征着祥子对内心秩序重新建立的渴望,而第二部分的赋格,就是祥子的尝试的结果——成为所谓“神”,但由于学校钢琴并不具备教堂管风琴的音响条件,所谓的成为“神”,也只是祥子在绝望中的梦呓。

急

会议室（火药味四溢）

“我已经提醒过了，喵梦小姐。”

海铃的语气在现在这个会议室里，冷的不像话：“我已经提醒过您，您当时并没有异议，而且在 23 日的晚七点进行 LIVE 也是我和祥子去和经纪公司讨论之后的结果了。”

“喵梦小姐，为什么上一次会议的时候你不早些说出来呢？”

“喂，你这家伙，想吵架吗?!”喵梦实在上头了。

祥子作为乐队的领导者，这个时候反而一言不发，她看了看睦——她像上次 Crychic 解散时候一样，没有说话，也没有反应，而当时素世和立希，就像是现在乐队里的海铃和喵梦一样，同样都是贝斯和鼓手，同样都在给自己施压，上一回剑锋直指自己的眉心，这一回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

她不想说话，她累了，装出大人的样子，和那些工作人员斡旋本就十分耗费精力，更何况还要和这些各有目的的同龄人打交道，组建乐队明明是她自己的决定，为什么现在看来是那么错误。

“说什么除了 Ave Mujica 就一无所有，其实根本就只有我离不开这个乐队罢了。”——祥子在心里这样想着。

“各位如果想要吵架的话，外面那一间会议室更大，”祥子终于开口了：“如果大家看到我们 Ave Mujica 濒临崩溃的丑态的话，各位就自便吧。”

见祥子也发火了，喵梦也只能先压着不表，毕竟要是真的解散了乐队，自己就只能做一个没什么流量的底边美妆博主，还要和艺校的天才们竞争演技，至少在 Ave Mujica 里，她收获到的掌声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而海铃，也没有了退路，要么在 Ave Mujica 继续，要么就只能在一堆乐队里当替补，像个工具人一样被搬来搬去。

Ave Mujica 就是这样一个，被破碎的人组建起来的，由破碎的人构成的，破碎的乐队。

会后，初华在茶水间找到了祥子。

“小祥，这个是我刚带的点心，辛苦了这么久，要不要吃一些？”

“谢谢你。”

“小祥最近辛苦了，有好好休息吗？我有点担心你。”

“没事，谢谢。”

“晚上要来我那里吗？”

“……”

祥子点了点头……

初华的公寓

在初华的公寓里，她似乎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有点像是母亲，这只能是幻觉，因为自己的母亲——瑞穗——早在自己高中升学之前就因病去世了，可是，这一瞬似乎来自于童年的幸福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初华，她想起来了，在小时候，初华就与自己是很好的玩伴，后来初华离开小豆岛，去了东京，与真奈小姐组成了偶像组合 Sumimi，然后，就是 Ave Mujica 的组建了——看起来，这种幸福感是来自于童年玩伴。

可是，总是有些别扭——“我好像已经习惯痛苦了。”

“我好像已经习惯一个人了。”

“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吧？”

她在阁楼的床垫上，手肘盖着额头，在心里默念这些东西。

初华泡好了咖啡，连着下午带的甜甜圈一并端到了阁楼，动作很轻，没有打扰，像是亲人。

“小祥，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初华和声细气地说：“你从下午开始就没吃什么东西，这样对健康不好！”

说完还在胸前比了一个叉。

“对健康……不好？”——这还是这么长时间里，第一次有与自己亲近的人对她有所关心，她一时竟然想不出来应该用什么话来回答：“初华，谢谢关心……”

说完，祥子抿了一口咖啡，是苦味的，是需要装成大人的时候需要接受的味道，然后咬了一口甜甜圈，这味道不一样，似乎有一些友情的味道——不论是哪一种，都与老爹的公寓的气味不一样，不论哪一种，都远比那里体面，可是祥子现在恰恰很不体面。

她还是接受了初华对她的好，只是，不再有小时候那样的笑颜了，不是不知道怎么笑，而是找不回那样的快乐了。

或许会再有这种机会吧——现在她决定把时间送给初音未来。

依旧是《独りんぼエンヴィー》，只是心境已经有所变化了——她似乎跟随着初音的歌声，颤颤巍巍地迈出了走进“美好”的第一步¹。

¹《㊤ΓM‘T㊤xO?》：术力口（Vocaloid，ボカロ）经典曲目之一，这里借用其中一句歌词，象征祥子开始将希望寄托于与初音未来名字形成谐趣的丰川初音（三角初华）。

终

阁楼——初华的公寓

和煦的光洒在阁楼，初华早早准备好了早饭和咖啡，放在榻前的小桌案上，然后在客厅把玩着自己的手机，对着乐谱的 PDF 文稿玩着放大缩小游戏，接着在手臂上玩着模拟练琴，然后起身拉伸，尔后继续坐着发呆——就像是不忍心吵醒女儿的母亲，或是不愿打扰亲戚孩子的阿姨一样。

差不多到了上午八点，祥子才揉揉眼睛，坐直身体，刚一睁眼，就是初华润物无声的关心，这是她跟着清告逃出丰川大宅之后，再没经历过的事情。

明明只是看着，明明被子已经滑落，但是祥子的身体，却暖暖的。

放学路上

学校的生活和日常没有什么二致，祥子的状态倒是确确实实好多了，鞋子没有什么尘土，制服闻起来还有种偶像的味道。

想来，今天早上，祥子想试试幸福的滋味，于是再次进入了音乐活动室，这一次，没有再像一只胆怯的猫一样东张西望，而是大方的走了进去，双手在琴键上轻柔地弹奏——“原来弹琴也可以是快乐的。”，接着，祥子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还在世的日子，她总是弹琴，母亲也常常夸赞她，那个时候，她还很无忧无虑，那似乎是幸福的。

熟悉的天桥

也许是因为心情好了些，祥子想要走一条曾经走过的路——那是曾经和高松灯一起来过的天桥，不过这次，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祥子站在熟悉的天桥上，还是那个熟悉的位置，在那里，她曾在高松灯的面前呼喊“想要成为人类！”，后来，她却独自在 Ave Mujica 里成为人偶，接着，她的幸福也逐渐消散。

祥子觉得，站在这里，就好像高松灯站在身边，轻声问自己：“小祥子，你觉得，你幸福吗？”

主动放弃曾经作为人类的一切，在 Ave Mujica 的世界观里，是成为人偶的必要条件，现在，再次站在这座桥上，祥子还想再呼喊一次，还想再次成为人类——最想的是，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

电车上

去到初华的公寓需要搭乘电车，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她第一次搭电车——巡演时常需要坐地铁，有时还需要坐新干线，但那不一样。

夕阳落下，祥子一个人坐在电车的座位上，身边的人似乎和她在一个空间里，一抬头，小时候的祥子抬起头仰视着现在的祥子——或许在小祥子的眼中，祥子此刻的脸在她的眼里，就像是鱼眼镜头中的人脸一样，是畸形的。

也许是因为童言无忌，小祥子不合时宜地脱口而出：“你是谁？你幸福吗？”

祥子俯下身子，摸了一下她的脑袋：“我是你。我会找到幸福的。”

沙发——初华的公寓

祥子在沙发上躺着，用手拨弄着眯着眼睛时，在眼里忽隐忽现的光线，像是追逐光斑的家猫一样，这是她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真正放松自己的神经。

“简直就像是一场逃避行呢——”

这时，初华发来信息：今天经纪公司没有安排活动 我会早些回来~^ω^
有什么想要吃的吗？(^o^)

就交给初华你来决定吧

她又想起了在老爹的公寓里生活的日子了——那是她第一天到那个地方，一打开门，一丝匪夷所思的气味就飘进鼻腔，越往前走，臭味就越强，一直走到厨房，水池里脏了的锅碗瓢盆和速食残羹已经发酵，浓郁的味道和肮脏的景象，只能用“腐海”来形容。

再一睁眼，自己就到了这里，初华的公寓，明亮，灯光暖黄，自己睡觉的阁楼有一方天窗，夜里说不定可以与初华观星，时不时闻到的是初华泡的咖啡，或者是真奈小姐送她的甜甜圈。

简直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想着想着，祥子就在沙发上，闭着眼睡着了。

再挑战

餐桌——初华的公寓

“小祥，今天过得怎么样？”

祥子想了想，装出有些口渴的样子，抿了一口咖啡，说：“还行吧。”

“等会儿要不要一起出去逛逛呀？”

说来，祥子倒是确实没怎么出门逛街过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好像是当初从丰川家逃出来之后就没有了，时间几乎都在乐队的工作、时不时的打工、警察署的电话里过去，学校的任务又进一步填满了她的 16 岁青春。

“好的。”

涩谷

祥子在街上和初华一起漫无目的地走着，偶然经过了一家游戏厅，祥子隔着玻璃看到了千早爱音和素世的身影，不免驻足，初华还以为祥子想玩游戏了，于是问：“小祥你想玩吗？”

祥子没有否认：“可以吧。”

语言虽然如此模糊，可等进了游戏厅之后，祥子在中二节奏的机台上快速舞动手指、宛如钢琴家般不亦乐乎的样子，却又是那样真切。

祥子好像找到了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双手就像是上瘾了一样，在触摸板上弹奏，她在 Ave Mujica 作为键盘手进行演奏的时候，可从没这样高兴，玩到动情处，祥子甚至还使出了轮指和快速换手之类的钢琴技巧。

四首曲子玩罢，脸上的表情与她小时候和初华满宅子跑的时候，别无二致——那是由衷的笑容。

随后，他们又去了歌舞伎町最著名的打卡点，像是外地游客一样用最好的样貌对待那里——祥子的手机里，时隔这么久，终于新添了几张有笑容的自拍——当然，是和初华一起的。

一切就像是两个普通的高中女生，在东京夜游时该有的样子。

沙发——初华的公寓

在东京夜游之后，祥子和初华乘上最后一班电车，回到了初华的公寓里，沐浴更衣之后，两人在沙发上开始闲谈，茶几上，初华泡的两杯咖啡还冒着热气，祥子枕在初华的膝盖上，眼睛微闭，脸上带笑。

一个念头开始在祥子脑中浮现——是不是我不与这一切对抗，我也可以收获属于我的幸福？

然后又否认了这个想法——因为现今能和初华有这么快乐的夜晚，恰恰源于她对自己过去的决裂。

梦中——丰川家别墅

由于整夜的奔走，祥子竟然在初华的膝盖上睡着了，梦里，不知为何，又闪回了自己离开丰川家别墅的那一天，外祖父的话没有变，但是祥子已经不一样了，祥子很想与外祖父辩驳，喊出那一句“我不会抛弃我的父亲！”，但是声音发不出来，记忆推着她往外走，祥子索性顺着记忆往前冲，刚一冲出丰川家别墅的大门，眼前就出现了 Crychic 的排练室门口，她感觉自己像是被从什么地方抽离出来了，听觉变得格外灵敏，听声音，外面下着雨。

这一回，她一定要试着把事情说清楚，尽管声音发不出去，也要一直呐喊下去，直到声音出现。

梦中——Crychic 排练室

打开门，果然是自己退出 Crychic 的那一个傍晚，她一时不顾父亲的颓丧和自己的自尊，张口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素世简直就像是游戏里的 NPC，做着和记忆中一样的事情，就像是自己刚才什么也没有说——或许是偶然，祥子低头看了一下灯，高松灯没有问出记忆中那一句她曾认为是撒娇的话，而是抬起头问了一个祥子早有答案的问题——“祥子，你找到幸福了吗？”

那一瞬间，外面的雨声暂停了。

“只要和初华在一起就很幸福！”祥子说的格外坚定，一副宣告事实的姿态。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这句话刚一说出来，祥子的脸上就变得暖暖的，可是眼前明明还是阴雨，高松灯似乎察觉到了祥子的疑惑，但却说了一句让祥子更加摸不着头脑的话：“恭喜你！”

Crychic 的各位突然都站直身子，对着祥子鼓掌，外面，阳光斜切进了排练室，祥子不解地眨了一下眼睛，她觉得眼里似乎噙着泪，揉了一下，果然如此，外面是清

晨的阳光,就像是梦一样照在自己的脸上——

清晨的阁楼——初华的公寓

“咔嚓——”是相机的声音。

“早安哦,小祥!”是初华。

祥子坐直身体,转身就看到了初华笑着端着手机的样子,刚刚的快门声,大概就是初华在偷拍她吧——等等,“偷拍!初华!”

祥子马上精神起来,两个人就像是孩子一般,因为一张照片在阁楼玩闹起来。

Ballade

温暖的阁楼——初华的公寓

玩闹一番之后,祥子突然想起来了一些东西。

“初华,我们去抓独角仙吧?”

那是祥子和初华都还小的时候,一回,初华和祥子一起去抓独角仙,尔后树丛中出现了一只硕大的蜘蛛,把两人吓了一跳,这件事也由此成为了初华和祥子共同的记忆。

“可是这里哪里有独角仙呢?”——初华问。

是啊,公寓里是不会有独角仙的,那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出门去抓吧!”祥子突然站了起来:“初华,我们一起!”

初华楞了一下,然后欣然点头:“嗯!”

经纪公司

“果然城市里没有独角仙呢——”初华打趣道,祥子则端着一杯刚从 7-11 买来的咖啡点点头。在外面尝试了一个小时都一无所获的两个孩子,终于想起来今天还要像大人一样,去公司里讨论些事情——大概又是演出相关的事情吧,毕竟喵梦那家伙已经在自己的 Instagram 里发帖预热了。

在去往经纪公司的路上,初华还在回味着早上和祥子一起在池袋附近抓独角仙的事情,祥子则品味着 7-11 的咖啡和身边的女孩子的手艺的差别,尽管没有品到饴糖,初华和祥子却都感受到了甘美的滋味,可是在她们的快乐之上,经纪公司高耸的大楼只显得两人的慢步行走像蚂蚁一样。

会议室——经纪公司

会议室中，喵梦还是摆弄着手机，海铃还是端着自已的 iPad，不过至少现在，祥子说话还是有人听的，在简单交代了一下今晚的表演需要注意的事情之后，祥子把单独修改过的喵梦部分的剧本，递给了这个网络红人。

“上回演出完，你和我说过这里比较别扭…”祥子清了一下嗓子，接着装着要强的样子说：“所以，我稍微修改了一下。”

喵梦接过剧本，抬头看着祥子，眼睛眯了起来，发出了“嗯哼”的笑声：“神明大人也会体恤小民，小民叩谢~”

会议室里弥漫起了快活的空气。

接下来，就该动身去排练，紧接着，就是演出本身了——这是祥子出逃以来，参演的第一场 LIVE，看来是必须严阵以待了。

东京的街上

LIVE 很成功，祥子的键盘部分格外出彩——《八芒星之舞》开头的键盘部分随着帷幕升起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震惊了，祥子左手弹着电钢琴音色，右手弹奏着电子音色，在第二首《颜》里，她竟然还反手弹琴，一改此前 LIVE 严肃认真的形象，活跃的就像是来舞台玩音游的家伙。

一回想起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祥子的嘴角就忍不住上扬，身边的初华看她这副样子，也忍不住窃笑。

主唱和键盘就这样，在东京的街头，时不时发出让路人疑惑的笑声，有一步没一步地向着初华的公寓走去。

霎时，祥子的身边响起了汽车喇叭的声音，她转头看去，是一辆漆黑的，在路灯映照下发亮的迈巴赫，车上的人，是自己的外祖父，初华，愣在了原地……

“祥子，上车。”

“你接下来不用在这里上学了，也应该远离初音。”丰川定治像是在给下属布置任务一样，说着命令一样的话：“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你接下来就去瑞士留学吧。”

祥子没有说话。

“初音那家伙，我明明已经严令她不要丰川家有联系了……”

“外祖父，你凭什么把我当成木偶一样？”祥子打断了丰川定治的话。

“难道我就要放纵你和那个错误的存在一起厮混？你真是和清告那家伙一模一样！”

祥子实在无法忍受外祖父对自己的父亲出言不逊，用着几乎算是讽刺的语言说道：“至少我没有抛弃我的父亲！”

丰川定治一瞬间想到了自己和丰川初音¹的母亲结合，一不小心说漏了什么：“我难道就不想接回初音吗？祥子你真是不懂丰川家族！”

“我现在才是丰川家的家主！”祥子实在不想再纠缠下去了：“司机先生，请停车吧！”

夜逃东京

祥子到最后也没有听凭外祖父的差遣，更没有服从丰川定治的命令，而是真正像是家主一样，喝令司机靠边停车，不顾外祖父的喊叫，朝着反方向狂奔，路边的人们就像是一层层的花瓣，每冲开一层，就是一次花瓣占卜，直到最后，花瓣散开，初华还在原地，祥子冲进初华下意识张开的双臂，紧紧和她相拥在一起。

“初华，我们一起跑吧！”

“好！可是我们该去哪呢？”

“我们去 RiNG！”

¹丰川初音：即“三角初华”的原名。

幽冥的心

续-逃避行

逃往 RiNG 的路上

在逃往 RiNG 的路上，初华看着眼前拉着自己的手往前奔跑的女孩，不免再度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前半生也是一场丰川家族牵着走的马戏，后面是丰川的伦理在追，前面是向往丰川的浪漫在跑，自己夹在中间。

她好像忘记了眼前的实景，大脑搭起只有自己的舞台。

“事情还要从我的父亲讲起……”

“丰川定治，祥子的外祖父，也是我的生父，在一个晚上，和我的母亲，丰川家的一个女仆，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后来，我出生了，生父不愿意承认这场爱情，我的母亲带着我去到了小豆岛上，再之后，和岛上的渔民结了婚，改姓三角，我也就这样成了三角初音。”

“三角家不只有我一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做三角初华，后来，我冒领了初华的名字，去到了丰川家的别墅，和祥子见面了。”

“我不是三角家的家人，我也不是丰川家的孩子，妹妹理所应当有着三角家全部的爱，祥子也有着丰川家族全部的爱，母亲不让我再和丰川家有任何的关系，可是……”

“这样的禁忌，却还是让我对丰川家有不切实际的憧憬——更何况，我的妹妹也是三角一家的一员，却不受这条禁忌的束缚。”

“我最后还是打破了这样的禁忌——我冒用初华的名字，和祥子有了接触，那一次开始，我彻底无法摆脱对祥子的依赖了。”

“我的心，渐渐开始变得幽冥、不可示人。”

“‘因为你不是爸爸亲生的，所以你才不伤心。’”

“在养父离开的时候，妹妹拆穿了我的面孔，我却再次想到要逃避到祥子那里去——我真的是因为自己多么喜欢祥子才想要见到她吗？或许我只是把她当成自己成为悲剧主角的舞台装置罢了——这么卑鄙的我，还是去到了东京，朝着见到祥

子这个目的继续幻想。”

“我想起了祥子曾说过我会成为偶像，我和火热的新人偶像纯田真奈组成了偶像团体 Sumimi，事务所的人问及我的姓名的时候，我再次冒用了妹妹的名字——三角初华；因为我是未成年人，所以需要有家长的担保，可在我将生父丰川定治的名字告诉事务所的人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再过问什么。”

“丰川家的手，早早就把我握在了掌中，我和祥子的逃避行，真的能够成功吗？

祥子的父亲已经因为我失去一切了，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祥子，要是失败的话，会发生什么呢？”

“前面的路越来越看不清了。”

憩

RiNG

祥子冲进了 RiNG 的大门,MyGO 的成员碰巧也在这里,看到祥子匆匆忙忙地冲进 RiNG,MyGO 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表情无一例外都是惊讶。

这个时候,长崎素世最先冷静了下来,提议让祥子和初音两人先坐下来稍事休息再说。

“事情是这样的……”——祥子将这整件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 MyGO 的成员们,而初华,则还在自己的剧场里,反复品味自己“悲剧女主”的人设,反刍自己的恶念与不可见的内心所想。

痛苦的神情只存在于心中,脸上只剩下麻木,眼睛间或瞥向滔滔不绝的祥子和焦头烂额的 MyGO 成员们,然后瞬间收回这样的窥探,死鱼般盯着自己的双手,好像只要一直看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剧场就会一直继续下去,自己的人设就可以继续下去,自己就不用再去担当这些责任,只需要依赖祥子,只需要再投怀送抱,一切都会迎来解决,事情就会发展成让自己心安的状态。

就像是自己从来没有打破过禁忌一样。

MyGO 里的乐奈看出了这个女孩的怪异:“真是有意思的女孩子~”,尔后眼睛盯了初华一下,笑着继续抿起了冰淇淋,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灯发现了。

出于对这个与自己有过数面之缘的女孩的关心,几乎是发自本能地,高松灯提出想要和初华单独聊聊,爱音知道灯不善言辞,于是也提议一起去,立希见灯执意如此,于是开了绿灯。

“初华同学,你还好吗?”

高松灯这一问,初华才从逃走时的抽离中回到现实,明明一直睁着眼,却如梦初醒般环顾四周,那不是正常的反应。

高松灯和爱音都看出来眼前这个人心里有一些秘密,但是都不约而同地没有追问,那样的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了,看来这个秘密,已经超出了她们可以得知的

范围,更超出了她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范围。

初华也很默契,没有说出什么,只是回应:“我可能是累了。”

接着,三人又回到了平常议事的那张桌子上,祥子和素世还在为了这件事情烧脑,立希在和海铃联络,求助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无一例外,每一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努力,就连乐奈都在努力品尝巴菲,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些高中姐姐焦头烂额的样子。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祥子叹道:“我除了这句话,也想不出别的可以说的话了诶——”

“海铃那边也没什么好方法……”

“诶————”爱音长叹一口气,也耸肩摊手,无能为力。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寻找弦卷心学姐,只要她的集团出手,丰川集团不止马上就可以解决这一整件事情,甚至让丰川集团的账上瞬间出现 168 亿日元的单日盈利都是小事,可是祥子知道,自己做的决定,就不能依靠别人来解决,更何况是素未谋面的学姐。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距离 RiNG 的闭店时间已经不足 1 小时了。

素世临时提议,去她的公寓里一起继续商讨对策,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

而初华,还在角落,冷冷的在脑子里回顾自己的过去。

素世的公寓里

刚进素世的公寓,一种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尤其是祥子——经历了一晚上的紧张“逃亡”,她的心理已经等不及迎来喘息了,素世的公寓很大,平日里只有她一个人,现在加上祥子和初华一共七个人,终于是让清冷的大房子添了一些人味了。

“你们要喝茶吗?”素世在厨房里往外问。

“我也来帮忙吧!”祥子洗了洗手往厨房走去。

在厨房里,祥子和素世解开了最后的误会,接下来那个更大的纠葛,想必很快也会迎刃而解的。

可能过去了两个小时,或者更久,灯已经累到在桌子上趴着睡着,爱音头靠着素世的肩膀打呼,素世则趁着自己还清醒,把爱音送到了二层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刚回来就看到乐奈自己在沙发找了张毯子睡觉,号称不熬夜主义者的立希,更是一动不动地瘫睡在地毯上,好在两个当事人的神智还是清醒的。

“诶,真的是……”素世暗暗叹了口气。

“诶,我这样的人,总是把责任推给小祥,每一次每一次都这样……”

“我现在肯定得这样想着，然后流露出我是一个卑鄙的人的神态，等着别人来可怜我，等着小祥来拯救我，就像是童话故事里惨到极点的公主一样，我就是这样，每一次都在自我卑鄙，甚至现在还在这样想，我这样卑劣的人，我这样一个触犯禁忌的人，凭什么总是一直在麻烦别人解决我的烂摊子啊！”

“我，初音，不是三角的初音，也不是初华，更不是丰川家的人，触犯了禁忌接触了丰川家，触犯了禁忌接触了祥子，冒用了三角初华这个名字，远离了母亲，抛弃了家庭，用生父的名字庇护自己的自私，我不仅仅利用了小祥，我还害惨了她的父亲，我利用了这么多东西，现在我竟然还心安理得的坐在这里等着被大家理解，等着被再一次拯救？”

“初音！你太恶心了！”

“我不止一次这样想，一直都在这样想，从逃走开始，从逃避开始，从这一切的开始就没有停止过这样想，但是我只是在想。”

“我什么都没有做。”

“每一次都是这样。”

沉溺

初音的自我剧场

“祥子已经在素世这里安顿下来了，素世也已经休息了，我，好像还是睡不了。”

“好多事情都像是冤魂一样，萦绕在我的眼前，走上前一瞧，却什么都没有，我当初到底是为什么和小祥组起这个乐队的呢？”

“的确是小祥先找上我的，但是，自私的我，难道就没有一丁点其他的想法吗？”

“我喜欢小祥——真的吗？说不定我直到现在，都是在利用这个孩子吧……”

“明明她和我一样只是一个 16 岁的孩子，凭什么我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利用她——就像我此前，凭什么可以心安理得地冒用妹妹的名字、抛弃自己的生母与过去、打破这一切禁忌？”

“或许，这些‘凭什么’都源于‘凭什么妹妹不用被禁忌束缚，凭什么妹妹可以与丰川家有所接触’，又或许，都源于我的出身。”

“我或许真的如生父所说，是一个错误的存在。”

清晨的公寓

阳光从东边透进素世的公寓，彻夜未眠的初华蜷缩在祥子的身边，头埋进膝盖，双手环抱着腿，起得早的乐奈探头四处张望了一下，看到这幅情景，马上就知道肯定要发生些事情，于是转了个身继续睡觉，假装刚才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翻身。

等到七个人全都陆续醒来之后，继续昨晚没能完成的讨论成了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也许是因为都得到了充分的休息，除了初华之外的六个人全都给出了一个目前最可行的解决方案——让祥子和初华暂且在素世的家里避风头。

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虽然初华一言不发，但是她一定是累了，所以我们就不强求她思考这些复杂的事情吧——六人当时的想法，出奇的一致，连乐奈、灯与爱音几个似乎知道一些什么的成员，也选择用这个想法说服自己，就像是初华也一直

在用自己信服的说法催眠自己一样。

有区别吗？

一个是刚刚开始，一个是早已有之。

黑着脸的初华，在心里想着——“过去发生过的事，将来恐怕也要再次发生。”

隐瞒

只有两人的公寓

MyGO 的各位都去排练了，祥子没有和队员说出逃的事情，只是在 LINE 上说自己 and 初华身体不舒服，过段时间再参加排练。

初华等到这条消息所有人都已读了之后，才放下心来，长舒了一口气，祥子看她这样子，更加断定初华是太累了，于是端着一杯温热的巧克力走了过来。

“初华，你还没好好休息呢，要来点热饮吗？”

“嗯——”

她们没再说话，初华呷了一口巧克力，然后扑在祥子的怀里，没有流泪，没有叹息，静静的，睡着了。

祥子也很累，虽然昨晚休息过了，但是一时经历了太多事情，如今总算放松下来，一股更浓的困意再次席卷上来，两人相拥着，身体就像是圣母悼子一般互相环抱，睡着了。

祥子此刻看起来真像是玛丽亚，可惜初华只有身世像她。

“‘靠着祥子的感觉怎么样？’”

“我自问着，我身上背负着的东西，实在是太重太重了，这一切都源于我的出生，我不是生在马厩的孩子，也没有三个博士前来，命运多舛的母亲可以安顿下来的地方，我如坐针毡，在这样的环境下，祥子好像是我的母亲，即使是她寄居在我家的日子里，即使是我照顾她的日子里，她都像是圣母一般，我看见了连她的外祖父也未曾见过的祥子的模样，我看见了禁忌背后的东西，这不是深渊，这品起来好似饴糖。”

“或许小祥不只是圣母，或许她生在马厩，无私地分享给我她的身体——‘不对！不是这样的！这是你索取来的东西！这不属于你！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你从丰川家索取来的！就算祥子无私得像是神造物，你也依旧还是那个贪婪的家伙！你一直都是自私的！初音！你一直都是自私的！’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和另外一个声音辩驳了，毕竟那只是另一个我，另一个装成大公的人，在批评我一个确实自私的人，自言自

语的把戏,真是显得我好可怜呢!”

“我好累。我真的好累。”

录音棚

“那个——”千早爱音突然问了一下素世:“初华真的没关系吗?”

“我也不知道,看样子,应该只是累了。”

高松灯抱着自己的本子,说了些不一样的判断:“初华同学看起来,好像没有把内心的东西说出来……”

录音棚再次陷入了寂静,直到爱音再次开口:“太沉重啦—————”

乐奈适时扯了一下立希的衣角:“抹茶巴菲,想吃,立希,给我买。”

果然还是奔着抹茶巴菲去的,不过立希竟然答应了:“等这段 Bridge 练完我就请你吃——”

RiNG 大厅

应该说,立希的抹茶巴菲战术是有效果的,吃着冰淇淋的乐奈一脸满足,既不吵也不闹,看样子经历过上次乐奈出走之后,立希已经完全掌握了“猫科心理学”这回事了,也正因此,MyGO 的几个高中生才得以安心讨论初华的情况。

高松灯断断续续的把初华的情况用歌词的形式写在了本子里,然后递给了素世,素世看完之后,轻叹一口气:“希望她能早日和丰川把话说开吧——”

告白

素世公寓的长桌边在桌前，初华心不在焉的摆弄着勺子，她本意是让刚泡的咖啡凉下来，结果现在祥子已经喝完一整杯了，她还在摆弄勺子，就连祥子都感觉到了明显的诧异，问她：“初华，你想喝冰咖啡的话，我可以去冰箱给你拿冰块，不用这样一直搅拌的。”

初华听到之后，缓缓抬起头：“诶？”

这下祥子更断定了：“初华，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初华刚抬起的头，再次低了下去……

“‘说啊！说啊！初音，这是你最后的机会！难道你甘愿一直躲躲藏藏下去吗？’”

“‘不是所有人都会一直陪你闹下去的！说啊！不要再消费别人的信任了！’”

“看来，已经到了最严峻的地步了——我不想再躲藏了，我累了，悲剧女主角这种把戏，我已经受够了！”

“小祥，我有话想对你说。”

隐瞒这么多年的秘密，终于迎来了要揭开的时刻。

与此同时，在 RiNG——

RiNG 的方桌会议

“爱音和灯带着乐奈去打舞萌了，”立希神情认真地说：“接下来我们俩来讨论一下现在的情况吧？”

素世把红茶送到嘴边，润了一下嘴唇又放了下来：“我们能说些什么呢？祥子是要强的人，想必她背后的家族也是个要面子的大门阀，作为月之森的学生，我还是看得出来这些的。”

“不过，”素世这才喝了一口茶，语气冷了下来：“不过初华同学看起来才是更要强的一个，说不定这一次，她才是秘密更大的一个人呢——”

“你是说，初华有比祥子离开 Crychic 的原因更大的秘密？”

“啊啦,我说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哦~”素世打了个马虎眼。

Game Center 中“小乐奈,你没关系吧?”灯拿来毛巾擦了擦被空调漏水淋湿的乐奈。

爱音端着刚从吧台拿来的热抹茶递给乐奈,两人生怕乐奈着凉,突然乐奈打了个像猫一样的喷嚏,眼神里的高光都消失了一下,看起来是真的透心凉了。

但是马上,她好像感应到了什么,说了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事情,没关系了!”

爱音被这句唐突的话搞得摸不着头脑:“诶? 什么事情啊?”

乐奈没有解释,只是甩了一下湿哒哒的头发,然后笑着说:“我们来玩吧!”

真相大白

午后的素世家

“初华……”

初华低着头，做好了被骂的准备，谁知接下来的是来自祥子的拥抱。

祥子紧紧地抱住她，轻声耳语道：“我们回家，我们让这些事结束吧！”

初华的瞳孔，颤动了一下。

在去往丰川家别墅的 Uber 上，初华躺在祥子的膝盖上，像洋娃娃般一动不动，闭着眼睛，祥子则用手指轻轻撩拨她的头发，如同司机眼前只有道路般，祥子此刻也只看到了初华。

初华在思考，但没再演戏。

“我好像看到星空了。”

““你只是看到了你喜欢的东西。””

“星空是我喜欢的东西。”

““你的眼前只是眼皮，除此之外就是祥子。””

“我喜欢的东西就在我的眼前。”

““你喜欢你眼前的东西。””

“不是眼皮。不止星空。”

““你喜欢的是祥子。””

“我只是利用过她。”

““不必再掩饰喜爱了。儿时你看到星空的时候，身边的人是谁？””

“是祥子。”

““现在祥子在你的身边，你看到了星空。””

“我喜欢的是祥子！”

““所以不隐瞒也没关系的！””

“不隐瞒也可以活下去的！”

“‘是时候……’”

“是时候好好说开了！”

霞光抹在了白色的车身上，静静地，给初华上了一层温暖的妆，时候快到了。

“目的地已到达。”

“Uber: 您的目的地已到达，请携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初华，我们该走了。”

丰川家别墅

进门之后，丰川家还是那么空荡，没有什么人却有一种窒息感，每一个人都忌惮这个大小姐的家主身份，甚至不敢和自己的老爷禀报初音进宅的消息，可能是扮演昭和家仆久了，忘记自己的口袋里有手机这种新鲜玩意儿了吧。

总之，祥子如入无人之境，径直推开了丰川定治的办公室大门——与初华一起。

“外祖父，我们得谈谈！”

“生父听完了小祥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语气，每一次停顿，他全部都听见了，也是在这一天，我知道了，我之所以在东京顺风顺水，是因为生父一早就做好了布局，让母亲安定下来，一切不合理的地方，全都来自生父的布局，生父无法放下我，不论是出于利益还是出于感情。”

“事情，全部都真相大白。”

“这一场对谈下来，只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

“‘我们都没有错，外祖父你只是太害怕了。’”

“事情，没有再恶化下去。”

从定治的办公室里出来之后，丰川宅邸的路灯亮了，灯光映着紫罗兰，透出了梦幻的颜色。

祥子掏出了手机，在 Ave Mujica 的群组里发了一条信息：“Ave Mujica 的人偶们 准备好迎接下一回的假面舞会了吗？”

“是的！（^0^）”——从文字里都能看出来海铃多么迫不及待。

“初华？”祥子回眸看向初华：“或者初音？不，不重要，初华，我们回家吧！”

“家？这里呢？”

祥子摇了摇头：“这里不是家，我们去你的公寓！”

“诶？”初华怔了一下：“嗯！”

“小祥,我最喜欢你了!”

安定

阁楼——初华的公寓

解决完所有事情之后，到达初华公寓已经是晚上九点，身体的疲劳和精神上的疲劳把两人拎了起来，然后又轻轻放在了阁楼的榻上，又一次，没有谈话，只是相拥，初华无法自拔地沉溺于刚刚获得的安定，祥子蜷缩在了初华怀里的温暖，星空的微光跃过天窗，与微风一起轻拂紧紧依偎的两人。

一切都安定了下来，事情，迎了解决。

经纪公司的会议室

次日早上，初华和祥子一同走进了会议室的门，海铃已经开始摆弄日程表和乐谱，喵梦双手还在腿上打着节拍，睦依旧盯着桌上的马卡龙发呆。

“大家贵安！”

“丰川同学早安~”

“大家早上好呀~”

“初华同学早安——”

祥子微笑着坐在了自己平日的座位，打开了电脑：“好了，接下来我们该讨论下一场 LIVE 相关的事情了。”

然后她又把电脑的盖子盖了下来：“那就是交给各位发挥！”

“诶？即兴演出？”喵梦很诧异。

但是祥子拍了一下胸脯：“祐天寺小姐，我相信你的演技！”

“海铃小姐，我相信你的安排！”

“睦，你的吉他可以歌唱！”

“初华，要好好唱出来！”

“而我，Ave Mujica 的 Oblivionis，要好好成为神明，毕竟，

“乐队是我们的命运共同体啊！”

这一番话,不出意外赢得了乐队全员的认可,乐队的事情也安定了下来。

MyGO 的方桌会议之二

在 RiNG 的一方桌子旁,素世罕见的在 RiNG 摆弄起了手机,但是和同样在玩手机的爱音不一样的是,她在翻看的是祥子发来的 LINE 信息,在看了一会儿之后,素世长舒一口气。

“哈?你怎么了?”立希感觉哪里有些不妙,于是问了一嘴。

但是回答的却是野猫:“事情,安定了。”

“哈?野猫,你在说什么呢?”

灯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和立希解释了一下:“小乐奈可能是……想要说……小初华的事情……已经没事了。”

声音不大,但是立希听得很清楚,素世也点了点头:“祥子发信息给我了,虽然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是算是解决了。”

“好诶,那我们来庆祝一下吧!”爱音突然叫了起来。

“哈?Ave Mujica 的事情解决了,我们为什么要庆祝?”

“立希,庆祝,抹茶巴菲,请我吃。”乐奈不管到底要不要庆祝,她其实只想吃抹茶巴菲。

“好啦好啦!真的拿你俩没办法,那今天就我请客吧!”

在喧闹中,本就不那么严肃的方桌会议在一场热闹的巴菲派对里结束了。

草莓抹茶

与素世逛灯会

日子过的真快啊，已经到秋天了，再过段时间就是中秋灯会了，不知道喵梦亲会不会有特别直播呢？不对，怎么想她也会一起去逛灯会吧，唉，我想想，要不要发私信问一下？不行！那样一定会被当成迷惑信息的！啊——太麻烦啦~

唉，不想了，还是思考一下灯会和谁一起去吧——嗯，灯可能要和立希一起，乐奈不太清楚，看来只有素世啦。

“呐呐，素世世~”

“干嘛？”

我问她想不想和我一起去逛灯会，但是看样子她不是很想去：“呐，小爱音，相比逛灯会，是不是立希同学现在在说的 LIVE 安排更重要呢？”

这种时候，其实素世已经有些想去了，但是立希黑着脸看着我的样子还是有点可怕，于是我没有再问，一边吃巴菲的乐奈突然跳起来，拉走了立希，吵着想再来一杯巴菲，我抓住机会死缠烂打，总算等到了素世松口。

“好啦，我没说我不去。”

好诶！真得感谢小乐奈给我这样的机会。

于是我在乐队的讨论结束之后，找到了她。

“小乐奈，要吃抹茶硬糖吗？”

“好！”

我接着问：“小乐奈想要一起去逛灯会吗？今天真的很谢谢你，一起来玩吧！”

“嗯？灯会？有抹茶巴菲吗？”

“我会请你吃哦~”

“我来！”

嘿嘿，看来我很适合社交呢，略使小技，就成功邀请了两个乐队伙伴，我爱音真是太厉害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只长得有点像乐奈的白色小猫，我想，小乐奈如果真的是小猫咪的话，一定也长这样吧，真的好可爱啊，然后我给它喂了一些抹茶糖果，没想到它竟然也很喜欢抹茶，这下更像是乐奈了，好可爱啊——

从邀请的日子到中秋的日子，相隔好像只是一瞬，素世穿着一身浅蓝色的浴衣，

有些不情愿的牵着我的手逛着，乐奈则一身浅绿色的浴衣，踏着木屐，一脸满足地吮着棒棒糖，刚好路过一个卖沙冰的小店，初华大人竟然也在，旁边还有一个蓝色头发的女孩，我不知道是谁。

乐奈看到有抹茶沙冰，马上就凑了过去，我和素世随后跟上，那个蓝色女孩一转身，这才看出来是丰川同学，我和她们介绍了乐奈。

初华摸了一下乐奈的头：“原来是初中部的学妹啊，学姐请你吃抹茶沙冰，要好好学习哦，学习不好的话，也要好好和乐队的各位相处哦~”

这幅景象就像是投喂小猫一样，我没忍住拍了下来，不过应祥子的要求，把她从照片中裁出去了——可能是要维护 Ave Mujica 的成员都是没有人类面孔的人偶的世界观吧，看样子是这样。

素世看到那张照片，没忍住笑了出来，然后和我耳语：“小爱音有没有觉得小乐奈像小猫一样呢？”

我听完也笑了出来，乐奈注意到了我们两个的笑意，一脸疑惑，接着继续吃起抹茶沙冰。

灯会有很多值得拍的东西，可惜我没能全部拍下来，每每这个时候，身旁的素世绝对是一副拍照的架势，然后我就会微微讽刺她“难道不是不想来吗？”

她不回答，只是对我笑笑，然后牵着我的手，说：“走吧，不继续逛了吗？”

素世就是这样，嘴上或许不留情，但是内心其实很柔软。

分别之后，她还把全部的照片全都打包发到了我的 LINE 私聊里，什么嘛，原来很想来呢。

我想了想，把最有趣的那一张乐奈被投喂的照片发到了 MyGO 的群里，然后嘛……

“小乐奈 看起来很开心^o^”——灯还给照片点了个赞。

“野猫那家伙 要不是我感冒了……”——立希配了个发火的 emoji。

“要不然你还要继续请抹茶沙冰吗？”——素世窃笑中。

乐奈很少回消息，所以直到我们准备休息的时候，才看到她发的小猫 emoji——这孩子真是和小猫一样呢！

猫的消遣

灯会玩的太开心，都忘记还有 LIVE 这回事了，哎呀，好难办呀，手心全是汗，这里的和弦进行完全不会弹，好难呀，立希的脸上明明还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心里莫名有种压力，就像是鞋子里面进了一粒小沙子，明明微不足道，但是好煎熬呀——

乐奈要是能来帮我就好了，唉，难过啊——

“要修改一下吗？”立希看出来我的焦虑：“这里会不会有些勉强？”

我摇了摇头，说还好，但是乐奈看出来了我的心思，拎着自己的吉他走了过来，然后指了一下我犯难的那一段琶音进行：“是这里吗？”，既然她已经看出来，我也只好点点头。

她端详一番之后，微笑说：“这一段，很有趣！”

话音未落，小乐奈旋即抄起吉他，随手就完美演奏了这一段我犯难的乐句，看着她自信的样子，我心中也“噎”一声腾起了自信心，于是照着乐奈的指法自己演奏了一遍，竟然真的可以顺利演奏下来！

立希见自己的谱子没有难倒爱音，微微一笑，然后又因为乐奈乱跑，长叹一口气，素世看着立希这样，也不免转过身去——一般来说，这是在掩饰窃笑。

从排练中脱离出来之后，素世坐在吧台搅拌着红茶，立希为了奖励乐奈的救场行为，主动买了两杯抹茶巴菲奖励她，乐奈接过冰淇淋，扯了一下我的衣角：“爱音，你也吃！”

受宠若惊诶！我一时不知道以什么由头接过那杯巴菲，然后乐奈说：“谢谢你让我弹有趣的东西！”

我笑了一下，接过后回了一句：“也要感谢小乐奈教我怎么演奏哦~”

想着不能就这样占了一杯巴菲，我遂从口袋里找到了一包未开封的抹茶风味硬糖，递了过去：“这个送给小乐奈哦——”

接过糖果的乐奈笑得甜甜的，和巴菲上面的装饰樱桃一样，好可爱啊。

不知道小乐奈每天排练结束都会去干什么呢，一定会是很可爱的事情吧！有点好奇呢~

这个时候果然应该去问立希吧——过一会儿我就去问！

“哈？你问我野猫每天排练之后都干什么？我怎么会知道！”

立希有点凶，但是还是和我说了。

“之前她乱跑的时候，我记得是在一个小公园找到她的。”立希摆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架势：“好像是在喂猫来着——不对！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看来立希不是很想和我说呢，唉，真是一只形迹可疑的小猫，不知道会在哪里碰见呢~哎算了，先回家洗个澡再说，虽然还是很好奇的说。

不知道乐奈会不会遇见那只长得和她很像的小猫，然后和那只小猫一起分享那一包糖呢？想想就觉得超级可爱！

发条消息邀请乐奈明天一起逛街吧，这样我就可以当面问了，这样就不用琢磨立希的心思了，嘿嘿，不愧是我爱音，脑子这么灵光的我，竟然只是高中生，不敢相信 nya~

迷路乐队

“早安呀小乐奈~”

“诶？早安——”

没想到乐奈竟然来这么早，我还以为她也会睡懒觉呢——

“我们去到处转转吧？”

“嗯？”她抬起头：“抹茶~”

诶，果然，还好我准备了抹茶糖，递过去之后，我约好会请她去商场买抹茶圣代，猫咪心理学，我还是很了解的嘛~

经过我的四处寻觅，总算是找到了有卖抹茶圣代的デニーズ，希望小乐奈喜欢这里的限定抹茶圣代——不喜欢也没用，因为这家商场只有这家的抹茶圣代没有售罄，奇怪，明明中秋已经过去了，冰淇淋的销量却还是这么火爆，也算是池袋的奇观一件了。

不过看样子乐奈吃的还挺开心，我想想该用什么由头问她呢——啊！想到了，先寒暄几句绝对没错！

“啊~小乐奈，今天的天气很好呢~”

“嗯？嗯。”

看来寒暄战术失败了，我想想，要不要试试单刀直入？正想开口，手机传来一阵振动，拿出来一看，LINE 赫然一条通知浮现眼前——临时需要排练了。

怎么办啊，距离排练开始的时间只剩下不到 30 分钟了，乐器我出发前已经存在 RiNG 了，但是这里距离 RiNG 有不短的距离，除非飞起来走直线，否则绝对赶不及的！不知道乐奈有没有好方法呢——

“啊，小乐奈，你怎么才能赶紧到 RiNG 吗？”

只能这样碰碰运气了。

乐奈思考了一下，然后淡淡地说了一句：“这里，跟我来吧。”

我紧跟着她的脚步，竟然看到了那只长得很像是乐奈的小猫——乐奈指了指那只猫，和我说“跟它走就好了”，然后小跑走近那只小猫，用一颗抹茶硬糖订阅了小猫的“带路服务”。

没想到原来这两只小猫认识，更想不到的是，原来那只长得像乐奈的猫，知道

该怎么去 RiNG,真是不得了诶!

只不过,看样子,这两位选的路都不太适合一般人行走——为什么去参加排练还要从无人的巷子翻过去啊喂!兜兜转转,我简直要迷路了,四周都看不出人烟,那只白色小猫突然两耳一动,快速奔跑起来,乐奈马上跟着冲了上去,看来我也不得不跑起来了,又转过了几个巷子之后,竟然真的找到了地方——我看了眼地图,这条路线比常规路线显然更接近直线,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适合人类,太多窄巷子了,我记得 RiNG 也不是桃花源啊~

好在顺利赶上了排练,但是好像忘记了什么,嗯,应该是要问小乐奈平时的消遣吧,诶,好累啊,等到排练结束再问吧——

不过,今天真算得上惊险呢,差点就变成迷路乐队了,还好乐奈知道路,不然我就真成了迷途之子了——

猫也上学

玩乐队的时候总是很快乐，我差点都忘了我需要上学了；说到上学，我想起来之前素世和我提过，小乐奈为了玩乐队，平常必须上学，不然她奶奶就不会再允许她玩乐队了——不能和大家一起享受音乐，只能抱着吉他自言自语那种事，实在是太坏了！

不过我还是对乐奈上学这件事感到好奇——更多是好奇小乐奈平时的学校生活，毕竟我也不是花咲川的学生，除了排练和闲逛，平时也并不总是能见到她。

课间休息时，我和灯去了天文社团活动室，想着灯可能知道一些关于小乐奈的事情，于是便问了些相关的问题。

“小乐奈有的时候会在我捡石头的地方和猫一起玩。”

“这样啊，听起来很有趣！”

“小爱音也要一起去捡石头吗？”等霎时激动起来：“会有鹅卵石、小块花岗岩，说不定还会遇见小乐奈！”

“嗯嗯，我会去哦~”

“好的。”灯的脸有些红扑扑的，也许是刚才太紧张了？这下理解立希的保护欲了——

从活动室回到教室后，我满脑都是放学后去捡石头的事情，偶尔才看看窗外，天由碧蓝变到橙红，树叶也被染成另外的颜色，放学钟声也在耳边响起。

看来时间差不多了，把包收拾收拾，我就起身跟着小灯去那个她经常捡石头的小公园了，刚到那里的时候，我简直震惊了一下——那个小公园似曾相识，仔细从记忆中翻找之后，竟然在哆啦 A 梦相关的记忆里翻出来了和这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公园，不一样的地方很少，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里加上一个黑皮肤大个子和一个被欺负的小眼镜就一模一样了。

可惜啦，现在这里只有一个长发 JK 以及一个短发 JK，一个捡石头，一个捡石头，小公园错失出名良机了~

算了，不想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了，还是专心于眼前的小石头吧，灯已经不顾口袋的容量，三个一把地往里塞她精心挑拣出来的光滑石头了，我也不能示弱啊！就在我重新蹲下去那一刻，耳边传来一阵风，大概是天凉了吧，然后又传来猫叫一

阵，大概是天上下猫咪了吧，接着传来熟人的呼唤，也许是天上掉乐奈了吧，不对，怎么可能啊！

我转身一看，竟然真的是乐奈，而且阵仗像是巡视领地一般，那只神似乐奈的白猫开道，乐奈走在后面，肩膀上是一只灰色的加菲猫，身后还跟着几只斑点花色各异的不知名小猫。

“小爱音，在捡石头吗？”乐奈抱起那只白猫问：“要不要一起？”

“诶？可以呀~”

“嘻嘻，抹茶——”

诶，果然是来要糖的，我翻了翻口袋，竟刚刚好没了，巧了，立希发信息说要排练，太及时了，我赶紧让立希买一杯抹茶巴菲，钱会稍后转给她，接着迅雷不及掩耳就把灯和乐奈带到 RiNG 了——好险，差点就要因为没带抹茶硬糖被猫咪包围了。

气还来不及喘一口，推门进去，便是捧着一杯巴菲盯着我的黑脸立希

“爱音同学，你应该没有让灯做不好的事情吧，

“你应该没有带坏野猫吧，

“还有就是为什么要我买巴菲？”

乐奈看到巴菲，拿着就坐到吧台享用去了，灯也跟着去分享今天收到的石头了，我只好把实情和立希交代清楚，以期获得她的理解——当然，立希肯定可以理解我的，因为她只是看起来凶而已，其实也是和素世一样内心温柔的人嘛。

距离排练的预定时间还有一会儿，素世还在来的电车上，灯和乐奈正在鉴赏石头，我和立希坐在长沙发上，看着她们两个。

我突然想起来问了那个问题。

“呐，立希，你知道乐奈平时在学校都做什么吗？”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可能随时盯着野猫看，”她突然又话锋一转：“倒是有几次碰到她的时候问了一下，比如说早上到学校之后，先去找学校的小猫谈天，然后被路过的学姐投喂抹茶面包，课间时间的时候路过社团活动室，被里面的学姐轮流投喂抹茶味的小零食，还有就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时候，会被正好路过的学姐投喂抹茶小零食，然后送回自己班上，要不然就是正巧在教学楼里面被学姐投喂，然后被我看到，”

立希越说越起劲：“真是令人伤脑筋的家伙，然后有的时候我找她有事，要么就要答应她买一杯抹茶巴菲，要么就要满学校到处找同学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很像小猫的初三学生，如果别的同学也不知道，我就只能自己到处找，找不到就只能寄希望于正巧有学姐路过一些犄角旮旯的时候能看到她了。”

“诶——野猫，真的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说完之后，立希长叹一口气。

“但是这样很可爱不是吗？”我笑了一下。

“可爱，是的……”立希好像是反应过来了：“哪里可爱了！明明非常不省心！”

“好哦好哦，不省心不省心~”

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一连解开了两个关乎那个花咲川不思议“猫女”的未解之谜，说不定我未来会被画进漫画里，然后冠上“世纪初的羽丘福尔摩斯”的名头，嘻嘻~

现在我可以心无旁骛的去彩排了，正好素世也到了，MyGO!!!! 五人全部集结啦！

归宿是游戏厅

又是一天上学的日子,距离 LIVE 只剩不到三天,黑板上的字换了一行又一行,讲台上的人循环了好几个。

是不是瞥两眼窗,太阳升升降降,天蓝了又黄,偶尔发红,回过神来,LIVE 已经是明天。

放学铃响,抬起头后,灯已站在眼前。

“小爱音,我们一起去排练吧。”

直起身子,往前一踏,便如蒙太奇般,已看见 RiNG 的大门。

眼前兀的一黑,约莫半晌,才再看见自我,双手捧着吉他,低头沉默在舞台,似是弹错了音,舞台上下,无人再动,只是一直盯着我,我惊醒了。

灯还站在眼前,俯身轻声问:“小爱音,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立希也赶紧跑过来:“要不今天先休息一下吧?”

我环顾四周,原来自己不知不觉间,埋头在 RiNG 的桌子上呼呼大睡——还做了个噩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

“真的是,要好好休息啊!”素世端了一杯热水过来:“昨天又忙到很晚了吧?”

“诶?素世你咋知道?”

“睡着的人可不会大半夜发帖子。”

看样子我真是累了,连昨天深夜发的帖子都忘了,我想了想,然后回答:“是那条抱怨睡不着的帖子吗?”

素世没有直接说是或否,而是直接打开 Instagram,一条一条开始读我的“黑历史”:

凌晨零点整,诶呀睡不着;

凌晨零点半,快到演出的日子了,激动到睡不着啊;

凌晨三点,之前遇见了一群猫,都超卡哇伊的(かわいい),想抱着一起睡。

我尴尬地挠挠头,但是素世还在说:“我说,羽丘不是八点上课吗?只睡五个小时,不累才怪吧?”

“其实没那么久……”我有些惭愧。

立希叹了口气:“现在这样也没法好好排练,不如我们出去放松一下吧——”

既然立希都这么说了,那就只好从命了——

突然想起来,最近正好舞萌 DX 迎来了一轮更新,于是我们就这样浩浩荡荡,五人前往了我常去的游戏厅,非常幸运的是,两台舞萌街机都是空的,我回头看看乐奈,心有灵犀似的一起掏出手套,再变出一张卡片。

“爱音,刷卡,上机!”

“嗯!”

乐奈打舞萌非常厉害,正因为乐奈打舞萌很厉害,所以我很荣幸能和乐奈一起玩,感觉听着她打出来的节奏,可以打出来更多 Perfect。

在打了一大堆的 NicoNico 曲之后,我突然想要挑战那首传说中的高难曲了——QZKago Requiem——我于是在我选歌的时候,选中了这首据说打过就能成神的曲子。

然后不出意外的,我被开头之后的音群暴打了,转身看看乐奈,她竟然还在 Combo,我也不可以认输!

抱着这样的信念打完之后,乐奈的成绩是 SSS+,全连击而且全完美,我的就比较寒碜了,只打到 A-,但是很开心,可以和朋友一起享受喜欢的游戏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看样子,我可以好好应对接下来的 LIVE 了!

LIVE 大成功

不知不觉间就到了 LIVE 当天,还来不及感叹前一天的快乐,就要投身到我除了学习之外的本职工作上去了,虽然也称得上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还是为此忐忑——如果是好事的话,或许就不会忐忑了吧,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登上舞台,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拿起吉他,虽然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用回避问题来搁置问题的千早爱音了。

但是,或许对未知的忐忑,就是我生命的底色吧——粉色既不是完全的红色,也不是完全的白色,既不完全刚强,也不完全是三无,一切都是不完全的颜色,构筑了我忐忑的当下。

不过,乐奈倒是很开心,能够用吉他歌唱出自己的声音,对于乐奈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吧,真好啊!

我也想要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呢?

一定是可以的!

兜兜转转,从排练室到了后台休息室,然后再兜兜转转,就到了后台的等待地点,距离正式上台的时间已经不久了,反正最后都要上台,现在忐忑不安根本没什么用,所以我的心态反倒是好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前台响起了雷鸣般掌声,在 RiNG 兼职的户山香澄学姐捧着名单,大声呼唤:“MyGO 乐队在吗?到你们啦!”

“嗨,这里,我们来了!”

立希答应完,就领着我们上台去了。

插线、调音、检查监听、试音,鼓组微调,count in,第一首,影色舞!

一阵强劲的哇音吉他响起,是乐奈!看来我也不能落后啊!全力以赴吧,爱音!

双手不停在琴弦弹拨出自己的心中所想,和谱面一样的音符,却倾注了不一样的感情,这才是音乐啊,我转身看了素世,她已然沉溺在了贝斯里,我和乐奈对了眼神,然后一步步走近,互相靠近,然后背靠背完成了一出我自认为最好的 SOLO,还没玩够,就到了最后的春日影——这绝对是这个舞台上有史以来最棒的春日影了,因为我来过,我们在过,MyGO 在过。

语言和思维在这个时候总是不够用,但是 LIVE 结束之后的胃口不会骗人。

因为效果实在是太好了，素世和立希自费请我们吃冷饮，乐奈选了抹茶巴菲，我选了草莓小圣代，一人两份，我突然动了个绝妙的念头。

“小乐奈，我用这杯草莓圣代换你的抹茶巴菲吧！”

“诶？”小乐奈思考了一会儿：“好~”

嘿嘿，计划“得逞”了，这样，我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乐队伙伴了！——这句话我最后还是没说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可是要组一辈子乐队的好朋友啊！

就像抹茶和草莓，巴菲和圣代一样，永远交融在一起，甜蜜、苦涩、华丽、简朴，没有什么可以分开我们！

“小爱音，下次还一起玩吗？”

“喂，野猫，你在说什么呢，下周还有 LIVE 诶！”

“啊啦啦，小乐奈多虑的样子也很可爱呢~”

“小爱音、小立希、小乐奈、还有素世，我好好唱出来了！”

“啊哈哈，小灯好好表达出来啦！”

